尚書講義

天

帝仁16
1044
/

門口仕
醫1044
卷1-3

申文定公原本

尚書講義會編集註

書經講義會編原序

余羈卯而受博士尚書是

時吳中大師涉尚書以教

者董董一二決疑問難靡

所傳習余甚病焉乃從書

肆中遍求名人達士所爲
疏解訓義及帖括制舉之
文可以印證發明者皆手
自採錄積數季至若干卷
既卒業遂獲雋以去而好

事者謬有稱述頗流傳四
方余既以記詞臣久次橫經
勸講日侍
今上於帷幄所進尚書直解
雖分日更撰而余以簡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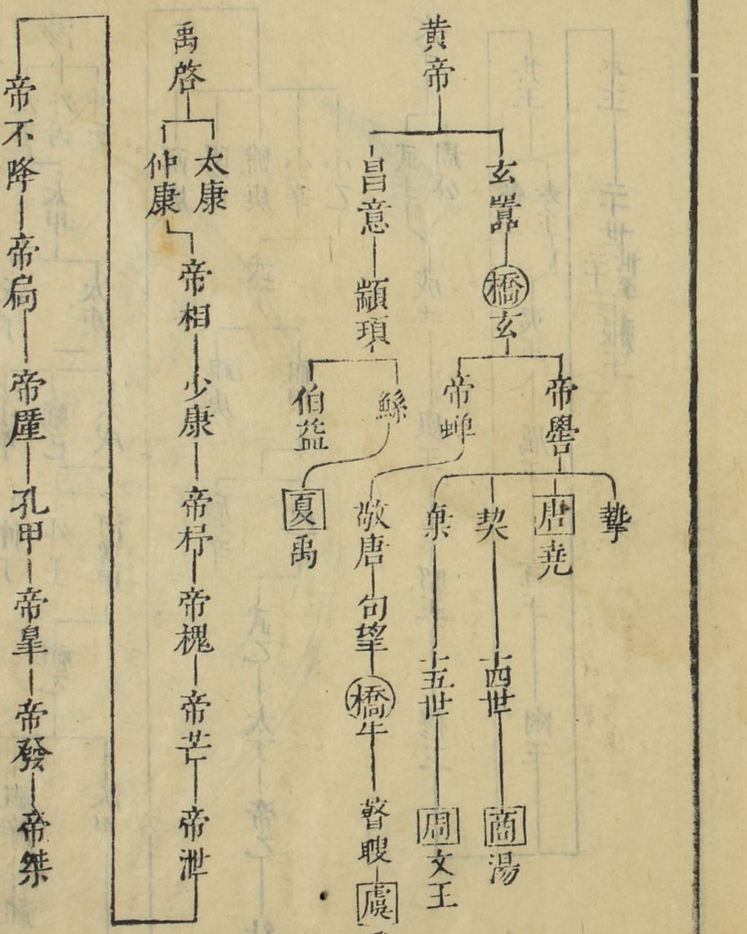
刪訂爲多今內府所刊書
經直解者是已蓋亍向所
採錄第以舉業從事多尋
摘章句拘牽藝文未能超
然於章縫鉛槧叅雜筌蹄

之習而廣厦細旃之上直
以闡發大旨剖析微言要
在啓沃
聖聰敷陳理道不爲箋疏制
義所束縛其簡切明暢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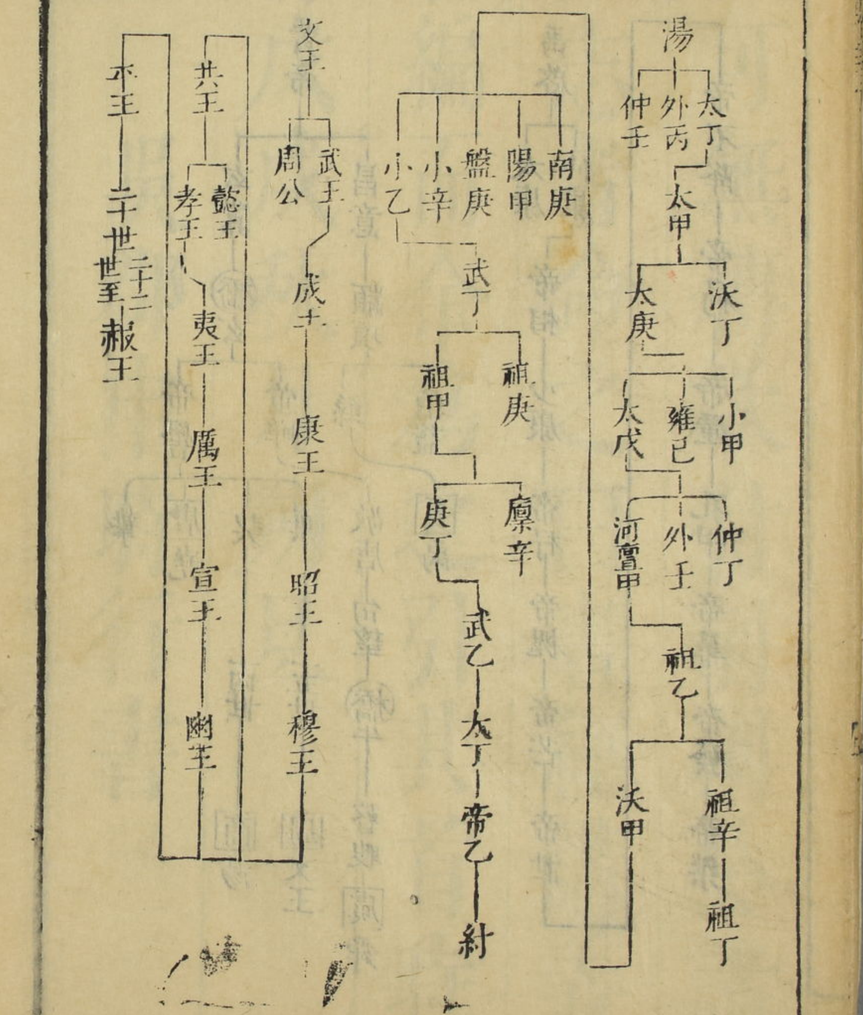
不待深思强索而昭然如
發矇者獨是書藏於禁中
惟閣臣講筵僚乃蒙
宣賜學士大夫罕獲覩焉余
甥李漸卿浦鴻從余邸第得

而讀之因與懋嘉兩兒共
加裒輯合余前所採錄共
爲一編於是尚書大義論
說衍繹粲然備矣徐文學
衡卿氏家世受書謂是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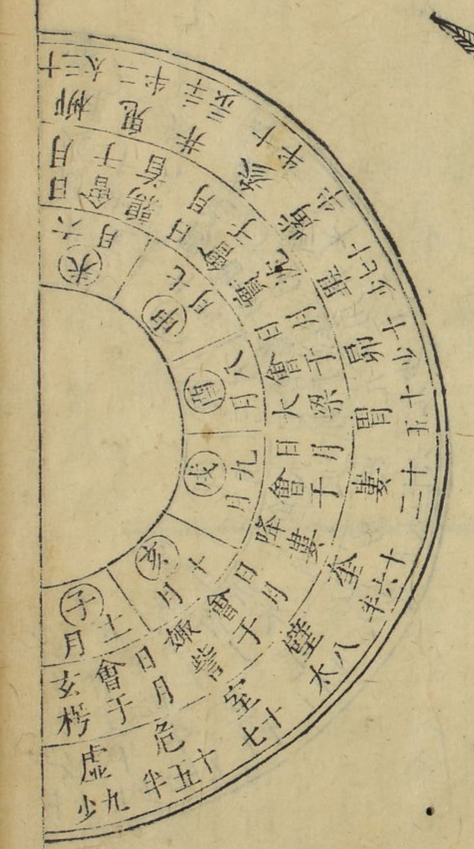
不可無傳欲付剞劂公諸
同志者命予之日書經講義
會編而余爲之引其首時
萬曆戊戌秋月朔旦
吳郡申時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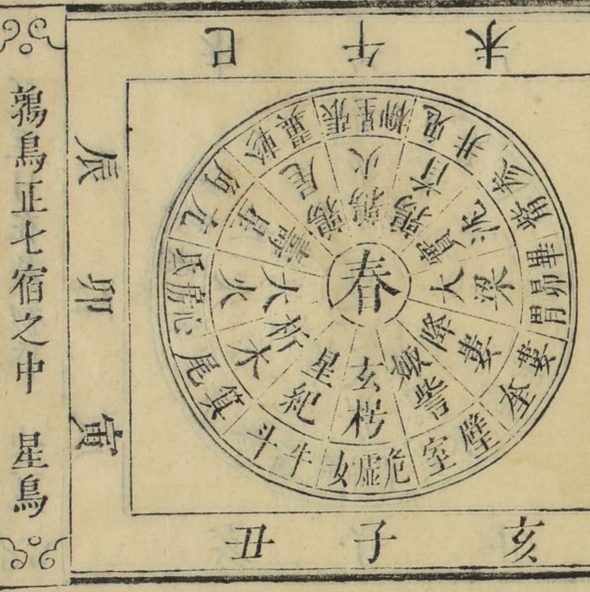
周譜系圖


湯
太丁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仲丁
太戊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祖丁
沃甲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
文王
武王
周公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不王
二十世至赧王

曆象考授


午
日躔星紀
月在子
日會于玄枵
虛九少
子
日月合璧
日月在危十五半
室七十
亥
日月會于降婁
日月在奎十六半
婁八十
戌
日躔大梁
月在胃二十五少
胃昴
酉
日舍于畢
月在畢十一少
申
日躔實沈
月在參九半
參六十
未
日會于鶉首
月在井三十少
井鬼
柳
日躔鶉火
月在柳十四半
星
張
日月會于鶉尾
月在翼十八半
翼
軫
日躔壽星
月在軫十二半
角亢
辰
日月會于大火
月在氐十六半
氐房
卯
日躔析木
月在尾十九半
尾箕
寅
日月會于星紀
月在斗二十四半
斗牛
丑

堯典四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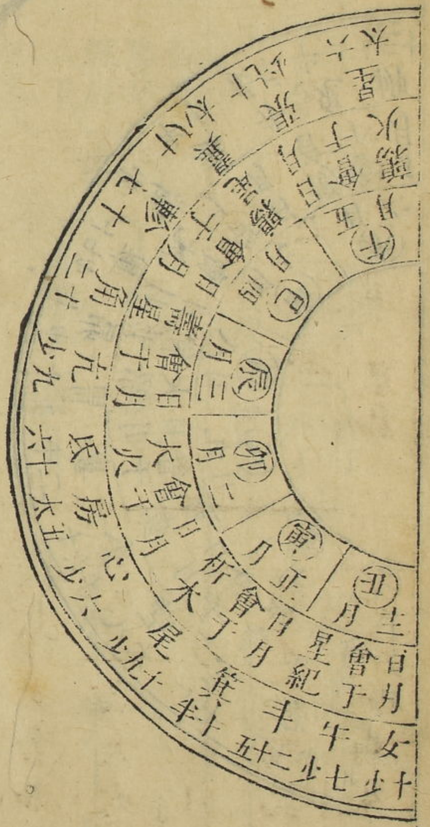


春分日在昴初昏　仲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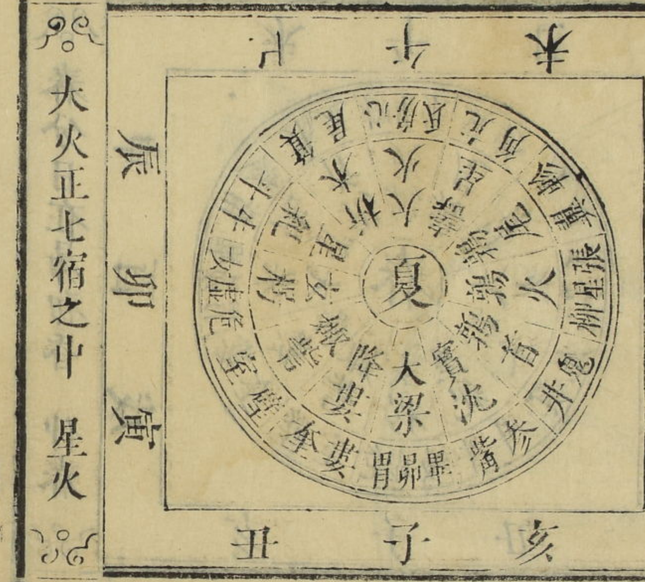
鶉鳥正七宿之中　星鳥

鄭氏云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爲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心爲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軫是爲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

時之圖



中星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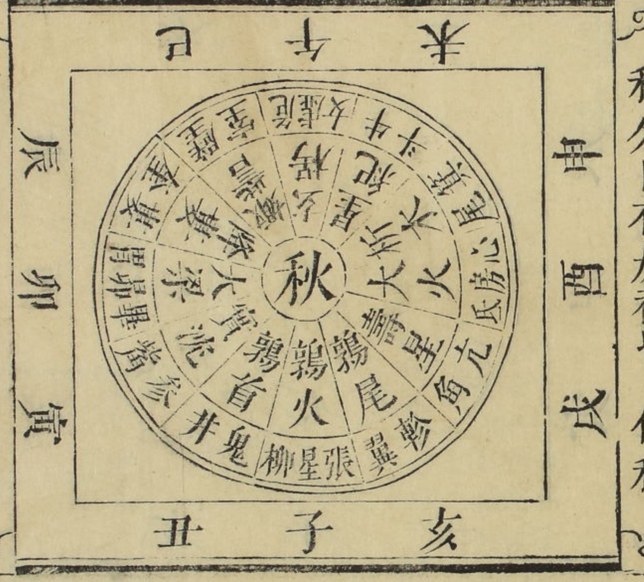


夏至日在星初昏　仲夏

大火正七宿之中　星火

象虛者北方七宿之中星也昴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天傾西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各以其時所以必於南方而考之仲春之月

堯典四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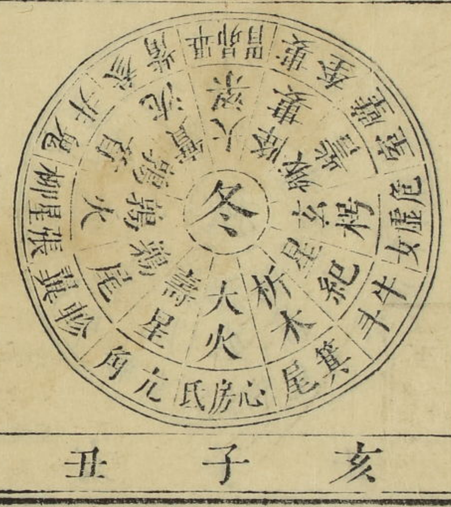
秋分日在房初昏　仲秋

星虛正七宿之中　星虛

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

中星圖下

冬至日在虛初昏　仲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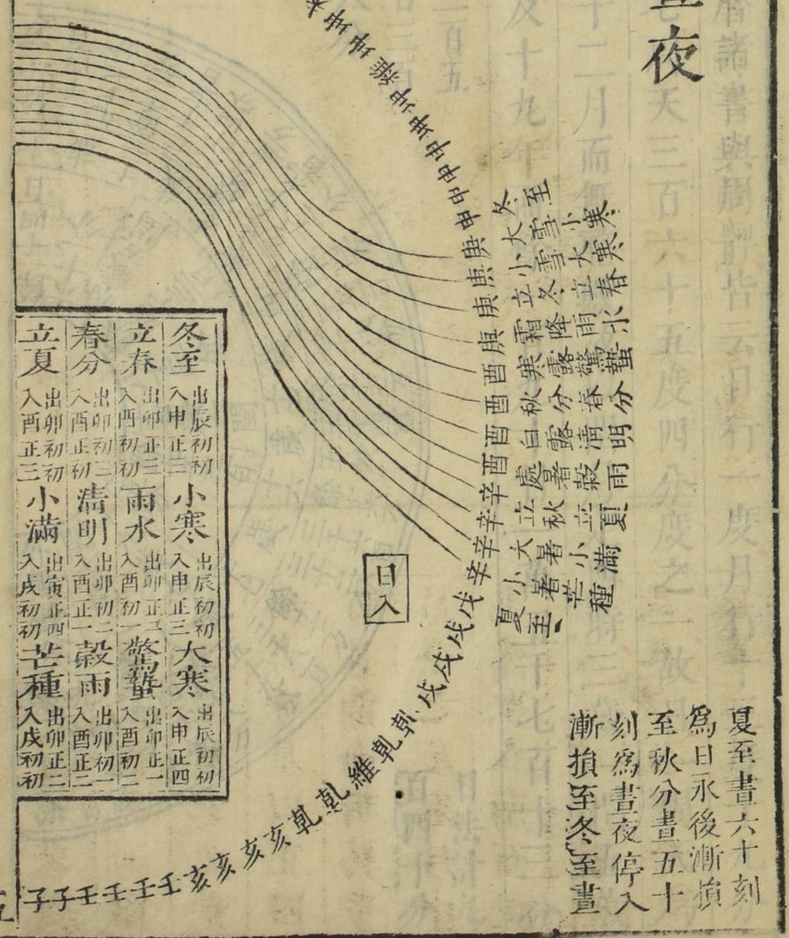


星昴正七宿之中　星鳥

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鳥復轉而南矣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異乎呂令之星舉月中也然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豈徒然哉凡以授民時秩民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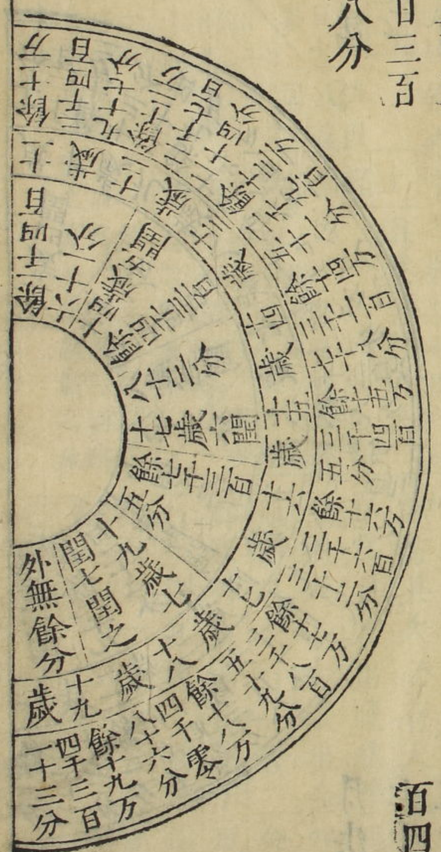
永日書房

晝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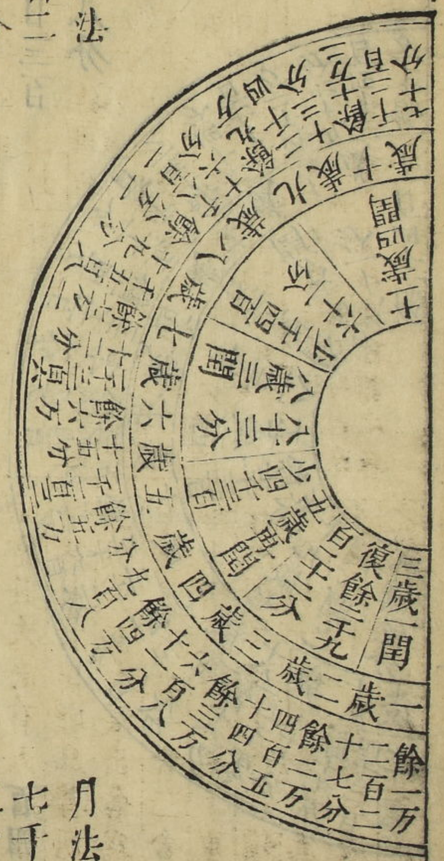
閏月定時

按律曆諸書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日一周天爲歲歲十二月而無整數故以閏月定四時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及十九年而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十三分



成歲之圖

歲餘法
萬二百二十七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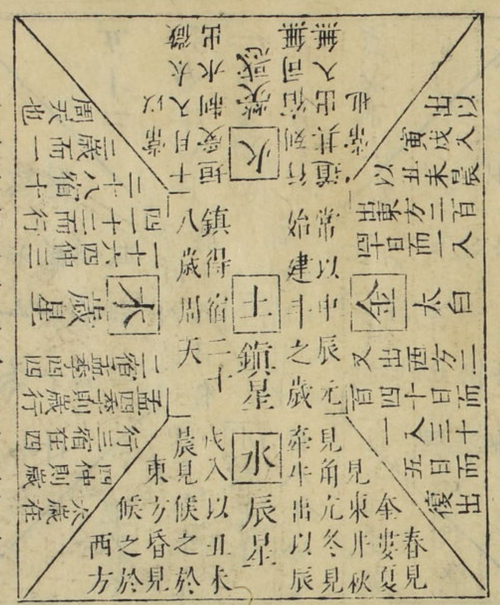
以日法除之共得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爲七閏之數是謂一章然必以十九歲而無餘分者蓋天數終於九地數終于十十九者天地一終之數積八十一章則其盈虛之餘盡而復始推此以定四時歲功其有不成乎詳見蔡傳

月法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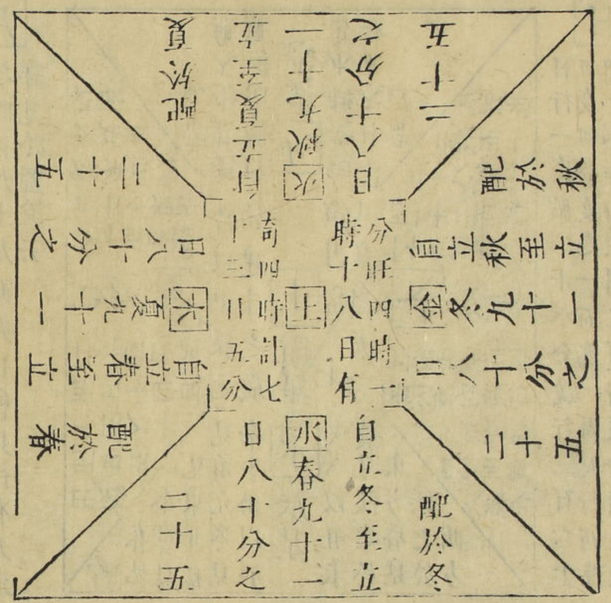
七政之圖

月

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七日有奇在閒天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其行有九道詳見於圖說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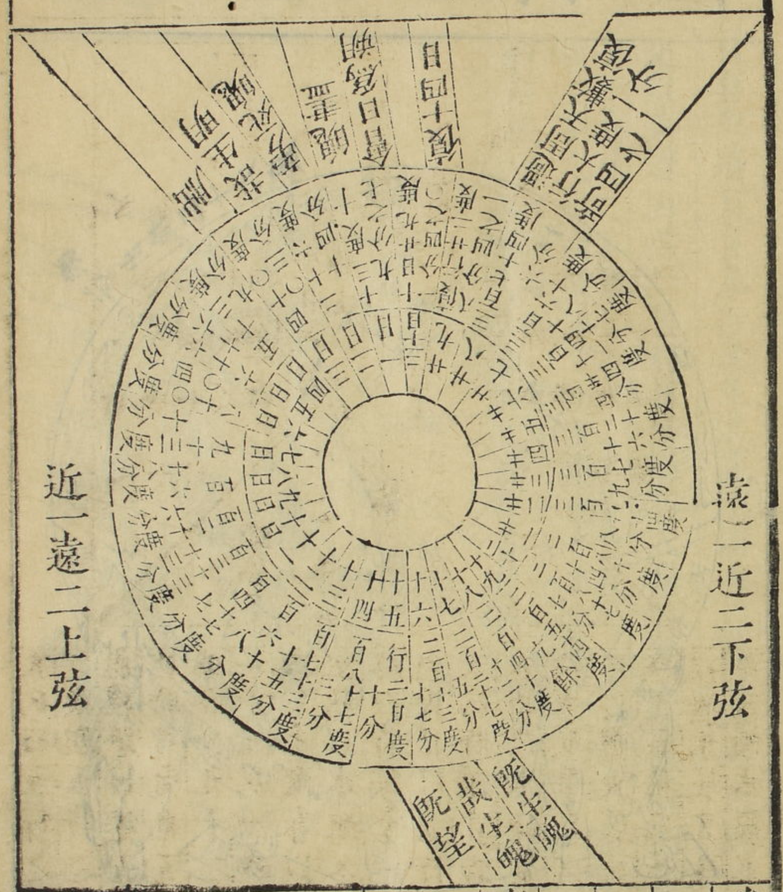

以出入寅戌丑未皆長百四十四日而出
金 太白
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
又百四十一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
見東方秋春見西方
常以申辰丑未皆長百四十四日而出
常以卯酉皆長百四十四日而入
常以寅戌丑未皆長百四十四日而出
常以卯酉皆長百四十四日而入

五辰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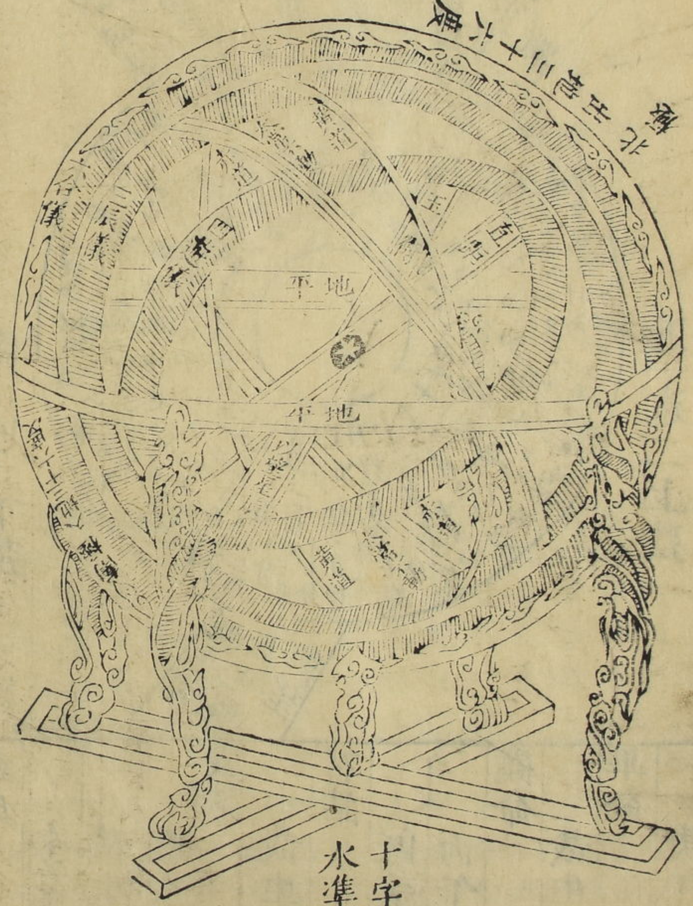


孔氏曰五行之時如四時也言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益四時者氣也五行者象也四時各分九十二日八十分之一十五爲一時之正而五行則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而土則分王於四時每季一十八日有奇胡氏旦曰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司空相阪隰以撫土辰秋爲徒杜春達溝渠以撫水辰又春德在木布德施惠順木辰也餘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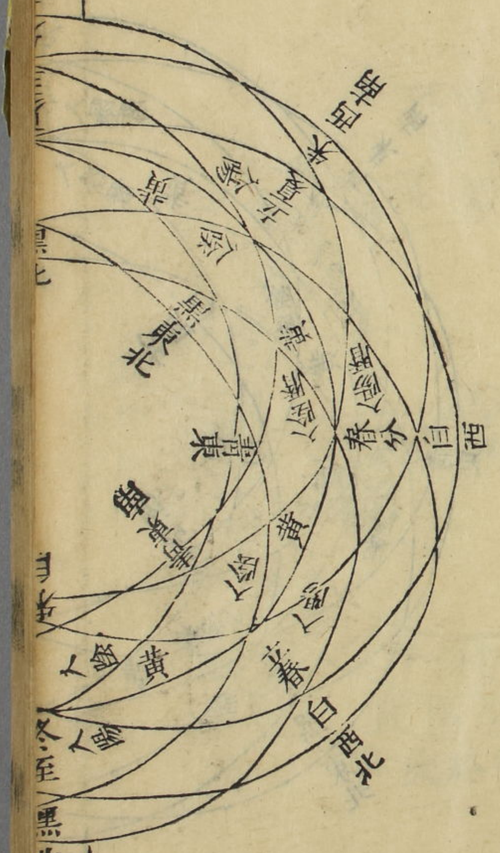
明魄朔望圖


遠一近二下弦
近一遠二上弦
既望
哉生魄
既生魄
哉生明
既望
既生魄
哉生魄
既生明
既望
哉生明
既生魄
哉生魄
既望
既生明
哉生明
既望
既生魄
哉生魄
既望
既生明
哉生明
既望
既生魄
哉生魄
既望
既生明
哉生明
既望

璿璣玉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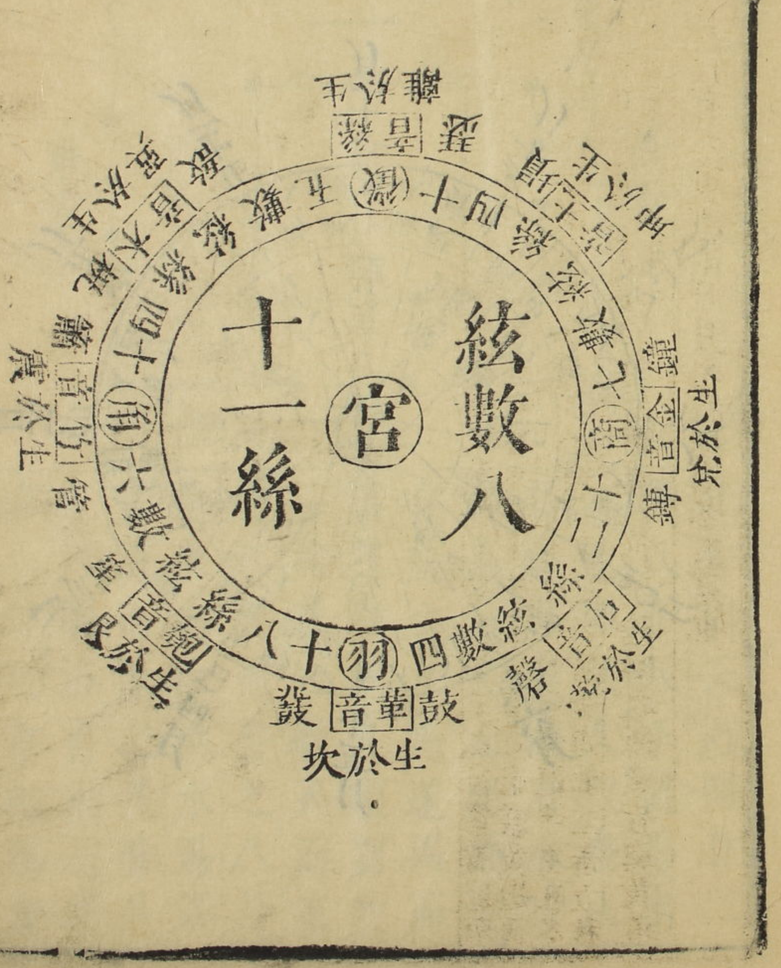


日月冬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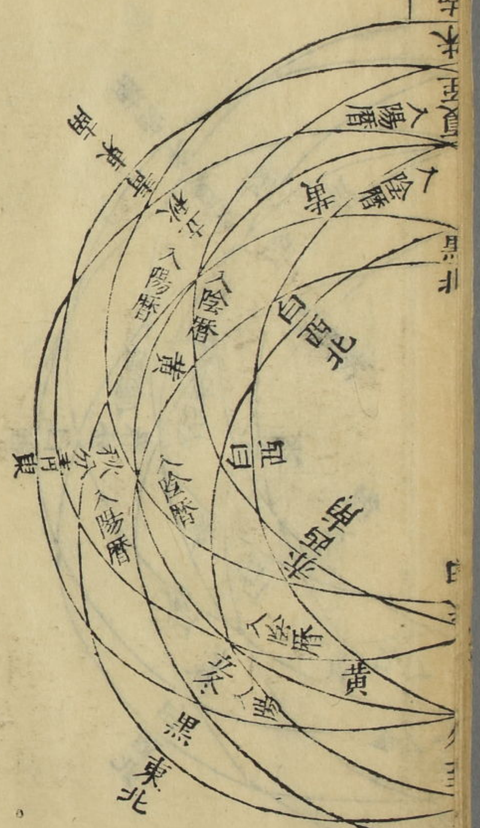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說見洪範本傳合以陽曆陰曆之說推之凡月行所交以黃道內爲陰曆外爲陽曆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冬入陽曆夏入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春入

五聲八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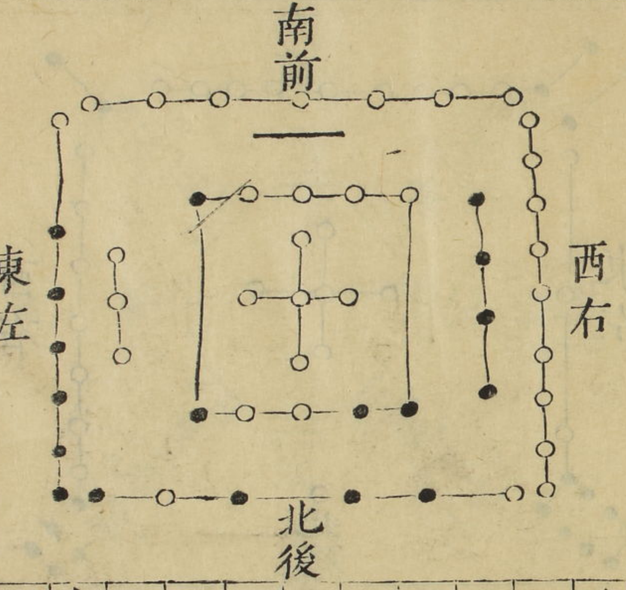


九道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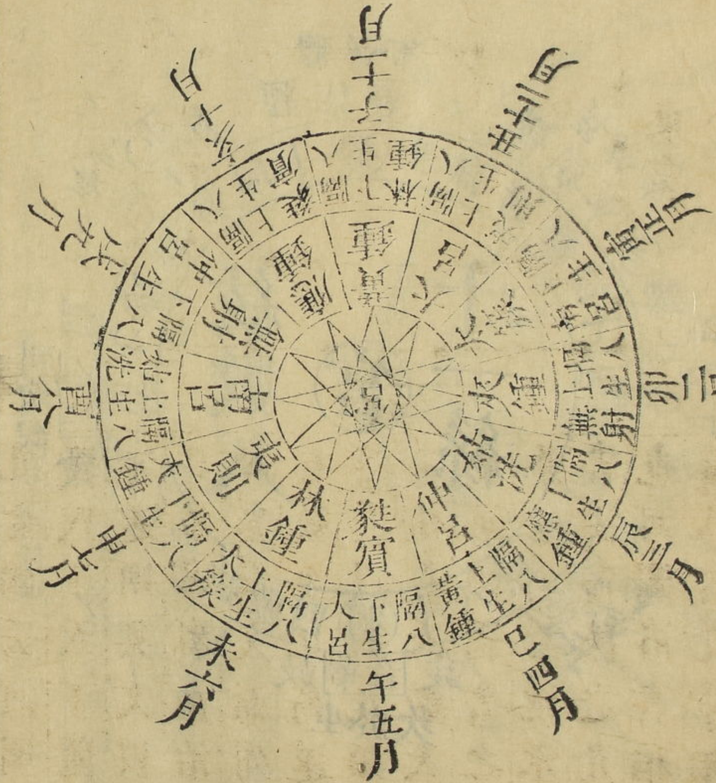
陽曆秋入陰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春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及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亦如之　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東北相會故月行有九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河圖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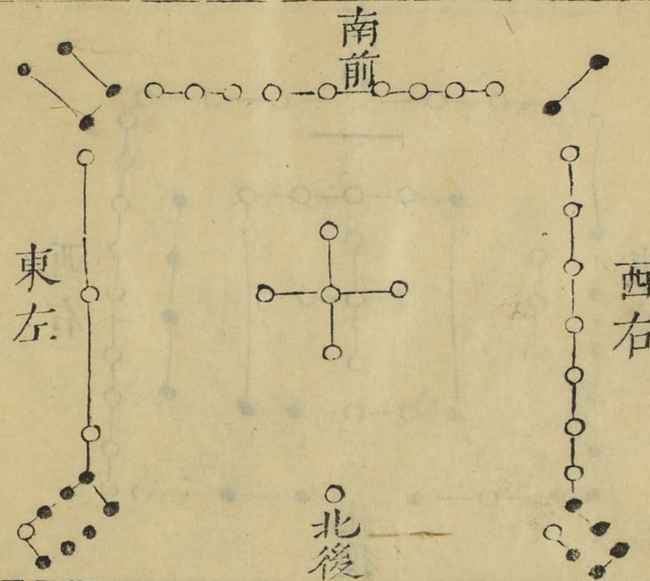


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

六律六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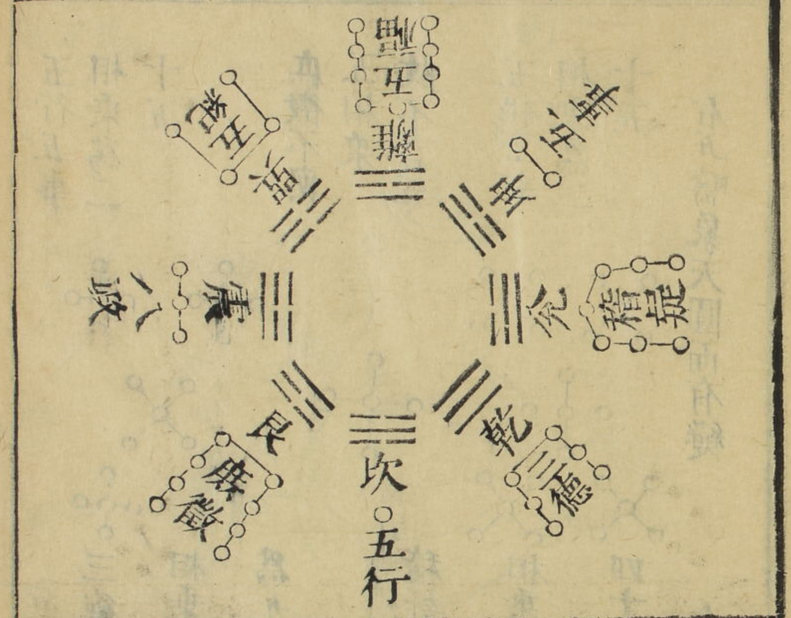


洛書之圖



裏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卻子曰圓者星也星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九疇本洛書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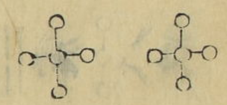
一合九而爲十二合八而爲十三合七而爲十四合六而爲十此洛書以虛數相合而爲四十者也若九疇則以實數相合而爲五十矣

九疇相乘得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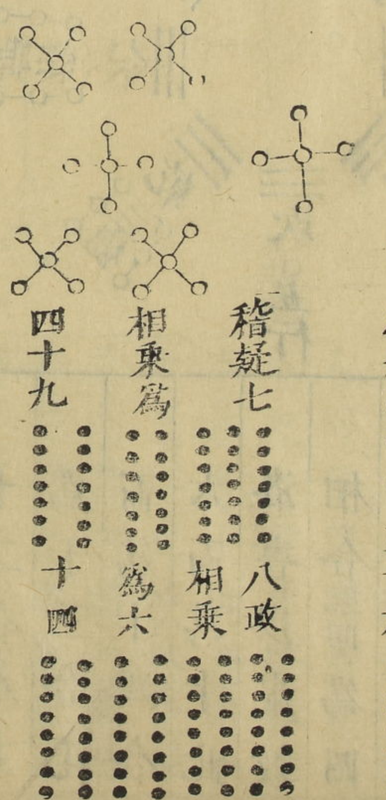
五行五事
相乘爲二
十五

庶徵不與
五相乘
故不言五

五福五紀
相乘爲二
十五



右五疇象天圓而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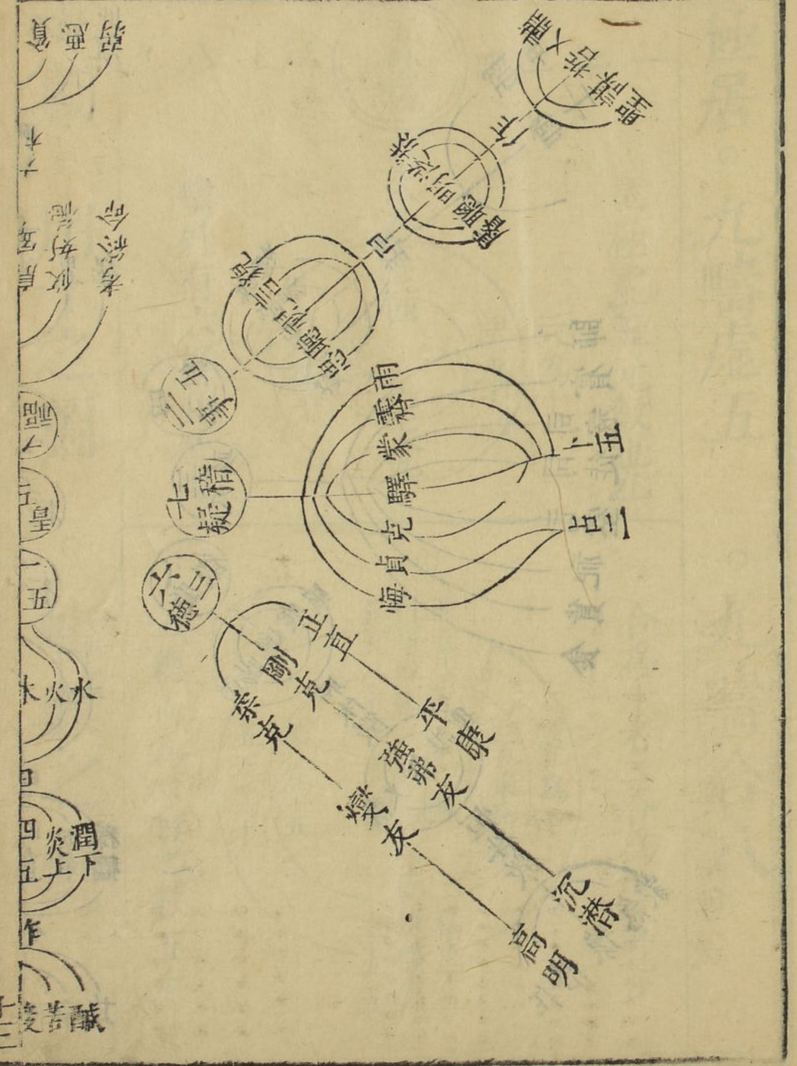
三德○○○六極自
相乘○○○○相乘爲
爲九○○○○三十六

稽疑七　八政
相乘　相乘
四十九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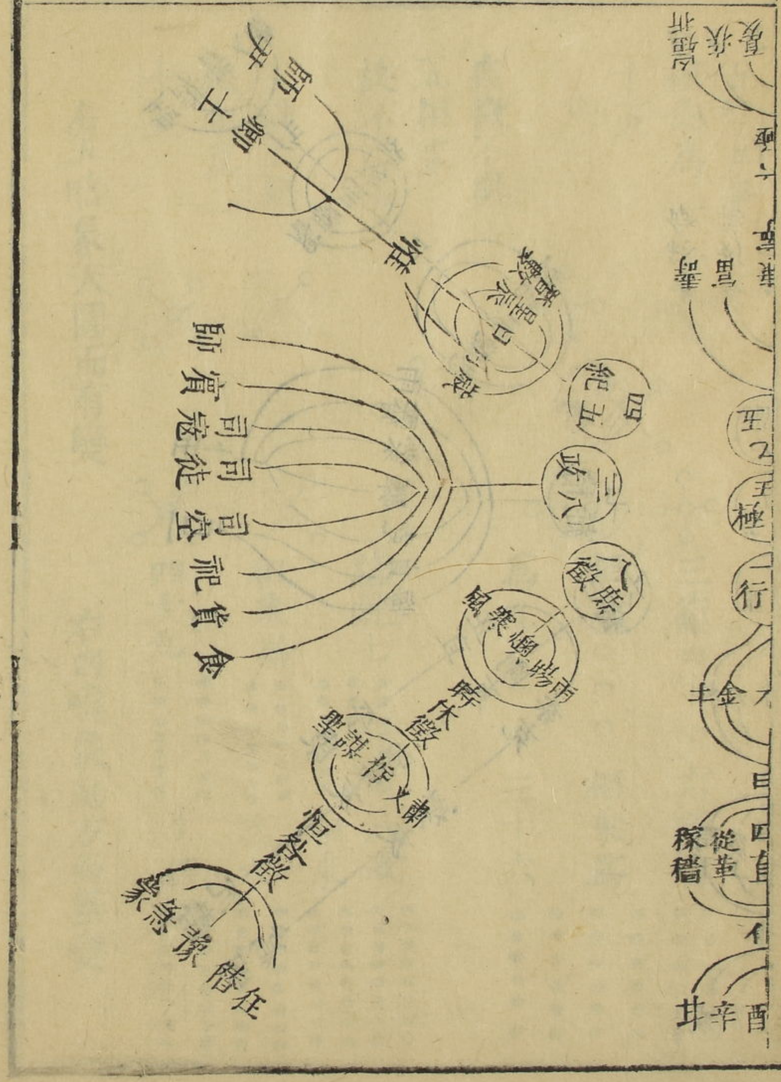
相乘爲　爲六

右四疇象地方而無變

箕子洪範



九疇之圖



○皇極居○九疇虛五○九疇合八○

皇極虛五元數也九

一二三四　五皇極　六七八九

二三四　五皇極　六七八九

四六爲十　二八爲十　三七爲十　一九爲十

疇外有六極用十也

合爲十者二介爲十五者亦

二五爲十　三五乘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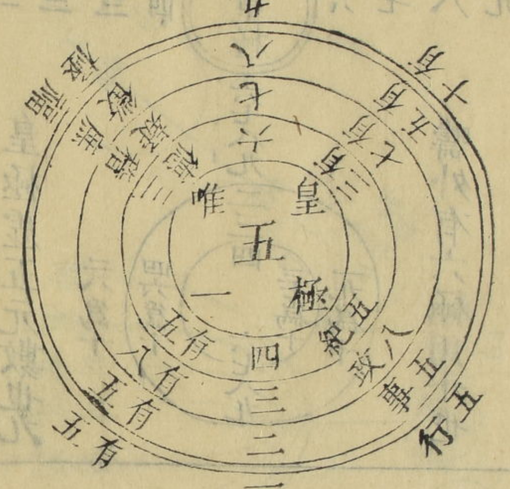
五五八五　皇極　三稽庶五
行事政紀　德疑徵福
五五八五　無數　二七五五

七八爲十五　五五爲十

二總而爲大衍之數五十

○次五圖○用十之圖○疇數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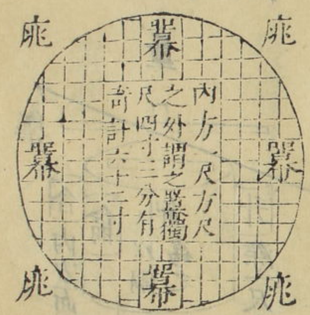
大衍洪範本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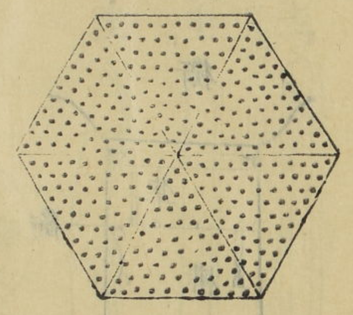


大衍之數五十者一與九爲十二與八爲十三與七爲十四與六爲十五與五爲十共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一用五者其數五二用五事其數五用八政其數八四用五紀其數五五用皇極其數一六用三德其數三七用稽疑其數七八用庶徵其數五九用五福六極其數共十有一積算至五十也又曰一而曰極大衍所虛之太極也

虞書律度

六觚算法　律方圓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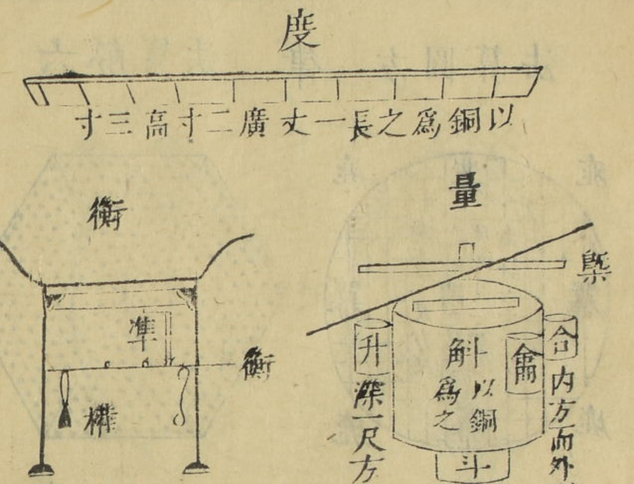


漢志云虞之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筭法用竹徑十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幂所以爲筭法之用也以之度圓取方則積一分而爲一寸積一寸而爲一尺方其尺而計之有百寸方尺之外謂之幕而不足于四角之庞也是以制爲之度則度長短者不失毫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是爲三平之法也

度始于黃鍾之長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

量衡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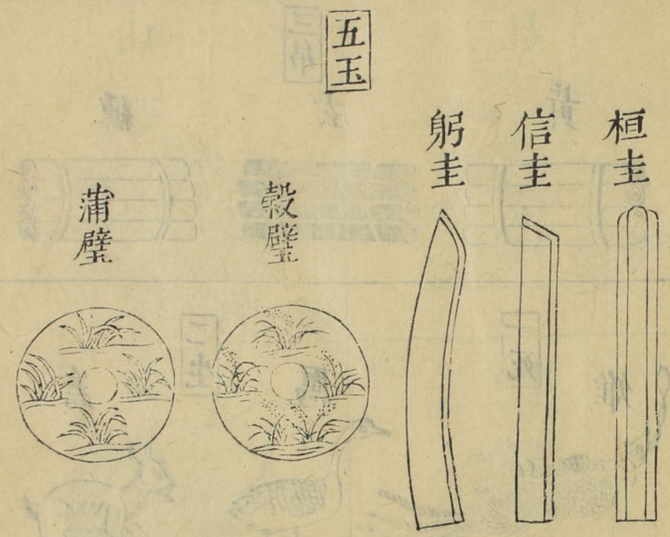


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起于黃鍾之龠其容秬黍中者千二百寔龠中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斛之爲制上爲斛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附于右合之下

衡起于黃鍾之重一龠之黍重十二銖積二十四銖而爲一兩十六兩爲斤而有三百八十四銖三十斤而爲鈞一月之數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所以當萬物之數四鈞爲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也

虞書諸侯

五玉



按禮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伯躬圭各七寸子穀璧男蒲璧各五寸後鄭云雙植之謂桓陳祥道謂强立不撓以安上爲任也信伸也注作身與躬同皆象人形有璪飾陸佃云信圭直躬取諭直之義爲人形誤矣穀有養人之義蒲有安人之義子男之璧象之雜記云公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其下方璧註云肉倍於好其形圜其中虛言其質曰玉言其符合曰瑞言其象而爲用曰器子

玉帛之圖

三帛

黃　玄　纁

一死　二生

雉　鴈　羔

男不用圭者言未成國也三帛孔安國謂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陳祥道云雖無經見然天子巡狩卿大夫士皆贄見於方岳之下則庸附之亦有贄孔氏之說益有所受之也古者制幣其長丈八尺其束十端或素或玄纁其色不同羔取其羣而不黨鴈取其侯時而行雉取其守介不犯卿大夫士實似之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此大小所以異等云

虞書十二

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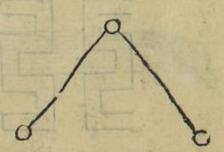
日

龍

月

華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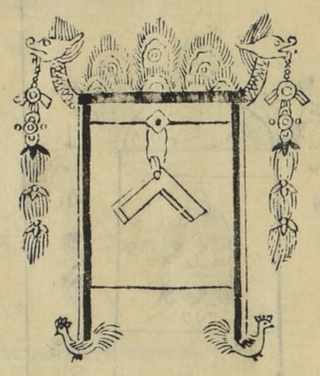
晨



虞書后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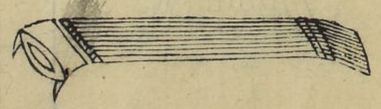
堂上樂

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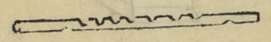
琴

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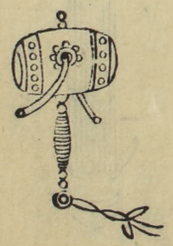


堂下樂

管



鼗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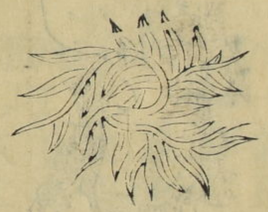
章服之圖

粉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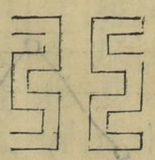
宗彝

黼

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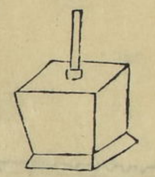
黻



火

作樂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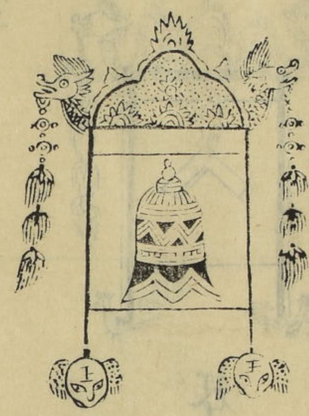
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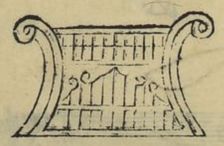
圉

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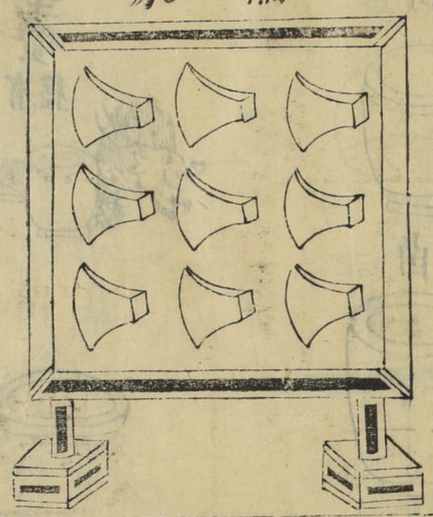
鏞



簫



頒命狀設之圖



牖扆

牖扆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牖依音扆表注斧謂之牖其繡白黑文以繹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質釋云諸文多作斧字若據采色而言即績人職白與黑謂之黼若據繡于物上即爲金斧之文近刃白近銎曲恭切黑則曰斧取金斧斷割之義屏風之名出于漢世故引爲況舊國云從廣八尺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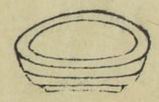
圭瓚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後鄭云祼謂以圭瓚酌鬯以獻尸也瓚如盤大五

君之所執　以盛稷嗷

圭瓚有盤

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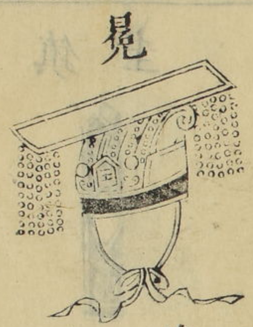
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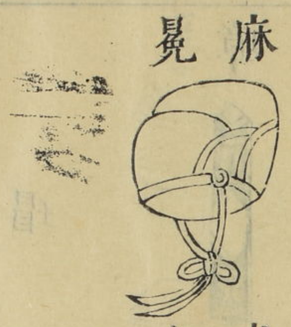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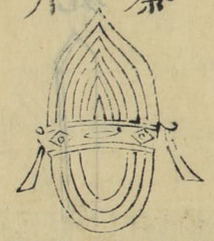
并口徑八寸深二寸詩箋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凡圭博三寸典瑞注云漢禮瓚下有盤聶崇義云宜用黃金青金爲外朱中央宜深一寸足徑八寸高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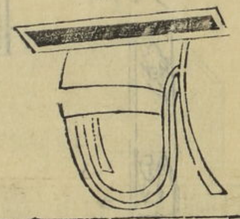
爨書序曰班宗彝疏謂周禮有司尊爨之官鄭云爨亦尊爨釋器曰爨爨法也言爲尊之法正尚中尊尊有三品上曰爨中曰[illegible]下曰罍三禮圖白謂獻素何切之屬受五斗合按獻象二尊[illegible]有画節惟此尊未詳何節但圖其形也

康王冕服之圖


冕


麻冕


綦弁


雀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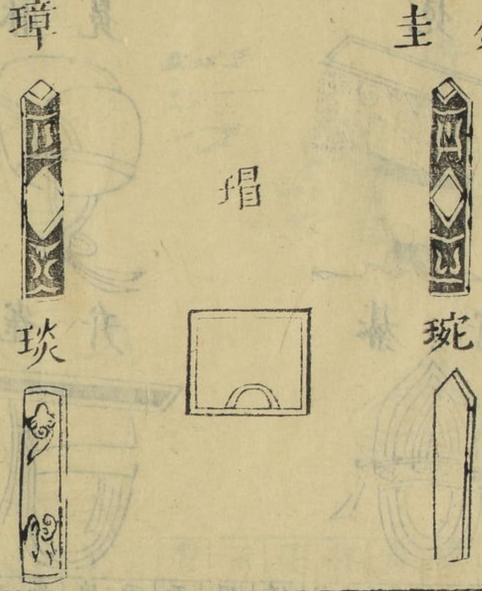
麻冕案三禮圖以漆布爲殼細縱其上前廣四寸高五寸後廣四寸高三寸

冕漢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前圓後方其旒皆以五采絲繩貫五采五就旒各十二垂于冕禮有六冕衮冕無旒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

雀弁唐孔氏云爵弁也鄭云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用三十升布爲之亦長尺六寸廣八寸前圓後方無旒而前後平

綦弁孔傳綦文鹿子皮弁士冠禮注云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弁

太保承介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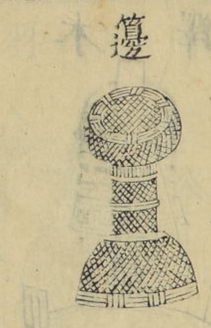
師云王之出入弁會五采玉琪象邸王笄經云會縫中也琪讀爲綦綦結也邸謂下柢梁正張謚圖云弁縫十二貫統引詩會弁如星謂于弁十二縫中結五采玉落落而虎飾狀似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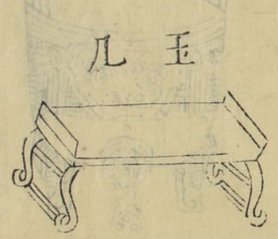
介圭傳曰大圭也唐孔氏云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之大者介訓大者故知是彼鎮圭非三尺大圭瑞禮書云中圭曰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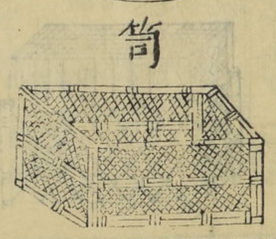
琬方四寸鄭刻之以目諸侯之瑑璧以齊瑞信也

琰周禮典瑞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考工記琬琰皆九寸大琰皆度尺二寸

侯衛所執之圖







豆三禮舊圖云豆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畫赤雲氣諸侯飾以象天子加玉飾皆謂飾口足也又鄭注周禮及禮記云豆以木爲之受四升口圓徑尺二寸有蓋盛昌本醢脾析朐折之屑醢麋鹿兎鴈之醢麋鹿兎薤芹荀之菹麋鷄肉之屬鄭皆注鄉射記云豆宜濡物籩宜乾物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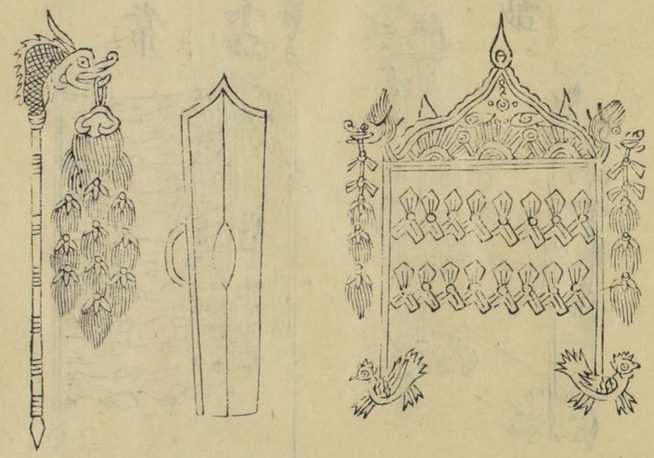
籩三禮圖云以竹爲之口有牒緣形制如豆或又四升盛棗栗桃梅菱芡脯修腊細糗餌之屬

筒說文飯及一木之器曲禮注云圖曰筥方曰筒

玉几阮氏圖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兩端赤中夾黑漆焉

后夔擊圖兩階舞圖

羽　干　磬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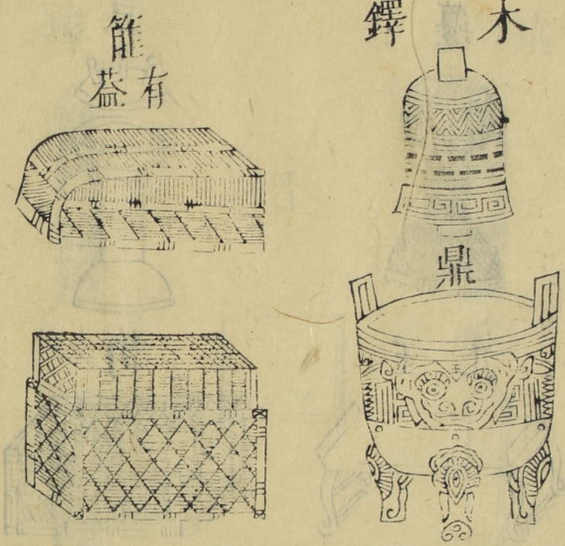
經曰於予擊石拊石傳曰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磬有小大故擊有輕重大磬即球也小磬即此編磬也小胥云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注云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簴者下橫者也簴上板曰業簴之上有崇牙業之上樹羽制度曰爲龍頭反領曰御璧壁下有旄牛尾植者爲虞詳見周禮

干楯也羽翳也舞者所執修閒文敎周禮兵舞即朱干也周人用舞而祭山川三禮圖曰羽析白羽爲之形如蛟

太常按市車王乘玉輅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又覲禮注云王建太

士女迎周之圖

木鐸　簴有



鼎

融以爲長三尺按司几筵掌五几左右玉雕形漆素詳五几之名是無兩端赤中央黑漆矣蓋取形漆類而髹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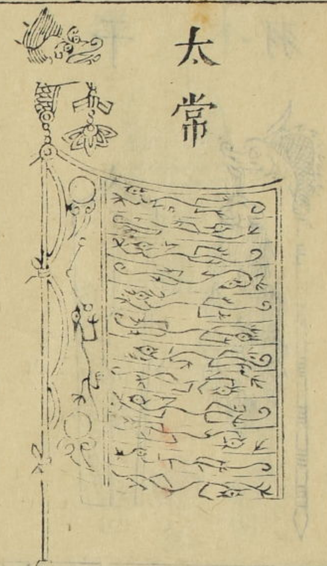
木鐸周禮小宰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鴻狗以木鐸注木鐸木舌也賈疏云鐸皆以金爲之以木爲舌則曰木鐸以金爲舌則曰金鐸

鳴者之鳴不一按禮圖有曰牛曰羊曰豕然雖雖之曰未審在何鳴也惟牛鳴最大可受一斛今姑繪之以見其狀云

簴按三禮舊圖云簴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如今車苓

君牙之圖　紀績之圖　顧命玉圖　越之圖

太常



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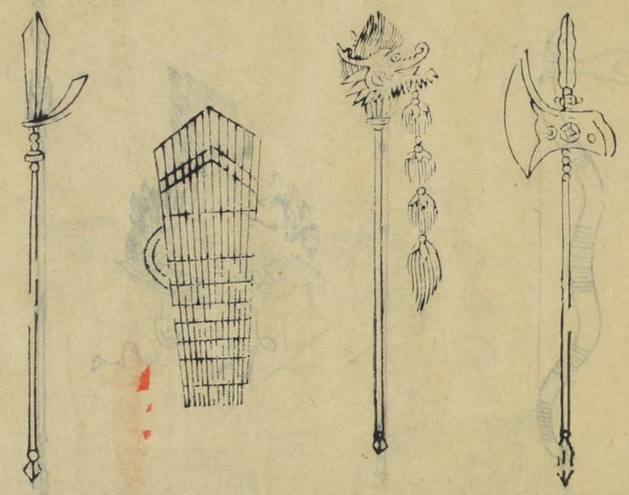
鼓

常緣首畫日月楚下及旌交畫升龍降龍緣皆正幅用絳帛爲質旂則屬焉又用弧張緣之幅又畫柱矢于緣之上故輈人云弧旌枉矢是也凡旌旗之上皆注旄與羽爲竿首故夏采注云綏以旄牛尾爲之綴于幢上其杜長丸例其旂曳地又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振杜師二注皆以三辰爲日月星荼太常之上又畫星也阮氏梁正等圖旂首爲金龍頭案唐志云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綏則古注旄及羽于竿首之遺制也

鼗鼓案三禮圖云鼗鼓兩面鼓鞞人職曰鼗鼓鼓軍事注云大鼓曰鼗鼓長八尺鞞人云鼓四尺謂鼓面也

武王誓師之圖

戈　旄　干　戉



鉞經曰左杖黃鉞傳云鉞斧也以黃金爲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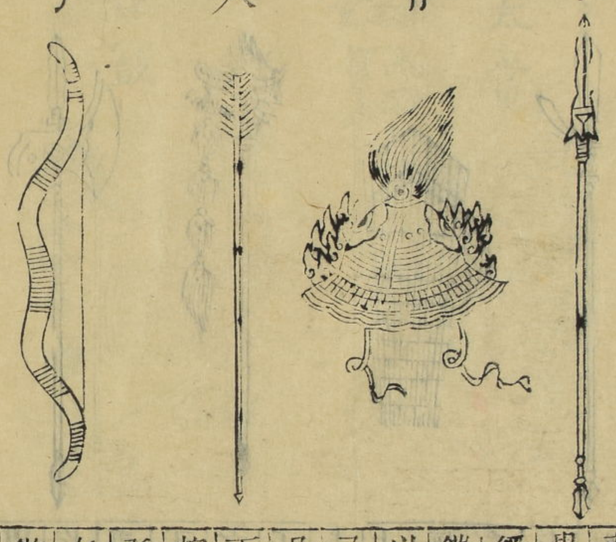
旄經曰右秉白旄以麾傳云旄車中指麾白則見遠

干楯也方言曰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

戈廣二寸內四寸胡六寸援八寸秘六尺有六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胡謂刃之旁出者曲循弋胡焉援謂直刃也秘謂柄也戈之用主于胡胡過于直則傷但可以刺胡過于曲則句但可以鉤人惟得其中制往無不利

魯侯費誓之圖

矛　胄　矢　弓



矛說文曰戈矛酋矛也建于兵車長二丈

胄說文曰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曰胄秦世以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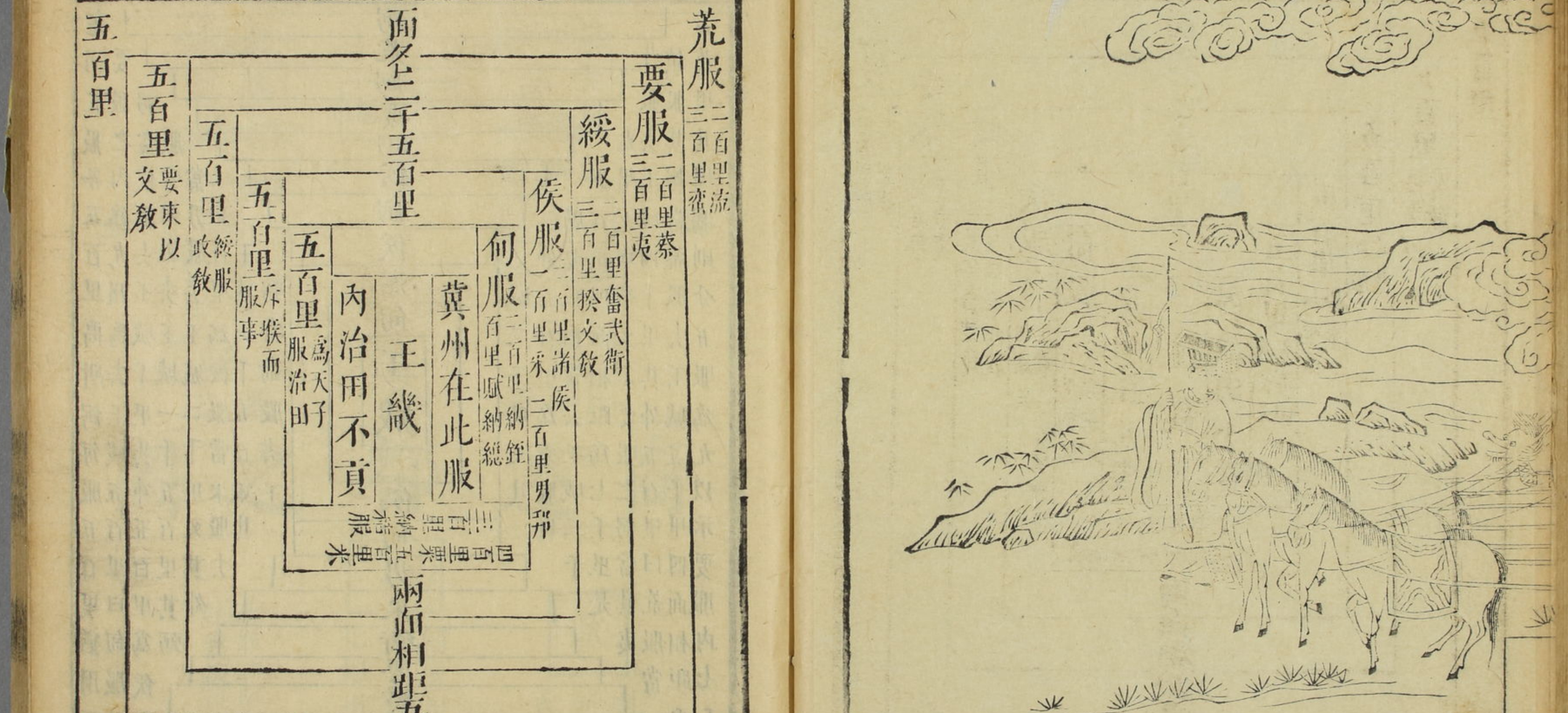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取幹角以膠漆筋絲爲之按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

矢箙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羽六寸夾其栝以設其羽分其羽以設其刃

大駕

書傳云大輅玉輅也綏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天子五輅飾異制

堯制五服圖



荒服 二百里流 三百里蠻

要服 二百里蔡 三百里夷

綏服 二百里奮武衛 三百里攘文教

侯服 二百里諸侯 三百里揆文教

甸服 二百里納銍 三百里賦納總

冀州在此服 三百里納銍 四百里粟 五百里納總服米

五百里 王畿 內治田不貢

五百里 侯服 爲天子服治田

五百里 綏服 庀侯而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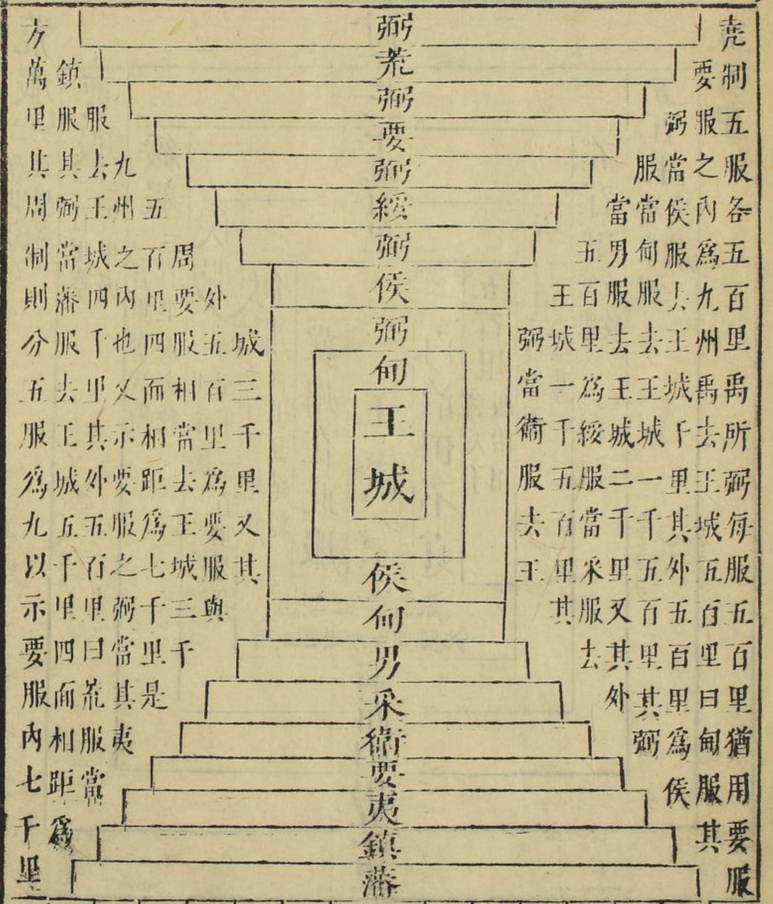
五百里 要束以文教

面各二千五百里

兩面相距五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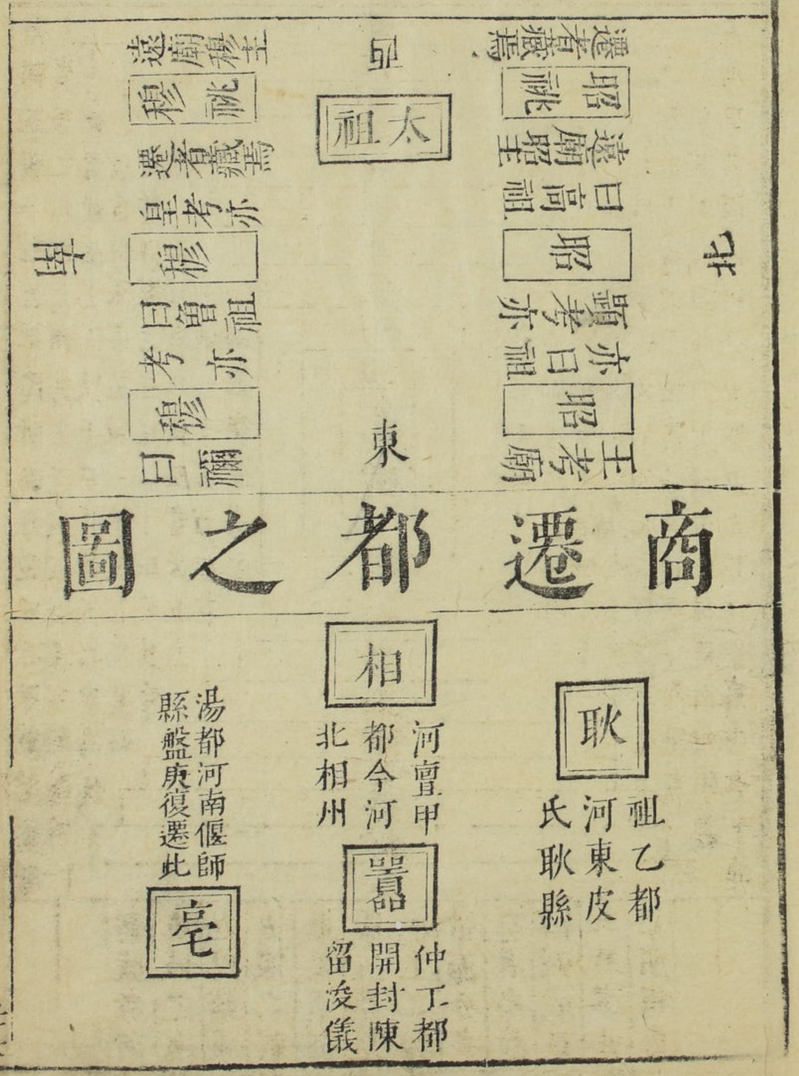
同今圖玉輅之制兼太常之旂以修祭祀所乘其他金象革木之輅可類推之矣

禹弼五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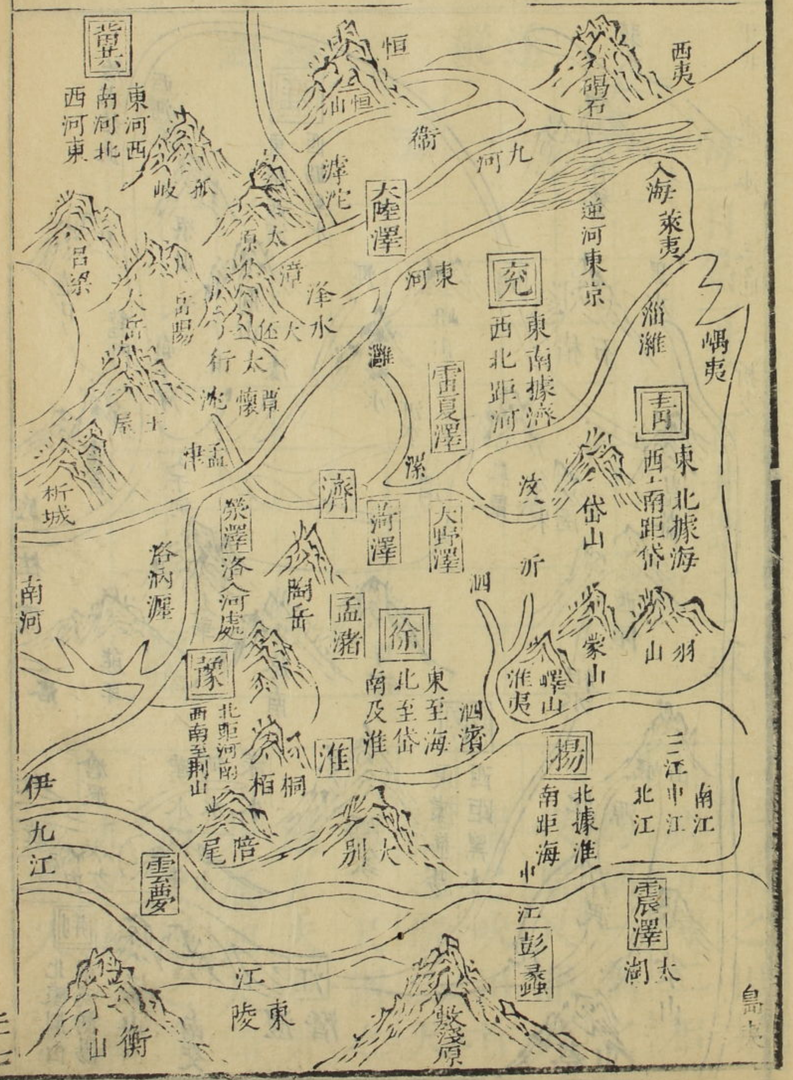
堯制五服各五百里禹弼五服之內爲五百里王畿外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爲綏服當米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爲要服與夷接境是爲五百里曰甸服其內爲甸服去王城五百里爲男邦采地其內爲采服去王城四百里爲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爲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爲鎮服去王城五千里曰荒服當其東西南北相距爲七千里是爲藩服每服五百里猶用要服之制弼成者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禹貢甸服五節是也王之者帝而分畫之者禹故曰弼成見人君事非臣所得專

商七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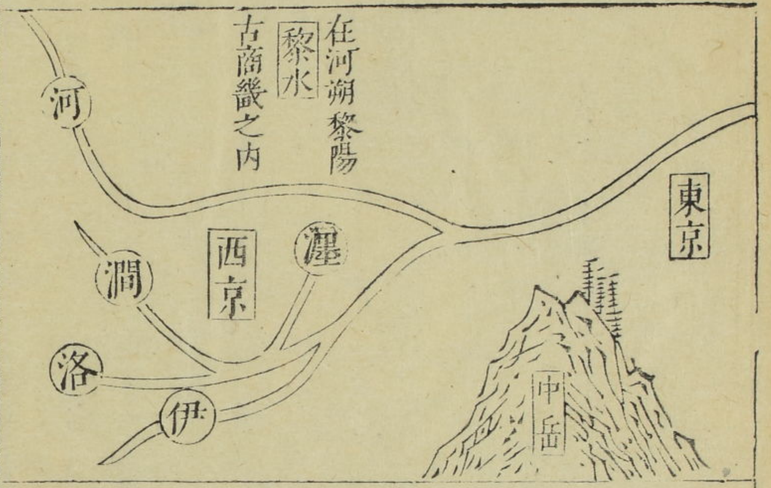


商遷都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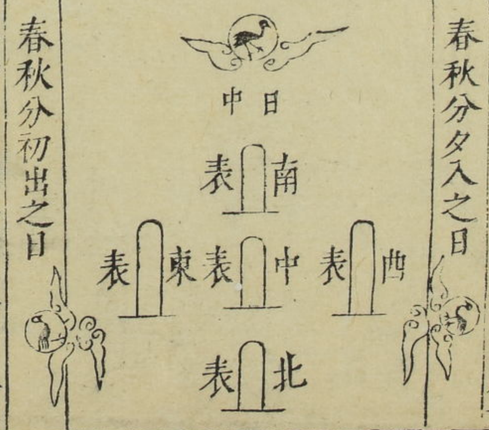
禹貢所載隨



周營洛邑圖



召誥土中圖



春秋分初出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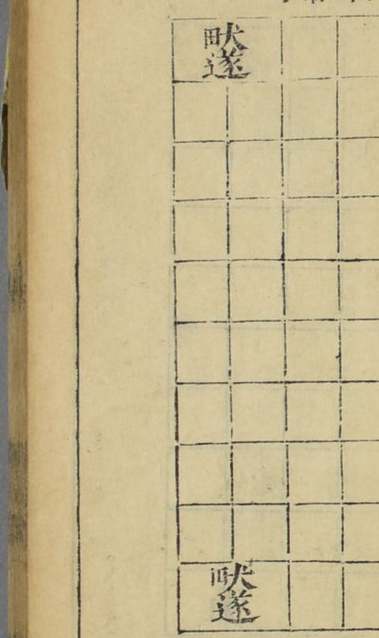
夕多陽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地中乃建國焉

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

春秋分夕入之日

澮 畎 澮

縱遂



每一目當一井謂之一成

一成之田相廣五寸二相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九遂入一溝九溝入一洫

山澮川之圖

任土作貢之圖

嶋夷既略　濊夷作牧　淮夷

島夷皮服

【克】田中下　賦貞
土黑墳
貢漆絲
篚織文

【冀】田中中　賦上上錯
土白壤
貢闕
篚闕

【青】田上下　賦中上
土白墳
貢鹽絺海物絲
泉鉛松怪石
篚檿絲

【兗】田上上　賦中下
土黃壤
貢球琳琅玕
篚厥

【豫】田中上　賦錯上中
土壤下土墳壚
貢漆泉絺紵
篚纖纊錫鑛鏐錯

【徐】田上中　賦中中
土赤埴墳
五色土夏翟孤
桐浮磬瑤珠魚
篚玄纖縞

【揚】田下下　賦下上錯
土塗泥
貢金三品瑤琨篠
簜齒革羽毛木
篚織貝包橘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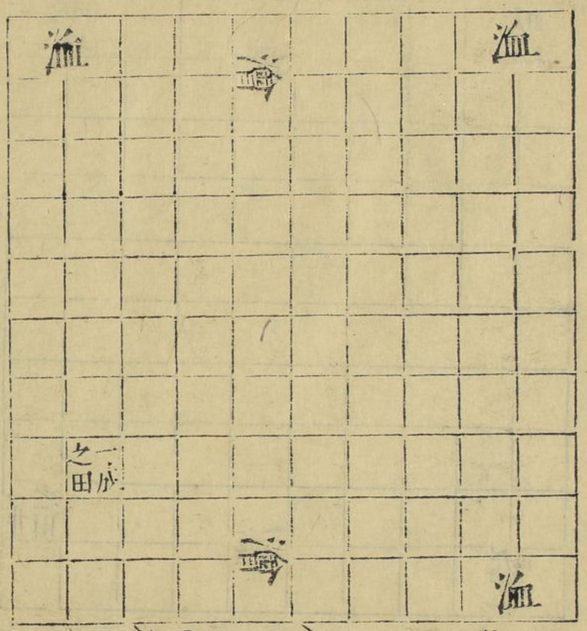
【荊】田下中　賦上下
土塗泥
貢羽毛齒革金柏幹栝
柏礪砥砮丹雘箘簵楛
篚包匭菁茅玄纁璣組
納錫大龜

【梁】田下上　賦下中三錯
土青黎
貢璆鐵銀鏤砮磬
熊羆狐狸織皮
篚纁

昆侖析支渠搜

距川圖

三



每一旦當百井　百成謂之一同

一同之田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曰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九澮共入大川一同之田其遂九千溝九百洫九十澮

合汝鄭氏曰召公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迩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予觀禹貢九州之貢篚雖非四夷之獻而亦以服食器總銍秸粟米者倉廩之儲也粢粮之濟也是食爲土貢之要也兗州之貢絺紵其地則密迩于畿甸焉是衣服之用亦爲土貢之要也自服食之外則器用次之器用之外則不過寶玉玩好而已不足爲國家慮也帝王之建都必擇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天子之居既衆且大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爲國也若夫大路南金犀革象齒珠貝之類非服食器用之物貴其土産也皆遠于畿甸而或貢于要荒之服焉苟帝王以爲貢篚之要國家所急則堯舜之都遷于荆郟久矣其肯以冀爲都區區禦大河之患圖一日之安耶及周之衰荆揚陌于吳楚貢金不入而天王求之于魯蓋以魯通于吳也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

書經會編總圖終

書經集註序

慶元宋寧宗年號己未冬先生文公令平聲淪作書集傳去聲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音異言哉帝堯舜三王禹湯文平聲淪之反鄒氏季友曰治字本平聲武治借用乃爲去聲故陸氏于諸經中平聲者竝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而讀者不察乃武竝作去聲讀之今二聲竝音以矯其弊平聲者修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諸篇中有不及盡音者以此推之皆可見矣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奥且生于數千載之

下而欲講明千數千載之前亦甚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去聲下下同）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

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音捨）是書何以哉流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廼敢折衷（音中）微辭奥義見之述舊聞一無禹謨先生蓋嘗是正于濂伯新鳴呼惜哉（先王攷本已附）

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集傳去聲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標出音志別彼列反四代虞夏商周之書分爲六卷虞一卷夏一卷商一卷周二卷○書凡百篇遭秦火後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僧去聲也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七到反其微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固是訓詁果五古慕今之言也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

蔡沈序畢

男 用懋
用嘉 孫 紹芳 較訂

虞書

虞是帝舜有天下之號書共五篇皆是虞時史官所作以記當時之事者故曰虞書

堯典

這一篇書載唐堯的事所以謂之堯典

史臣說曰若稽考古之帝堯他的功業極其廣大無一處不到所以謂之放勳然堯之有此大業者以其有盛德爲之本且論他的德性欽敬而不輕忽通明而不昏昧文章著見處處深遠者四德又皆出于自然安而又安不待勉強其德性之美如此所以行出來恭敬是著實恭敬無一毫虛僞行出來謙讓是眞謙讓無一毫矯強堯有這等於德所以光輝發見于外者極其顯著凡東西

書經集註卷之一 蔡沈集註

虞書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詞

四海之外無不被及上天下地之間無不充塞此正所謂放動也
此言堯帝堯德業之盛也放動雖以功言而實總德于其中蓋德者功之本
功者德之推也堯以蕩蕩之德成巍巍之功達之上下四方傳之家國天下
而無所不至故曰放動欽明二句是放動之自光被一句是放動之極欽明
文思其在心上說心之嚴畏主以端萬化之本謂之欽心之虛靈足以燭萬
幾之微謂之明心之經緯燦然皆美之內含謂之文心之謀慮淵深皆思之
運用之妙是四者之德皆自然得之無所勉強故曰安安所謂德出于性
也此是堯之一生惟其有是德性故有是行實於以持己然信有其恭而非
僞有其讓而非強所以能充克所謂行出于實也此是堯
之身法光被二句承上說來光者即德性行實之光輝發之于政治施之于
事業者與下節親睦和協相應被四表以間閻所及即動之放于四
格上下以覆載所至而言動之放于上下也包下文九族百姓黎民在內
不格者朱所謂放動之極固如此

史臣承上文欽放動而實事說道德性在人萬理咸備本自後大但爲私欲昏
蔽所以小小惟堯欽明文思安安充恭克讓能明其大德渾然天理不爲私欲
所蔽大德既明則身無不修而萬化之本立矣由是推此德去親愛九族
皆親愛和睦無有乖爭一家都齊了又推此德去敦睦百姓百姓皆感動
興起皆得道理沒有昏昧一國都治了又推此德去和萬國之民黎民美哉
熙熙皆變其舊染污俗咸與維新皆自明其明德而國治矣協和者萬邦風氣異宜
節有簡過化存神之意非有推行次第親九族以是德而親之也則九族
中恩義以篤倫理以正而家齊矣平章者百姓氣稟不齊以是德而章之也
則見舊染污俗咸與維新皆自明其明德而國治矣協和者萬邦風氣異宜
以是德而和之也則見萬邦黎民美哉熙熙乎變意爲舊俗所交通而天下
平矣於字極要形容見聖人過化存神而極其妙處家齊國治是動之放于
家國天下平是動之放于天下蓋德之所及即功之所至正所謂被四表格
上下者也每段出當以德性行實貫乎章昭明其化俠而浹協和蒸其化
廣而深

史臣前既揄堯之功德此以下是敘堯之政事帝堯當時命羲氏和氏二人
掌管推步天文乃命他就日月星辰運行于昊天有一定的度數布列于昊天
有一定的位次須要敬謹順其自然之理不可急忽遲誤其意等繫然後造爲曆
書曆造成了又要一心敬謹頒行天下授與有司使天下之人都依此曆及時
做農桑等事庶不失先後早晚之宜也蓋君道莫大于敬天勤民故堯時以治
曆明時爲首務如此

此下至庶績咸熙是一段事一片語大率首一節爲綱于下這曆下四節爲
目主于考驗紀堯德化之後首及于命羲和者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
治曆明時莫不本于此乃者繼事之嗣舊史家記事之體說一事了又及一

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
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
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
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
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
用也文文章也思容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
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
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
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爲恭而不
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
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
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
動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
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
于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動之所極也孔子曰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
于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于此且又首以欽
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

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於音烏○明明之也俊大也
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
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
自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
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也時是雍和也
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
放動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昊下老反○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
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昊廣大
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
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

事則以乃字起之非謂堯之治至于禹邦時雖始有事于命羲和也欽若即
在曆象時節二句連說曆如今之天文書非曆日也曆象如璣衡之屬蓋日月
星辰其運于天有常數其麗于天有定象皆非天之道也欽是存心敬謹不
敢忽慢若是順其自然不敢穿鑿一字連說不作曆是總其行度如布算以
求其實積分以歸其餘是也象是觀其轉運如渾儀以察其數置管以候其
行是也欽若而曆象之則可推步以作曆推測以合天而人時定矣又必慎
重其事以須之有司使因大時之早晚爲人事之先後凡東作南訛西成朔
易日工所司之職續皆有所視以爲准此之謂敬授人時曰敬者以授時爲
民事之所關不可忽也欽字敬字皆重看蓋若天不欽則曆象無以順乎天
而術與天違授時不敬則人事無以順乎時而度與時違事人不惟以曆法
告之而且以心法示之者如此

帝堯總命羲和造曆既成猶恐推步有差又命四人分管四時以考驗之遣一
節是命官分管春時的事帝堯分命羲仲所居的地方在嵎夷東表之地其官
次之名叫做暘谷羲仲居此果何所事事者春分之日正當春之中影度長短已
載于曆必于春分初出之日以敬禮而交接之記日影的尺寸果見于卯位果
出于卯時否凡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的事已載于曆者則均平而秩序之
須布以授于民又必考之春分當日的影度果否定方十刻晝夜相停否乎之類
分初昏的時候果是南方朱鳥七宿適當午位否兩作合了可見仲春殷暘之
之中矣又驗之于民先時冬寒民皆驟于室內到春時都散處有外可以驗其
氣之溫又驗之于物鳥獸到這時節都孳尾生育可以驗其氣之和以上都是
考驗曆書于春月節候惟恐有差也

上既告以作曆之法此下告以驗曆之要上是總命之此是分職而命之羲
仲所司者春三月之政實主四方之春政也嵎夷者測候之所暘谷者管候
之名宅者居也日者春分之日出日之景雖載之于曆而未必其皆合而無

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以
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耕耨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
下文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出日早秩
東作曰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嵎音隅孳音子○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其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
曰上文所命羲義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本詳是否仲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
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
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謹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
以春分之日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

差故必取驗以迎之如見賓而不敢忽察其所出之景果與曆合否也此測
日景之事平秩東作者言一春之間所當作起之事雖載之于曆然又恐其
察驗而失事故均平周偏序其先後須之有司以授民觀其所作之事東者
于所定之時否也此審人事之事乎秩者無一之不秩也此不是須曆益既
頒之後當春之時則又申明之以示民因而考驗之耳如月令所謂田事既
飭農乃不惑亦在孟春之月也日之中星之鳥在春分之日者亦載之曆矣
今又從而驗之日之書夜果否適于永短之中氣之事候民析則氣之溫可知此以
次以是而觀陽之中春之仲也此定中氣之事候民析則氣之溫可知此以
民而驗曆也鳥獸孳尾則氣之和可知此以物而驗曆也寅實是驗于春分
之旦日中是驗于春分之日星鳥是驗于春分之昏民析孳尾是驗于一春
之三月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民物而驗曆之道備矣寅實出日即欽若
昊天之心平秩東作即敬授人時之心

這一節是命官分管四時的事帝堯重命羲叔使他居于南方交趾之地其官
次之名叫做明都凡四月時物長盛變化的事都均次其先後之宜授與有
司使各敬其事日午時故以測日記日影的長短又必考之于日星晝間景六十
刻爲最長之候考之于星宿正初昏大火心宿果見于正南否這兩件相會了可
見仲夏得正陽之氣又驗之于民春時已是分散居住了此時天氣愈熱萬
物分散居住又驗之于物鳥獸的毛都希疎變易亦以氣盛熱故也以上都是
考驗曆書于夏月的節候惟恐有差也

此節命夏官也既命其仲又命其叔故曰申命南訛者人事因乎天時至夏
則萬物作者于焉而變化故當午秩之也敬致與寅賓餞不同蓋夏至之日
既行于北陸而不同于春秋之際測候之所又在于南方而不同于出入之
處故于夏至之午立土圭之法因日行之中天而察其晷影之長短此所謂
敬致也然春秋分出入之景既正則冬夏出入之景可知冬夏日中之景既

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
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晷
夏永冬短爲適中也昏夜皆五十刻晝夜皆
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當一行胜
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
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于隩至是
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
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
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
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
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

正朗春秋日中之景可知意亦互見矣敬致是考日景于夏至之午日永星考日刻于夏至之日星火是考中星于夏至之昏以正者以上二者而驗夫陽氣之果至否也曰民因曰希革民物亦感時而變也

這一節是命官掌管秋時的事帝堯分命和仲使他居于西極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昧谷秋分將入之日以敬禮而餞送之記日影的尺寸果于酉位酉時否凡秋月物成之時所以成就的事節均平而秩序之嫺布以授于民又必考之秋分夜間的晷度果是五十刻晝相停否考之秋分初昏之時果是鳥星當午位否這兩件相合可見仲秋陰氣之中矣又驗之于民尤是夏閒民皆苦于炎熱到此時則暑退而人氣皆平又驗之于物鳥獸到那時節毛羽都更生一番細澤鮮好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于秋月的節候

此節命秋官掌納日在西時酉位宜餞者致敬以送之測其景之所在與曆之所載者無不合乎否也平秩西成看一秋所當成就之事均序其先后以授之有司使與曆無不宜也民夷毛毨則秋氣之平可知無非所以驗曆也

這一節是命官命管冬時的事帝堯又重命和叔使他居北方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幽都凡冬月歲功已畢所當纘舊為新的事節均平而審察之以授于有司又必考之于日冬至晝漏永星西中刻為最短否考之于星冬至初昏果是鼎宿見于正南否這兩件相合可見仲冬得正陰之氣矣又驗之于民此時天氣寒為都聚居于深室之內又驗之于物鳥獸都生出爽毨細毛以自溫蹙

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盡熟而民皞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孔氏曰昧冥也日入而名也餞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于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晝日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毨毛隕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曰閉關

亦以氣寒故也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于冬月時候既總命羲和造曆又分命四臣考驗敬天勤民之心切矣

此節命冬官也不曰北方而曰朔方者以見天運循環不已不曰北易而曰朔易者以見人事改易無窮一冬之政所當改易者如宗廟乘屋稼政禮器之類雖有終而復始之意然亦不必就來年說平在者無一之不察即所謂平秩也冬不言致日者春分實于卯秋分餞于酉夏至致于午獨冬至子時則無影可測也以正與夏同

冬嚴民隱鳥獸氄毛

嚴於到反氄而隴反○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循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鼎西方白虎七宿之鼎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于內也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案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道常十歲而差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

帝堯既命羲和造曆分時考驗至此又告之說道蓋汝羲氏及和氏既受命造曆當知置閏之法蓋每歲有十二月每月三十日是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使氣朔皆合此數何消置閏但天運一周與日相會而二十四氣宅備叫做一朞這一朞之數較之多五日有奇是為氣盈蓋有盈有餘也又月與日會每不整三十日一歲有六箇月小朞以一歲三百六十日的常數較之又少五日有奇是為朔虛虛者言不足也合氣盈朔虛兩項之數每歲常餘出十日至三歲共餘出三十日若不設箇閏月以歸其餘則這餘日又出一箇月歲歲那移久而春秋冬夏所以必須將此餘日置為閏月三歲一閏庶幾歲功以成也這箇閏使盈虛消息氣朔分齊歲後春夏秋冬四時候不差而歲功以成也造曆既成頒行天下以信萬目官使百官有所遵守此春而東作夏而南訛秋而西成冬而朔易以至慶賞刑威等事莫不以時舉行而聚功自然愈廣矣此日曆成而言盈曆象所以作曆而置閏尤作曆之要也首句推置閏之由中二句言置閏之事末二句言閏法所係之大以見不可不置也蓋閏天之度有常數而天日之行有過與不及自一進一退之不已而復值于初起之度則一歲乃周四時事具是之謂一朞一朞之間為日三百六十有六矣然日與天會其氣常盈而月與日會其朔常虛故三百六句者歲之常也以氣

盈而合乎朔虛皆日之餘也不置閏月則何以歸其餘以定四時而成歲功乎故必以此餘日置為閏月盈者分之為餘數而為閏以消其盈虛者紀之為實數而為閏以息其虛使春不入夏而四時得以定其為時子不入丑而歲得以成其為歲也曆至是則為全曆而可信矣由是而信治百官以此既定之時使之順時令以赴功以此既成之歲使之順歲功而出凡有事于作說成易者皆有所據而不差何其信也但見法立而人守時至而事舉若南訛西成朔易推而至于六府三事皆秩然其有緒而無績于是乎成熙矣蓋必至是則欽若昊天之道有全功而敬授人時之法有成效作曆之事備矣哉其字另講三百有六句有六日一連寫完至過下處乃說出過于常數而為盈意以字定字成字俱作有力看先盈即名實不再寒暑無易而頒之百司者百官即有司也庶績推廣說作說成易事亦在其中

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于三次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

帝堯問群臣說誰爲我訪求能順時爲治的人我將登用他當時有臣放齊對說帝之嗣子丹朱心性開通明哲可以登用堯歎其不然說丹朱爲人只不道忠信之言好與人爭辨曲直他的聰明都用在不好去處此等的人必不能順時爲治豈可登用乎

此上總先務此下急親賢自此至篇末只一事曾爲禪位設一舉而丹朱再舉而共工三舉而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與舜也此節是求總管之職時字汎指氣化言若時者因風氣之漸開而熹成輔相之道與人文之已著而樹經綸制變之功言指作說成易等事根堯曆言進而用之以任若時之責也帝明言論說者蓋君子因啓明爲若小人因啓明爲惡丹朱甲之千不善故啓說也若人而登庸之方將作聰明以亂政安得順時爲治此堯所以不然其舉也

帝堯又問群臣說誰爲我訪求能順成事務之人我將用他當時有臣驩兜歎其然說眞个有其工官方日集衆事務者見其功帝若用之將來必能順事可知

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垂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于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實也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甫兩反胤羊進反嚚魚巾反○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爲禪舉張本也疇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辨也朱嗇以其開明之才用之于不善故嚚訟禹所謂微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然否姑存于此云帝曰

帝堯歎其不然說道其工爲人居常無事若辯能言到用時與其所言全然違背不相照應外面矯飾恭敬的模樣中心其實傲很滔天如此變詐無有實心的人如何用得他順成事務乎

此節是求分治之職也采即禮樂刑政工虞教養等事方鳩僝功方字有方興未艾之意鳩者積累之意僝者宣揚之意末二句應此句說靜言庸違者言行不相顧也象恭者表裏不相符也以之順事安能有實績乎此共工所以不可用也

帝堯訪問四岳大臣說如今天下洚洚的大水橫流爲民之害湯湯然廣大將高山的頂面都包了又駕出于大陵之上其勢浩浩然正溢若漫天的一般令此下民不得安居粒食昏困苦嚣怨汝諸臣中有能除方割之患免下民之苦者我將任之以治水之事于是四岳與所領諸侯在朝者同薦數美說當今之時能治水者其惟伯鯀哉帝堯因四岳薦鯀乃歎息而責不脉其言說道嘻哉鯀之爲人悖戾自用違背上命又與衆不和傷害同類這等的人豈堪用他四岳以伯鯀有才幹又強壯之說今這臣之才實未有過于鯀者不若姑試其可而用之但取他能治水而已不必求其全也堯因四岳之強薦不得已而用之又戒之說汝往當敬慎之哉既而九載考績鯀竟不能成治水之功未方命圮族堯知鯀之不可用可謂知人之智矣說知之而復用之者爲何蓋陷溺之民不可以坐視而一己之見不可以先四岳此又急于救民之仁也

疇咨若工垂兌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吁驚呼官反兜當侯反○共音恭僝仕限反○垂工官名共工官名兜臣名共工方氏名鳩聚也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嘻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湯音傷於音烏鯀古本反嘻符勿反圮部鄙反

此節是求治水之職也洪水方割句虛下二句正見其方割意下民所以其容者以不得安居而粒食也有能謂能順水之性可以除方割之患而免下民之容者俾乂言使之治水也能字重俾乂輕方命圮族何以不可治水蓋上志而方命則必不能體若之心下志而圮族則必不能全民之命又何以順水之道而治之哉堯之所以謂其德之不足用也岳之強舉取其才之驚可用也往欽哉欲其思君命之重念民命之艱去其方命圮族之私而行所無事也

異音畀○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湯出而未洩故泛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又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之辭方命者違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圮族則行方則亡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為人悻戾自用不從上命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悻直是其方命圮族之証也帝曰四岳之衆言也異義未許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姑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于是遣之往

帝堯欲以天下與賢而未得其人乃訪問于四岳說我在帝位已七十載究年力衰倦不勝煩勞汝四岳若能用我的命令我將讓汝以天子之位四岳對說帝位至重惟有德者可以當之我等德不稱恐忝辱帝位帝堯說汝既不肯自當可為我旁求有德之人卑己在顯位的汝當明顯之有在側陋微賤的也當薦揚之惟賢是舉貴賤不必拘也于是四岳衆臣同辭與堯說若是求之于側陋中有鰥寡在下位的人叫做虞舜者德可以告此帝位堯即憩而然之說我亦曾聞此人但未知其德果是何如四岳對說虞舜是瞽者之子其父則頑愚而心不則德義之經其母則嚚訟而口不道忠信之言舜母所生之弟名象又傲慢不恭而日以欺舜為事舜遭此人倫之變却能諧和之以孝道獲誠感動使他三人都進進以善自治父母漸化而為慈弟漸化而為順下至于大為奸惡夫舜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常如此非蓋德而能之乎堯說即舜之處父母兄弟皆固見以見其德究我還試驗他蓋為化下于萬門人倫原于正始今以二女與之為妻又看他處夫婦之間所以為法則于二女若果能使之克盡婦道舍于是治家下禁二女于嬀汭之地使為婦于虞氏之家堯又念二女是天子的女嫁匹微賤之匠夫易生驕慢故訓飭之說欽哉敬他恭敬以盡婦道善事舅姑不可慢也其後二女果能遵堯之命化舜之德堯乃以舜為真繼堯帝位而讓之焉

此節是求薦位之人也通節以德字貫串命即與位之命若德言不德明明白白見開以荐賢之路明側陋只作一人謂有德之人或在貴自貴與之或在賤自賤舉之不惟其人惟其德也意實重在微側兩上文頑一民是舉舜之實德言之克諧以孝諧烝乂烝烝有義非引惡以諛同其惡蓋無惡可善怒之意也象赤諧以孝者所謂不念舊惡寬以待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

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嬀俱為灰汭如稅反嬪音頻古人自稱之通號吳氏曰異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

能齊家者以見其有德試哉以下是堯以正始而驗其德也試哉句處下二句即所以試舜之意刑于寡妻之刑堯試舜心以是者德人之情或勉強于父子兄弟之間而不能不發露于夫婦隱微之際若能處刑有道使二女不驕其夫不傲其貴姑不怖于夫之兄弟非至德者不能故堯以此尤難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僉應許之辭于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詢其德之詳也嚚口出好言曰四岳稱對帝嘗無目之名言舜外善若此之甚者其父號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爲凶頑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于大爲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也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

弟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烝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于此爲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嬀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婚姻也虞舜氏

遜荼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己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也僉應許之辭于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詢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稱對帝嘗無目之名言舜外善若此之甚者其父號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爲凶頑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于大爲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也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

弟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烝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于此爲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嬀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婚姻也虞舜氏

舜典

這一篇書載虞舜的事跡所以叫做舜典

史臣說稽考古昔帝舜繼帝堯之後帝堯盛德顯著既有光華帝舜相合其德何如蓋常人之有智者或失之淺露明者或過于伺察惟舜之智神机默運不可測識乃沉深而有智與淺露的不同舜之明庶事內照自有經緯乃文理而光明與伺察的不同常人恭以持己者或過于嚴峻寬以待人者或出于矯飾惟舜則和粹而恭敬其恭也謙抑可親而無嚴峻之形誠信而篤實其實也表裏如一而無矯飾之意夫溫恭文明就與堯之欽明文思安安一般溫恭允塞就與堯之允恭克讓一般信乎重華協于帝也舜既有此四者獨潛之德定以身在畎畝之中而名聞已上達于帝堯乃先命以司徒百揆四岳的職位而終神以天下焉

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爲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詞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于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舜典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于堯典而與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昔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賚肅慎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奉獻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

此記舜德之盛以見受堯攝禪之本也重華句只就舜說不可以堯對舜重
瞳一字串說蓋欽明文思此帝堯德性之華也允恭克讓此帝堯行實之華
此等有是舜又有是故謂之重以舜之德質之堯皆脗合故謂之協重則協
矣此何只以先後言不可以等閒論濬哲一句即重華之目視濬哲文明以
察此何只以先後言不可以等閒論濬哲一句即重華之目視濬哲文明以
心言深潛不露而光燄先物謂之濬哲經緯內含而虛靈不昧謂之文明此
舜之心法有合于帝堯德性之華也溫恭至誠無爲而治蓋堯之容謂之允
恭此舜之身法有合于帝堯之度謂之溫恭至誠無爲而治蓋堯之容謂之允
恭此舜之身法有合于帝堯之度謂之溫恭至誠無爲而治蓋堯之容謂之允
恭行堯之華也一句皆重下一字上一字是言其德之妙自然若當順其文
不可倒用其字而玄德即上四者之德玄即濬文溫允即其幽深玄遠故
曰玄德春秋傳所謂潛德之幽光詩所謂不顯惟德之義并謂如舜之
帝曰子聞是也位即下一節之位蓋虛衛堅之舊復歷試諸艱以驗其德
也

堯將禪位于舜先試之以事以觀其才德何如初使他爲司徒之官虞庠
舜則小心敬畏以美其教化由是父子從其義若臣從其義夫婦從其別長幼
從其序朋友從其信人人皆順從無違叙者文使能爲百揆之官統理
則以時慕理由是禮樂刑政綱法庶務件件都修舉無廢弛者又使納
之官宣德四方來朝的諸侯舜則以禮感化時是四方諸侯覲舜舜亦使
無壅塞當洪水爲災堯又使舜入山林中相視高下遭迅雷風雨舜
色自若初不驚懼迷惑真聖智過人處有如此大堯將難事歷試舜之
盛德無所不宜如此所以舉天下而付之也

此承上文命以位而言舜之主事而事治以見其德慎徽字納字實字俱就
舜身上言不重堯試之上要見他盛德所感有潛化有神意與堯典以親九
族等語意相類徽一字不平徽中含得敬意之蔓字而蔓不足以盡之徽美也
徽美小心敬畏美人倫使行其以相愛有文以相接而天敘天秩厥然

五典以下則固具于伏羲之書故傳者用王莽之註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于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僞蓋遡論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濬音浚○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溫和粹也塞實也玄幽深潛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于堯四言其即則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

舊汝作

帝堯試舜之後欲禪以帝位乃呼而命之說道來汝舜汝于前日登庸之初我曾歷觀謀汝以可使百揆四岳等事以考其敷奏之言其後試驗之行事則見汝之言皆我可有功隨用隨效于今已有三年之久矣大觀其言行相符則其謀皆由于素定觀其久暫一致則其事非出于僞爲汝之德真可以付託天下今當代我升于帝位可也舜納以己德有慙欲遜讓于有德之人不敢承禪帝位焉夫堯以天下與舜而舜又以天下讓賢聖人至公無私之心于此可見此堯嘉舜之功而命之攝位也詢事考言就前日說是試之以觀其績底可績就今日說是明試以考其成蓋乃命以位之初嘗謂汝以所行之事而攷其所奏之言若何而爲百揆若何而爲四岳汝固有言于皇極之內也納于百揆謂入居百揆之位舍提綱挈領之意時敘即禮樂刑政等事之各得其理上句以敬言此句以政言慎徽五典以德而爲敬之本也克從則百姓親五品遜而德足以敷典庸禮可知矣納于百揆而爲宰作之權也時敘則大綱舉萬目張而德足以統理萬幾可知矣四門以德而爲禮接之儀也穆穆則有來雍雍至止肅肅而德足以儀刑四門可知矣納大麓亦爲百揆時事風雷是偶值其變也觀其弗迷則見其有絕人之度而其德足以當大任而不懼又可知矣蓂處曠而盡職固足以見其德遇變而不變亦足以見其德也每良出當以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貫

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爲司徒之官也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敘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爲近之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

以陳之我矣今五典果克從百揆果時敘四門果穆穆咨可有功已歷三載而非一日矣必曰三載者攷績之期也要補觀其功則可以知其德之意重在有德宜居位上矣堯之禪位不于玄德升聞之日而必于歷試三載之後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也舜歷歷數之在躬猶謙讓而不處者不以得天下爲樂而以治天下爲憂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庶績咸熙舜之所以受堯賢舜曰乃言底可績蓋舜禹曰成允成功其義一也以聖如舜當衛攷而後見效而後決而必曰底績必曰三載使其功效已著人所共見而後禪之則貢不宜之此騶人舉人之道也繇亦能言矣及試之而九載舜月弗成故觀人者觀其用之效與不效而已人無聖人之明乃欲舍功能之實信心任耳豈不難哉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既不肯嗣位而堯之命又難以終辭于是但受攝位之命暫充禋宮事乃以正月朔旦告于文祖之廟堯自此終帝位之事而舜承受之矣必于正月朔日者正始也必告文祖者尊所祖也

此記舜之受攝也正月一歲之元上日一月之元必擇其元者蓋亦以繼元正之君終曆數之大事舜以繼元替代之臣受歷數之大禪故重其事也文祖堯之所從受天下者堯受諸文祖以始之今授之舜以終之故舜受堯之終于文祖也就告攝上試

在璿璣玉衡

帝舜攝位之初未遑他務首先察唯觀天的器具以爲創業繼統之張本璿璣玉衡之運所以象天而載七政之躔度者以玉爲管橫而設之謂之玉衡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者故謂之璿璣于玉衡之中即在器之七政以齊在天之七政將以定天時授人事而成天下之務焉

文志云言天體者二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俱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以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雖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去北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八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

只是察其度數之詳審其次舍之位也七政就在天者言璿璣玉衡就在器者有隱見字相傳舜之去堯已久能必其在器者果可以與天準哉或在器者有隱見完否之弊而在天者亦有轉移進退之差所以致其察也察其在器者以齊其在天七政之運行使或遲或速或順或逆之數無不與天合也齊字不可就當合字合字在內見出璣中只有度數天運難見創諸器而可求法制易渾總諸天而益合則一推步之間而天時以定曆法以審矣此固體帝堯欽若昊天之心爲敬授人時之地者也

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旋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十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者與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蓋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貫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

亦刻節度而經于黑雙環之外晉其實道則爲黃單環亦刻節度而又斜繞於赤道之間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兩端以爲春分秋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日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偏墜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象之內則兩面帶中各通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兩面又爲小竅以受玉衡窺中之小軸使衡雙環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兩軌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要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爲之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機杓三星爲

舉類節

舜攝受終觀衆遂以攝位告于上下神祇其行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這六樣的祭禮則皆精意致享無敢怠忽此推敬天之心以及在天之神也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其神遍在各處不能親至其地則隨其方望遥望而祭之無有不徧丘陵墳衍及歷代帝王聖賢之類有功于民載在祀典者則一一周徧祭告無有所遺此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也蓋人君一身乃是天地百神之主故舜于攝位之初首舉祀典如此

此祀群神也肆字緊承上來言受終觀衆之後即事乎此不容緩也蓋人君幽爲天地百神之主舜既攝位祭告其爺祖于上帝在天之神類者宗郊祀之時而同郊祀之禮也至于六宗乃神之麗于天者亦必精意以享之推敬天之心以及在天之神而告攝之意徧焉有以達于天矣山川在地之祇望者不至其地而瞻望以祭之也至于群神乃神之麗于地者一徧是而推之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而告攝之意徧焉有以達于地矣告攝于天神則郊承天之義有所歸而大神無不享告攝于地祇則知統地之責有所屬而羣祇無不享禮以義而義以周所謂上祭而百神享之者此也

輯五瑞

帝舜攝位之初于正月內先徵各天下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將他所執的圭璧都取來辨驗蓋諸侯始封天子授他圭璧以爲瑞信至來朝時乃復還于天子而驗其真僞也到正月朝會則四方諸侯九州牧伯齊次有爵者矣遠近不同到有先後舜則每日使他聚到觀其次序必使齊整人少陵犯相見則接待之禮既得厚于諸侯又得辨其真僞蓋一舉而兩得之也

輯瑞

舜攝位之初首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欽若順也昊天指蒼蒼而言歷象推步也日月星辰運行有遲速之不同故推步以求其合也敬授人時者敬順天道以授人事之時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分命羲和四人分宅四方之地羲仲宅東方嵎夷之地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星鳥者以昏而鳥星見午中也

厥民析鳥獸孳尾

厥民析鳥獸孳尾者民析而出作鳥獸孳而尾生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日永星火者以昏而火星見午中也

厥民因鳥獸希革

厥民因鳥獸希革者因而出作鳥獸希而革生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夜中星虛以殷仲秋

分命和仲宅西方之地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夜中星虛以殷仲秋

夜中星虛者以昏而虛星見午中也

厥民夷鳥獸毛毨

厥民夷鳥獸毛毨者民夷而入作鳥獸毛而毨生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申命和叔宅北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日短星昴者以昏而昴星見午中也

厥民隩鳥獸氄毛

厥民隩鳥獸氄毛者民隩而入作鳥獸氄而毛生也

歲二閏

舜攝位之初四方諸侯來朝已畢時當巡守之年二月遂舉行巡守之禮是年二月先往東方巡守至于東岳泰山之下燔柴以祭天望秩以祀東方之名山大川告至之禮畢矣遂就此地接見東方諸侯凡朝見諸侯之下者皆就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爲贄蓋見之禮畢矣將月日正朝之所自出也則察侯國時候之早晚月令之大小疏大日辰之甲乙比義和所頒布的曆書何如有不合酌就責他改正務使同泰朝廷的正朔律度量衡制度之所自始也又審驗侯國中律呂之高下清濁丈尺之長短斗斛之大小權衡之輕重比朝廷所頒的規矩準繩何如有不合的就責他改正務使同泰朝廷的法度也蓋諸侯受封于天子而各有分土分民之責其所以治其國者不過法度而已故巡守之禮必以此爲重焉

班瑞于羣后

班瑞者頒瑞信也羣后者諸侯也舜既見四岳諸侯復將五瑞依舊班賜與他蓋諸侯既受瑞于舜而復還于舜舜既驗其信否也又還之于諸侯使之以合符于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註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即辨其僞也既盡覲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之諸侯也此以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須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僞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歲一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

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周室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禋音因○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於上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書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瑞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

則何如有不同的就責他改正務使同遵朝廷的制度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各有降殺之殊也又從而修明之不使厥隆使天下的風俗無不同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各有規制之異也又從而如之各處都要一一相同不許彼此異制使天下的禮器無不一此六事皆畢乃轉而南至五月往南方巡狩到南岳衡山之下朝見南方之諸侯凡告天祀神一正朔考制度同風俗等事都與巡狩事完告岳的禮一般至八月又往西方巡狩到西岳華山之下其禮亦與巡狩時所行的一般至十一月又往北方巡狩到北岳恒山之下其禮亦與巡狩西方時所行的一般巡狩既畢于是回還京師覲到藝祖之廟用一牛祭祀而以巡狩事完告之蓋人君之于祖宗事死如事生凡出時必告行返時必告歸禮當如此此記巡狩亦禮位時事巡狩者所以維持封建也蓋正朔之建法度之大風俗之趨禮器之等級皆出自王朝而班諸侯國者然上下易難人心易玩苟不時巡而考驗之則侯國之中不奉正朔者有之不遵制度者有之越名分者有之烏能大一統而歷萬載若成守貞下安以祇天命承以用告至之禮領主朝初見之禮也時月日之正朔之所出也則協其時月至啓閉晦朔張弛無紊而各面時月之所出即稽考又從而正之永知以次而甲乙以紀遞其不一準于堯和之所授焉律度量衡制度之所在也即同其律而律清濁相宣小大相生皆有準則而度量衡之受法于律者而同之長短之法多寡輕重之制莫不一準于王府之所藏焉五禮各有等也則修之而降殺焉漸不失其宜五器各有等也則如之而尊卑等級不遷其度修者因時而損益之也如者一如王朝所用也協時月何是一正朔律度何是同制度修五禮二句是移風俗一正朔則改月易月者有詠矣同制度移風俗則亦禮易樂者有詠矣皆所以大一統之治也章字根上數事而言事不畢則不敢復已畢則不敢留故云章乃復也下三方亦倣上事講

五器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惟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亦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也六爲律六爲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容圍九分而黃鐘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鐘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

曰如初禮見四岳之禮同曰如西禮見四方之禮同歸格于藝祖用特者終大事故舉盛禮也歸而告宰則出而告出可知○舜一歲而巡四岳蓋兵備少而徽求寡故國不費而民不勞也

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十寸十寸爲凡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鐘之管其容千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鐘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鐘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五言之敘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一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

五載節

舜既東行朝覲巡守之禮遂立爲定制每五年之間天子以一年巡守徧到四面覘諸侯相見諸侯以四年次第來朝天子巡守後之次年東方諸侯來朝又次年南方諸侯來朝又次年西方諸侯來朝又次年北方諸侯來朝四方諸侯都已朝畢又次年則天子復出巡守當諸侯來朝之時都着他把在國所行的政事一一數陳奏聞于上猶恐他所言雖是而所行或不盡然又明白考驗其治國之功績果是實否若真能修舉職業有功于民則賜他路車車服以旌異

死所以爲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六贄即舜之遺法也辛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舉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辛乃復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蔡祖堯即文祖或曰文祖堯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註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爲但言藝祖舉尊稱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五載之內天子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羣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狩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狩則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

濬川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舜既攝位遂經理天下先時天下只有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九州至舜即位因冀青二州地方大廣政教難周于是始分冀州以東恒山之地爲幽州其東北醫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州東北營東等處爲營州添此三州通前九州共成十二州所以均疆域而通政教也既分十二州又于每州之內各擇其名山之高大者封表之以爲一州之鎮如冀州則表霍山兗州則表泰山之類所以定望祭而係瞻仰也又濬導十二州之川凡水道梗有不利者即一一開通不使雍塞此時雖洪水已平而猶以修舉水利爲急務蓋思患預防之意也

此記舜經理天下之事九州之制自昔已然舜始分冀青之地益之以幽并

營之三州九州雖無改于其初而三州寔開創于今日以新分合于故十故曰畢十有二州九山之奠在昔已定舜于所分之州益之以恒山陪禹之闕營丘之三山九山尚仍乎其故而三山又因以更新以新封合于舊職故曰封十有二山九川滌源水患固已平矣舜又以爲滌導之功不繼則平成之績不可保也下是滌十有二州之川或疏其上源或決其下流使水患自是永窓所謂滌川也脩州所以廣德化封山所以慎封疆滌川所以防民害皆經理之大者也二句平說

象以典刑此舜維持天下之法舜設爲罪制刑官大辟五流常刑明示天下如日月星辰垂象一般使人晓然皆知不敢冒犯所以待罪之重者若雖犯有五刑而情有可疑者則寧遣于遠方以寬宥之此軍中有輕者也五刑之外又以皮作鞭用爲官府之刑宻楚二物名爲扑用爲學校之刑所以待罪之輕者也其或罪在可議倘難加刑者則許他以黃金納官贖免其罪此又輕中極輕者也此五者皆刑法之正也若是犯罪之人有偶然差誤出于無心的有過遠不幸陷于有過的這兩項情有可原則從釋放赦免其罪若是依倚勢力敢于作惡或不改前非至于屢犯的這兩項情甚可惡則依律治罪或殺或刑不許宥贖這兩句是用法之權衡法外之意也夫舜之制刑輕重取舍錯綜酌條款已備而其用刑之時欽而又欽惟憂夫改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告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有音又告音省○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

幷州其東北暨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滌川滌導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爲九州有揚荆豫青兗雍冀幷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爲十二州益不其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爲九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益史官追述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序也

再續刑罰一或失當則必溢及于無辜其哀矜惻怛之仁常寓于法制之內有如此蓋刑罰以禁惡乃聖人不得已之意而欽恤以慎刑尤聖人不忍人之心以此爲心豈有刑罰不中者哉

此詳聖人制刑之等而原其心也五刑所以待夫罪之不可宥者而情法可恕勳戚可議則有流以宥之五刑者法之重而流有則重中之輕也鞭刑以警矣弗若于政者扑刑以懲夫弗化于訓者而情猶有可矜法猶有可議則令出金以贖之鞭扑者法之輕而金贖則輕中之輕也此由重入輕所謂法之經也眚災肆赦言入于五刑鞭扑之中而爲眚爲災則情之可矜者故直赦之怙終賊刑言入于五刑鞭扑之中而爲怙爲終則情之可惡者故必刑之此因情取舍所謂法之權也輕重立于常法之中取舍變于常法之外聖人之制刑如此其心果何心哉益其錯綜斟酌竟歟戒惧雖經權並行而不敢自信以爲必當天下之罪雖舜惟並用而不敢自斷以爲盡得天下之情惡恐欽惟以刑爲民命之所係而無所不致其憂也欽恤二字串說即所謂好生之本心也刑者聖人之良法欽恤者聖人之美意仁義並行此刑之所以得其當也

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姑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木無革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告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言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

流共工節舜之用刑雖以好生爲心寬恤爲念然于有罪之人亦不容不誅也當時之臣若共工驩兜三苗之若稽險爲亂不服王化侵犯命把族治水無功天下之人謂之四凶當堯之時未及誅殺及舜相位以此四人者稔惡不悛罪在不赦乃發憤共工于北邊之幽州放驩兜于南海之崇山驅逐三苗之君于西裔之三危拘囚崇伯鯀于東裔之羽山遠四個凶人都是天下人心之所共惡者舜爲天下除害各因其罪而罪之故天下之人皆以舜爲刑當其罪無不心服而誠服也

此記舜用刑之當也共工得罪于巳故流之驩兜得罪于人故放之三苗得罪于朝廷故竄之鯀得罪于天下故殛之罪有小大是以法有輕重而咸服考此其皆當也正天下之法所以爲義除天下之害所以爲仁人安得而不服哉故觀于用刑而益可以見聖人欽恤之意矣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荊揚之間恃險爲亂者也幽州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今在澧州三危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恕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爲共工渾敦爲驩兜檮杌爲鯀不知其果然否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於地故曰落喪爲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斬衰之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

月正旦受終于文祖不竭是舊帝堯舜行天子之事至堯崩之後舜拜三年疏既葬天下之人歸來歸宗不容遽遷舜于堯之喪年正月初一日復至文祖廟祭告纔即天子位蓋必俟月正元日與羣臣之朝賀之始又一月之始入居即位改元方與天下更始故取歲月之首以車其事也

禪于羣神告廟即位前先告見四岳大臣訪問治天下有道得以入君位第一件是進用賢才欲隱于山林或朝廷下位的都不必論知于是大開通四方有德有才能的皆得進用而不蔽塞之使又以人君一身聰明有限天下事豈能盡見盡聞于是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耳目使人人自有所見耳有所聞的事隔都邑通言來告而無壅遏之蔽夫關四門則賢才無不進明四目達四聰則下情莫不知矣

此禹治于四海也詢非但咨詢乃屬任之意蓋四門四目達聰有達民隱在一節事益天下賢才人主無由盡用而四岳者賢才進退之所關其薦舉之際必期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聽使賢才無遺佚是憑藉所薦舉得以上達聖聽四岳不得壅蔽也

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緩而後其詳也惇厚也德有諸己謂之德元善也德厚而善多元德乃能在位通計百單一年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于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緩而後其詳也惇厚也德有諸己謂之德元善也德厚而善多元德乃能在位通計百單一年

蠻夷外國之人慕我治化亦相率而服從矣

此咨治于州牧也牧養民之官每州以諸侯之長爲牧五件平看重養民上說食哉惟時者言三時不害其務三農各悉其力又視年之上下而爲之備禆地之豐耗而爲之通知民之貧則寬緩者而爲之恤不使民食之窘柔遠句是撫御順其勢所以弘養民之功惇德句是懷抱和其心則德厚而人則親服蠻夷使不得侵進以貽害于我禹十二牧若于堯末十二州之牧舜時其賢則不但仲國之人皆順其治雖遠而

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絶也任古文作壬佞姦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奮揚庸用也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

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契音泄陶音遥○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

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僉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禹姒姓崇伯縣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益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

積新功不可平重懋哉上汝往哉內亦當帶此意舜賜禹之卑而不聽其辭者不可平也惟禹治水成功可兼百揆也
觀此而帝舜求賢之功任相之急皆見矣

棄黎民阻飢帝堯因禹之讓乃申命而呼棄說深水初平之後地利未盡興天下人民還有阻于飢餓不能飽食的今命汝仍爲后稷之官任養民之職教百姓因天時之早晚順地勢之燥濕以播種此百穀使人人都得飽食而無阻飢之患于以終汝后稷之事可也
此因禹讓而申命棄終養民之職也舊居稷官而復以職事命之故曰申命艱食已奏而猶曰阻飢是視民如傷多之意播百穀者順天時之早晚因地利之高下以樹藝之也

契百姓帝堯在帝喾時已作司徒至是帝舜因禹之讓亦申命之說今天下百姓多不相親愛五倫的品節也多不遵順我甚憂之今命汝仍爲司徒之官任敎民之職汝必用心敬謹以宣布五品之敎使人知所遵守不可少有怠忽而又必從容寬裕以待民之漸化不可遍于急迫寸以終汝司徒之事可也
此亦因禹讓而申命契終敎民之職也百姓不親故惰義乖離倫序不明就倫敎壞亂惟其不親所以不遵也敬字就施敎言寬字正言敎之在字當深玩猶言不在乎他在此而已敬敷五敎而或取必太過寬而或縱則非所以自得之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防範雖密禁戒雖嚴其意尚常不覺或微斃五敎在寬猶曰敬與在德非敬而又寬也一

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邰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皐陶亦臣名俞者然其辭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方眞稱帝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陛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穀播種百穀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敎之官敷布也五敎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敎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于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于人心之本然非有强而後能者自其拘于氣質之偏溺于物欲之蔽始有昧于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于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爲司徒使之敬以敷敎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眞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宄音軌○猾亂夏明也皐陶舜臣掌刑獄之官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五服甸侯綏要荒五流放逐之刑三居謂居流放之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皆指其所犯之罪而言之也
此亦因禹讓而申命皐陶作士之職也寇賊句指蠻夏之人言惟蠻夏雜處之人亦衆矣而爲寇爲賊在境內爲姦在境外爲宄故此統言民不率敎以起下文意五刑所以糾夫元惡大憝者而服之則有三等之別五服所以糾其罪戾而護之以全其生刑有輕重也五流所以待夫情生可矜者而宅之則有三等之居政所之于化外或置之于戎狄流有遠近也此言刑流之有等者惟明處方勉皐陶曰明者審其何所當刑而刑之又審其何所當流而流之又不失乎遠近之宜尚必如是則刑清而民服不惟好究格心而蠻夏亦且向化矣工夫重在明字上克允非以敎言必如此而後能如彼以見不可不明矣○蠻夷王化之所不加因其猾夏則以寇賊姦宄治之而已若寇賊姦宄乃吾民也胡爲至是哉失之于弁牧敎化而後有刑刑之

皐陶節帝堯因禹讓及皐陶亦申命之說如今四方蠻夷猾亂中國中乘機作惡若爲寇爲賊的有爲奸爲宄的其爲生民之害多矣故皐陶師之官今命汝仍居此職凡寇賊奸宄罪不可宥者當治以墨劓剕宮大辟等之刑使服其罪然刑雖有五而服則有三等之就惟有五刑五服三就之下數字餘刑亦就居處不使誤而至於元惡大憝者則制五等流刑以宅之狀流雖有五而宅但爲三等之居惟大罪投諸四裔大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各有遠近不同汝之用刑必致其明察凡輕重遠近之間少有差錯乃能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至此而蠻夏者豈有不率服敎化者哉心哉

此亦因禹讓而申命皐陶作士之職也寇賊句指蠻夏之人言惟蠻夏雜處之人亦衆矣而爲寇爲賊在境內爲敎在境外爲宄故此統言民不率敎以起下文意五刑所以糾夫元惡大憝者而服之則有三等之別五服所以糾其罪戾而護之以全其生刑有輕重也五流所以待夫情生可矜者而宅之則有三等之居政所之于化外或置之于戎狄流有遠近也此言刑流之有等者惟明處方勉皐陶曰明者審其何所當刑而刑之又審其何所當流而流之又不失乎遠近之宜尚必如是則刑清而民服不惟好究格心而蠻夏亦且向化矣工夫重在明字上克允非以敎言必如此而後能如彼以見不可不明矣○蠻夷王化之所不加因其猾夏則以寇賊姦宄治之而已若寇賊姦宄乃吾民也胡爲至是哉失之于弁牧敎化而後有刑刑之

所不及而後有兵故積豕之牙聖人常治其本也易噬嗑貢旅皆取象于離用刑在明可知明則情僞畢知允則疑重適當臣荆云獄成而牙所謂克允也虞時兵刑之官合而爲一至後世始分

予工節帝舜問于廷臣說誰能依順物理整治我百工之事者我將任用之羣臣同辭對說有臣名垂者其人巧思可當此任帝舜遂以群臣之衆爲默而容以命垂試效當倣共工之官順治百工以整理興作二事垂乃下拜稽首讓與殳斯及伯與數語三人皆有才能堪爲此任帝舜皆從三人雖賢終不及垂但肰其言不許其讓而命之職其工之任非汝不足以當之汝其往任此職以諧和百工之事可也

此求共工之官也曰若者順自肰之理制百物之宜技藝有度不作淫巧以蕩上心服器有式不失侵陋以亂朝制是也往哉汝諧諸字即此若字意乃順其理而治之云者古人之制作惟能順其理也故能盡乎物宜而精以適用後人之制作惟不必順其理也故惟窮乎人意而巧以悅觀此古今之所以不相及者也

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斯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殳音殊斯牛羊反與音餘○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在外曰嘉在內曰先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爲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于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房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瘉誤而至大理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有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如列國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爲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斯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殳音殊斯牛羊反與音餘○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于百工之事者垂名有巧思荘子曰倕工倕之指即此也殳斯伯與三臣名也殳以積竹爲兵建兵車者斯方釜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殳斯皆能爲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其職也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求虞衡之官也上是山林下是澤藪者因其材質之宜制其取用之節草木則順其性而長育之也草木鳥獸山林澤藪皆有不分上下汝諧亦若字意益烈山澤而焚之是時猶爲禹佐至是則正爲虞也

咨四岳詢帝舜咨訪四岳詢國之大事在祀誰能爲我掌管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者我將任而用之四岳與群臣同辭對說如帝所求惟有伯夷可當此任帝舜服其所舉乃嗟嘆呼伯夷而命之說汝當作我秩宗之官管秦祀天神地祇人鬼其知事神之本乎益心爲交神之本而禮者敬而已矣若衍慢易之心生則邪曲之私積內之所以不正心之所以不清也必須每日之間無論昏曉一惟致其敬畏不可少有怠忽使方寸之間常存正直而自然心地潔淨無

物欲之汚染這等方可以交于神明而主三禮之事伯夷國命下秩清首而讓于樂龍典此二人皆可任典禮之職帝舜以二臣雖賢不及伯夷故但然其合不聽其讓說典禮重任非汝不足以當之汝其往往此宮致其欽微以興三禮無失宜清之道可也

此承典禮之官而命之也有能能字重看言不徒知禮之文而又達禮之本也秩宗秩字有尊卑上下性情視號之次第在內夙夜二句亦以素禮之蓋心存交神明之本而敬者禮之本也夙夜不必皆本條之時是欲其如此能敬謝吾心正直之體常存而一毫私曲不得以干之所謂敬以直內也由是清明在躬可以無愧于天地无協于神明而交神之本立矣寅直二字串講寅直是其功滿乃寅直之所致下文欽哉內即此二句意重節之汝寅直惟清而謹秩宗之職也

【夔命典樂】帝舜因伯夷讓夔逢時樂之而命之說養人性情莫善于樂今天子之子與公卿大夫之適子將來都有天下國家的責任不可不素教而豫養之故命夔作掌樂之官教胄子將常把樂典維持著以涵養其德性變化其氣質且如人性氣直蕩者或欠和厚緩教他直而又溫性氣寬緩者或欠莊敬激他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諸般偏勝的人易至于傲慢須教他簡而無傲使其無太過之病胄子之德成于中和始日任天下國家之責自然不當矣厥作樂之道何如蓋樂者心之于人心者也凡人心有所向必形于言辭而為詩是詩所以言其志也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歌所以永其言也節奏既有長短的節奏是歌所以永其言也節奏既有長短聲韻便有高下

帝曰夔命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

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夔音葵龍○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敘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汚可以交于神明矣夔龍二臣名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來莊敬也十二無字與毋同凡人直者必不足于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于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于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于傲故欲其無傲胄子之德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于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于詩成于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消融渣滓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詩言志既形于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汶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

清濁不同宮商角徵羽五聲都依歌咏上出來所以說聲依永聲的既有清濁但未必其能和又必取十二律之管來調和之律呂相間損益相生以叶五聲然後高下清濁之節統能成文而不亂所以說律和聲八聲既和乃將這歌聲播之于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間而為樂則八音皆能清和而不相侵亂以失其倫序由是鳥獸之微聽之則神無不和奏之朝廷則八音無不和協以和感和自然之理也以此而教胄子豈有不感化者哉舜之命夔如此

此命典樂之官也胄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不可以不教而教之必以樂者以其出乎性情者而感乎性情以其本諸中和者而養其中和也直而溫四句但以樂實在內直者教之溫使不偏于寬栗者教之栗使不偏于虐簡者教之使不為傲此以樂為輔翼之教也剛者教之使不為傲此以樂為戒禁之教也詩言志以下是原作樂之本以及其感通之效見樂可以教胄子意詩言志二句是言聲之所由生律和聲一句是言聲之所由和通說人聲上說至八音處方帶子樂說詩所謂純如也無相奪倫所謂皦如也總是和意當串說奏之郊廟則天神格而人鬼享所謂禋以和也奏之朝廷則群后讓而庶尹諧所謂人以和也夫神人亦且感格而況以之教胄子又何中和之德不可成哉未必如此徹方是聲音有觸由于人者謂之聲被諸器者謂之音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龍朕堲帝舜因伯夷讓龍遂呼龍命之說我最疾惡那小人遺爲讒間之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蕩絕善人君子所行之事使不得安其位行其志頓倒邪正惑亂人心變黑爲白煽動衆聽其爲治道之害不小不可不防閑而嚴絕之今命汝作納言之官汝于早夜之間出納我之命必須仔細詳審政將我的言語宣布于下必用心審察停當果無矯僞蒙蔽之弊方纔傳出有不當的還要說奏政將下邊的言語奏聞于我亦必用心詳察停當果無矯命合功後之奸方纔進上有不當的也要斟酌如此則出納之間所言皆合于理滿僞者既無所托邪辟者亦無自進而善政不得行矣

此命納言之官所以防讒說之害治也修行實政使本邊說讒說之人變黑是非不惟傷絕善人之事抑且陷殿衆人之聽所以可惡也朕堲說得行惟在上命出入之際得其當則下邊爲納言之官以防之風夜二字只作一勤字看出納句無工夫重在惟允句允而後出者命令政教實其允而不亂假令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蕤賓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夔曰以下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慵夔于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簡編脫誤復見于此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疾也反讒音憝○堲疾殄絕也殄行者九德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

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

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益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于四岳若于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

三載考績帝舜命官分治之後即立考課黜陟之法令百官三年任滿即稽考他在任無有功績以黜其職事之勤惰二年一考六年再考待至九年滿日服後通攷其在任事績大行賞罰惰而無功者罷黜之勤而有功者陞用之考績于三載固不失于太寬黜陟于九載又不至于太嚴賞罰太明名實不爽所以朝廷之上政治清明宮府之中職務精叢群臣各修其業衆工無不慶幸離乍臣乍叛如三苗者亦得以考其善惡而分別之善者擇而留之惡者棄而去之無復向日之負固梗化亦因朝廷處置得宜自然心誠畏服故也

此記命官之後立法以維持之而并述其效也對上以治人治法看續與明與以欽亮曰講入清太寬則廉太嚴則苛故考績于三載時加警省以作其怠弛陟于三次期之久遠乃要其成覓嚴得中所以寬猛二句承此二句來蓋攷績黜陟之法行則勸懲有道育以作臣工勵翼之心棄措得宜可以服遠人觀化之志內而庶績理之于百官者今則無曠職而政事矣外而三苗本有惡而無善者入則感慕服從而又善惡之可分外無間人矣惟其法之善故其效之大如此有虞之治所以爲不可及歟

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比三苗比如字又音佩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于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于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比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于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益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又禹班師

必其中于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吝而命之也若稷契皐陶之不吝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爲一官而周制同領于司空此以十二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爲夏秋兩官益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以此三載考績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于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于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比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于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益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又禹班師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知陵反○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

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放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曰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句絕耳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徂落而死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益于篇末總敘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于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于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

冢云

舜生[重]史臣于舜典篇終總叙說帝舜生三十年堯起召于畎畝之中而登用之後來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共有三十年方纔即帝位在位又五十年乃升遐而崩計其壽凡百有十歲此帝舜之始終也

大禹謨

這一篇是史臣紀禹所陳吉于帝舜的謨故名爲大禹謨

曰若稽古帝舜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于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大禹皐陶謨益稷二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命敷祗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敷于四海矣于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爲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政乃乂黎民敏德

曰以下即禹祇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

只見得不可不克艱之意

俞允帝舜聞禹陳克艱之謨即應許之說道汝謂君臣克艱則政事修治而黎民感化斯言誠然也但爲君臣者患不能力行耳若信能盡此克艱之道風夜祇慎而上下交修將聞見博而壅蔽通凡有嘉謀嘉猷可以補益治道者皆得敷陳于上而無有隱伏于下者矣四門闢而群賢進凡懷才抱德者皆得效用于時而無有遺棄在野者矣賢才聚于上而膏澤下于民雖萬邦之廣萬民之衆亦莫不蒙被恩澤安居樂業而無有一夫之不獲者矣君臣克艱之效至于如此則此豈易致哉必須稽攷于衆旁求博采人言有善即舍己以從之初無一毫矯吝的意思夫狀後人樂告以善而善言罔伏也又必廣詢民瘼有鰥寡孤獨無處告訴的一一周恤保愛不忍虐害夫狀後德澤遠被而萬邦咸寧也又必博求賢哲雖困苦賤窮而在下的一一推舉拔用不至廢棄夫狀后多士畢集而野無遺賢也狀此惟帝克能之

此舜然禹克艱之謨因推廣之而歸于堯也愈者勝其克艱則政又民化也況若茲者君臣信能克艱也嘉言二句是推克艱之效以見不止于政又民化而已也註中廣宇悉宇盛宇重看嘉言罔伏則無一言之不盡野無遺賢則無一賢之不用萬邦咸寧則無一民之不化此見克艱之效爲其大也簡于衆三句是釋克艱之事以見效之所由致分貼上三句要緊得難字意出蓋從苦非難而舍己以從之則其難也愛民非難而欲無告之民一無所虐則其難也用人非難而欲困窮之士一無所遺則其難也惟帝時克承上三句說而效自寓于其中曰克者克此三事之艱也觀厥字之間其容之嘆嘅嗟之揚則克艱之事以盡而克艱之效豈有不臻者哉舜歸之一若若言已未能知此也曰虞曰咨非必暴虐廢棄之但衆參辭懈之心一有不到處即是虐之發之也

益曰都帝舜既以克艱之事歸之于堯伯益遂從而私贊之說道美哉帝堯之

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風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于善而有不容已者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益爲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于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難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

德廣大而無外曰運行而不息所以變化之妙有不可以一端形容者自其德出于自然而無所勉強乃謂之神自其聖如天無迹而莫能測度乃謂之神自其剛毅能斷確然可畏者言之又何其武也自其英華宣著燁然有章者言之又何其文也將以爲聖而又見其神將以爲武而又見其文堯德廣運可謂極盛而無以加矣是以皇天眷顧其德保佑命之使他盡有四海之地尺地寸民非其有爲天下之君一民莫非其臣焉夫堯以盛德得天如此則所謂克艱厥后者信乎爲堯之能事也

此益因舜以克艱歸堯而因贊堯以勉舜也廣是無一理之不備如天之博無一息之或間如天之行健而不息一字串講不來聖神文武亦廣運來惟其大而能運是以變化不測不測者聖德隨時變化無窮而心思之莫及者言曰聖曰神則廣運之德妙于無迹矣武以臨世敬肅凝乎其可畏者言文以經緯有章燁然其不磨者言曰文曰武則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矣欽明文思安安者堯之德也欽明文思安安有四海之地有萬邦之衆堯天二句承上說若命何虛十二句即若命之實德下三句言堯之大德章于有衆堯臣天二句承上說若命何虛十二句即若命之實德下三句言堯之大命之以德也爲天下君命之以位也上三句言堯之盛德下三句言堯之大業豈以盛德而致大業如此則可見克艱之事惟堯能盡而克艱之效亦惟堯能致矣帝舜而治可不思克艱以承其緒乎

禹曰都禹因盛贊堯舜之言遂發明天人感應之理謂道凡人若能而行天必降之以福凡吉應的事都集于其身若違背道理而行則天必降之以殃凡凶禍的事都集于其身就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一無錯亂不差故堯有廣運之德斯受皇天之眷此所謂惠迪吉也天人感應之理宜不昭昭乎此禹深言天道以終不可不謹之意也益言天眷堯以勉舜故舜道可畏以極言之惠迪從逆以克艱貫兼君臣言因亦就武文民化言惟影響言禍善福淫之決然猶未立而后隨廣出而應也君臣其可不克艱哉

四海爲天下君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若顧命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爲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益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比類固爲甚明但益之語脉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舉舜又從極日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爲是**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惠迪道也逆反道也惠迪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于善惡猶影響之出于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樂音洛咈符勿反○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儆與警同虞度罔失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失隊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爲也有所圖爲以干于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咈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于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于心無荒于事

無虞則志自滿而好名之心勝故戒之也罔弗百姓云者蓋欲之所作有便于君而不便于民者無虞則修泰生而逸已之念重故戒之也欲字在好惡上說者貨色逐田則上文逸樂中已有了此八者皆徼戒之目也無怠者欲其知之勤而無一念之不徼戒無荒者欲其行之力而無一事之不徼戒徼戒之功也能徼戒于此則克艱惠迪之道無不盡由是而至于四夷來王則政又民化不足言矣此徼戒之效

於帝念哉大禹因伯益陳徼戒之言遂歎美之而言當徼戒伯益所陳徼戒無虞的言語于君德治道民有關係帝當留神思念之不可忽也蓋為人君者誠實乎有德然所謂德者非徒存諸心而已惟當見之于行事之間使凡無不善純是實德而所謂政者又非徒納法勵禁而已作乎猶自姓興利遠害無不安純是善政然所謂養民之政何如彼水火金木土穀這六件都是養民的自然之利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者但其中容有太過不足處必須一為之整理或相制以濟其過或相助以補不足使六者無不修六者既修民生始遂可遵居而無教于是教他明倫理修禮義以正其德教他作什麼這箇則以其用又教他勤生業節用度以厚其生蓋這三件事一一為之區畫存之於心而見之於行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于人之賢否亦能為可任能為可去事之是非亦能為可疑能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徼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于天下之事能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能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昧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于其間此其徼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淆于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以思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於音烏○益言徼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浪其邊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又慈于孝兄友弟恭夫義婦德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遽居而無教故為之惇典敘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泪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

地平節帝舜因大禹陳說養民之政遂慮而許之謂道汝謂攻在養民而已成之功當保之于勿壞此言是也但保治固我所當爲而成績寔汝所由攻往時洪水爲災大地皆失其職萬民不得其所如今木土既當平治上天亦得以成遂其生物之功于是水火金木土穀六府咸資爲用信無一件之不修而養民之政成矣不但今日之民蒙被其利雖萬世之後猶將賴之這箇是治水經理的功績非他人所能與也

禹雖汝攻于府事之修其實當時府事已修私心竊幸惟其功以美之地平天成串說原府事允治之由水賴即賴地九治者府事垂澤之遠章事在府事同時字亦指此句言洪水爲患地不得其平矣天何自而成乎天不成矣府事何由而治乎今則懷襄之害除地既平矣而後生物之功著天斷成焉是以六府則惟修五氣順而百穀成三事則惟和民物厚而民生遂章惟一甚賴之萬世資六府以有生則賴此六府之修資三事以有養則賴此三事之和而與天地相爲終始也夫養民之功成于當時垂于後世如此是誰之功歟惟汝隨山濬川有以致天地于平成故有以事府事于永賴其在今日豈可忘其艱難哉克勤惠迪之道信當相與圖之矣酌此意方完

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戒古文作畏其勤于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于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于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趨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俟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爲民日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爲民食之急故別而務之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治去聲○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

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舜因禹言禹言汝治水土以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耆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耆莫報及○九十曰耆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于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益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益堯欲使舜亮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皇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

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皇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

朕德節大禹因舜命他讓位不敢自當乃稱皇陶說道讓位軍事須是德隆望重爲民心所歸者乃可當之我的德甚淺薄民不依靠群臣中惟皇陶能勇往力行以布其德他的恩德下及于民被其澤者甚衆衆民皆感戴而悅服之若欲爲天下得人當以此人爲念不可忘也且我之讓皇陶意若如此而已我當念堯舜之盛其所以傳于皇陶如今要合了他別求個人並未見有過于皇陶雖帝深念其功而德之讓位必有以副帝之托而不孤天下之望也

此禹之說于皇陶乱居位在于得民而德者得民之本故禹自言其德不勝任民不依歸以皇陶德隆望重能使衆民悅服之故欲皇陶勉體帝命已成之功不敢承說俱作己成倉頡種德疏用刑上說邁字正應不怠意德乃降帝下句民懷就同干三字正說三句窃下文明刑弼教民協于中意讀曰種德則與同克者無自民民不依歸惟皇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

反覆思之而不可易以見其可念意重釋該允出二句上觀注阜字亦字可見念之固在阜陶而舍之亦在阜陶是又之于已矣之于人而阜陶不可易也名言固在阜陶而允出也在阜陶是慮之于心宣之于口而阜陶不可易也念功即上念哉功即禋德民協之功非有二樣

阜陶邁帝舜肉禹以歸位讓阜陶遂呼阜陶而稱美之說猶人君爲治固有政令以正人之不正但不能使人皆不犯惟此臣民衆庶都俞堲守法無或有干犯我之政令者由汝作士師之官能明于罪劇刑宮大辟五等刑法輕重出入一一精當不差使人皆畏刑遠罪以輔助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倫之敎不至于玩弛而不行期望衆至于化行俗美之治而後已故始初自難不親五品不遜難不免于用刑然汝之心豈忍于殘民哉其要刑一人而于萬人懼使人人遷善改過至于無刑可用而後其心始慰也所以民皆感化相親相讓今于申復無有違禮犯分之人向之期于無刑者今與遂其所願矣凡此皆汝明刑弼敎之功我所深念汝當于此益加慰勉始終如一可也

此爰推美阜陶以見阜陶之功非無可念而莫嘘于禹也惟其臣庶二句提起明于五刑二句一氣讀刑期無刑句是說他用刑之本心民協于中應阜于予正說蓋言五敎雖敷于天下而民或有不從者惟汝明于五刑之中以輔五敎所不及期使斯民無不親不遜之對而予得以觀主治之成也是敎不從之目雖不免于用刑寔所以期至于民之皆化而無刑之可用也是民皆相親相遜協于中道治以成而刑以措所期者于是乎遂矣此非汝明刑弼敎之功而何哉騭字指民協于中阨于予正說慾哉者欲其無着此心也明于五刑四句應上節邁種德民協于中應上民懷當玩

帝德罔愛阜陶曰宇帝德所致耳蓋帝之德盡善盡美至精至粹無一毫過當差失的去處宣請一一言之且如爲人上者或煩苛瑣碎則下人無以自容而帝之臨下則平易簡淨無有煩瑣的氣象統御衆人者若性太急躁則衆人易至擾亂而帝之御衆則從容寬裕無有急促的意思罰有罪的人惟止他本身更不累及他子孫至于賞有功的人則不止他本身必與之勸于以遠及其後世人有賢于不知而誤犯刑憲的是無心之過也每每宣情以恕之其罪雖大亦從寬貸若有明知故犯的是有心作惡也則盡法以治之其罪雖小亦不輕恕其原情定罪或有可重可輕在疑似之間者惟從輕以處之而常過于寬至若論功行賞或有可輕可重在疑似之間者則從重以賞之而常過于厚又有一等罪人法可以殺可以無殺之則彼似無罪不殺則我爲失刑帝則以爲與其社殺了無罪的人寧可全其生使我自認失刑之責這等仁愛忠厚之至真與天地好生之德一般帝有此德流衍洋溢漸漬深入于民心天下之人無不愛戴感慕與起于善自不敢犯有司的決慶當待臣之明刑弼敎而能後成協中之治哉

此皐陶之歸功于上也阿順謂盡善盡美無過不及自臨下至不經皆詳悉之意也下就臣言簡則無叢脞之意矣衆就民言寬則無苛急之意矣罰及嗣則衆者可知賞延于世則親者可知宥過無大則小者可知刑故無小則大者可知此四句乃刑賞之定者仁厚行于法之中初非過于忍亦非過于愛也何意之有罪疑惟輕罰勿及嗣看疑則未必可輕而輕之所謂賞疑從重也功疑惟重賞延于世看疑則未必可重而重之所謂賞疑從與也與其二句對宥過二句可以殺承刑一邊可以無殺承宥一邊曰與其者已定矣而于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于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寧罪經常也謂不聽禹之讓而稱阜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阜陶曰帝德罔愛帝德所致耳蓋帝之德盡善盡美至精至粹無一毫過當差失的去處宣請一一言之且如爲人上者或煩苛瑣碎則下人無以自容而帝之臨下則平易簡淨無有煩瑣的氣象統御衆人者若性太急躁則衆人易至擾亂而帝之御衆則從容寬裕無有急促的意思罰有罪的人惟止他本身更不累及他子孫至于賞有功的人則不止他本身必與之勸于以遠及其後世人有賢于不知而誤犯刑憲的是無心之過也每每宣情以恕之其罪雖大亦從寬貸若有明知故犯的是有心作惡也則盡法以治之其罪雖小亦不輕恕其原情定罪或有可重可輕在疑似之間者惟從輕以處之而常過于寬至若論功行賞或有可輕可重在疑似之間者則從重以賞之而常過于厚又有一等罪人法可以殺可以無殺之則彼似無罪不殺則我爲失刑帝則以爲與其社殺了無罪的人寧可全其生使我自認失刑之責這等仁愛忠厚之至真與天地好生之德一般帝有此德流衍洋溢漸漬深入于民心天下之人無不愛戴感慕與起于善自不敢犯有司的決慶當待臣之明刑弼敎而能後成協中之治哉

此皐陶之歸功于上也阿順謂盡善盡美無過不及自臨下至不經皆詳悉之意也下就臣言簡則無叢脞之意矣衆就民言寬則無苛急之意矣罰及嗣則衆者可知賞延于世則親者可知宥過無大則小者可知刑故無小則大者可知此四句乃刑賞之定者仁厚行于法之中初非過于忍亦非過于愛也何意之有罪疑惟輕罰勿及嗣看疑則未必可輕而輕之所謂賞疑從重也功疑惟重賞延于世看疑則未必可重而重之所謂賞疑從與也與其二句對宥過二句可以殺承刑一邊可以無殺承宥一邊曰與其者已定矣而于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于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寧罪經常也謂

簡即造化發育萬物之真心刑賞之忠厚即造化生成萬物之妙用是以流行宇宙滿溢乎民心也治民心即獻替乃德之意不犯有司者上好人之生民亦自好其生自肰協于中道而國于予正也皐陶以民之不犯由于帝德之感孚不敢以種德民懷之化自居不敢以明刑弼教之功自任古大臣善則稱君類如此

傳予帥帝舜四皐陶稱頌其德之申言以歸美于皐陶說道民不犯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于非辜不殺之惡失于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被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于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洪水滔天浸淫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于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皐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于其上蓋不政當其襄美之意而自謂已功也帝曰俞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敎化四達如風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帝曰

也肰常人于成功之後未免有滿足自恕之心汝雖爲朝廷立了許多的功績肰觀汝之在國則荒度土功敷布文教一念祇承救災焉未嘗少怠觀汝之在家則非欲食惡衣服卑宮室凡事省約兢兢焉未嘗少縱自視歉肰惟日不足初無一毫盈滿之心寬假之意此亦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肰不自矜夸其能而其能之寔有不可掩者天下的人自肰敬服誰與汝爭能雖不自張大其功而其功之寔有不可掩者天下的人自肰推讓誰與汝爭功夫汝德冠群倫功蓋天下如此我因此懋汝之盛德嘉汝之大功知天命人心咸歸于汝之身而不能外汝後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以爲天下臣民之主今日總師之命豈可得而辭哉

此舜因禹以功德推皐陶故特舉禹之盛德大功言之以見非皐陶所及而拜位不容辭也言之信者謂之充業之就者謂之功始焉敷奏以觀其言而禹則能踐其言既焉試功以考其成而禹則能有其功是其功蓋乎人故曰惟汝賢人于功成之後滿假之心易生必意而不儉惟禹克勤克儉無一毫滿假之意見其德過乎人故又曰惟汝賢不自滿假緊滿克勤克儉說不必拘下一層假字訓做大字滿者自足假者自大也汝惟不二惟字簡雖字矜者狹之以自高伐者夸之以示人也能即克勤克儉功即成充成功與爭者言汝雖不矜不伐而功能之寔自不容掩故人不暇而自與之爭也予懋乃德二句又深一步看言汝之功能不惟服乎天下而予亦服之也懋者盛大其德不敢以一善自足之嘉者深嘉而樂與之也不可以上汝賢句就爲懋意恐數在彝者帝王相傳皆有盛德大功者以相授受禹有是功德則知曆數不能外也見元后必當終陟而總師之命不容辭之意此節與禹讓皐陶節衍佛熙應有釋茲允出意在內當細玩

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
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
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益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逆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爲天警懼于已不敢以爲非已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于人矣而又能勤于王事儉于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

人心節舜將傳位于禹遂授他治天下的心法說道人只是一個心但其發于形氣之私叫做人心發于義理之正叫做道心如耳欲聽聲音目欲視美色又如順意便喜逆意便怒這都是人心此心一發若無義理以節制之便流于邪惡而不可止豈不危哉如當聽而聽當視而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這便是道心這道心人皆有之但爲私意所蔽經營察見之昏昧了所以微妙而難見耳人心道心二者雜于方寸之間若不知辨則危者愈危微者愈滅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所以治心者于吾心念慮萌動時就精以察之看是人心看是道心不使混雜既精察于就要克去了人心專一守着道心使常爲一身之主而不爲私欲所搖奪夫既察之精而又守之一則方寸之間純是天理凡百事爲自然合着正當的道理無有太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此與下節皆告之以治天下之道而此言存心出治之本也人心道心已發上言心一而已人心未全是私但易私而難公外物得以引之而邪攻取得以誘之而流于惡將無則遇之而難爲功已放則復之而難爲力何其危也道心固是不泯的但精明而易昧或見于神清氣定之時而其機或動于物交事來之際而莫窺其際捨之則陷以滅何其微也危微之介間不容髮舜之少有不精則理欲混淆中道亦神于欲其惟精精者察之于第一義就人心中理出道心來不使有一毫之雜守之少有不一則理動于欲此心未免攙奪故欲其惟一一者志向既專義理自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

在精一上允執從上帝下無其工夫此節有乎中者所以處乎外也

無稽節上既授禹以存心出治之本此又以聽言處事之要告之說道人君于言之歷歷有據本于古人者則聽之可也若無所攷證虛空惡處說出來的是無稽之言若聽了這樣言語必狀箇亂國是妨害政事決宜絕以勿聽謀之曾經咨訪合于衆論者則用之可也若是不加咨訪獨任己見發出來的這是弗詢之謀若用了這般事必狀箇敗事決宜拒以弗用焉此告以聽言處事之要也

衆論中無定論隨時而在言稽于古則有已然之迹在當詢合于衆則有同然之中在其所當聽用者也勿聽勿庸則所聽所用者無非中也此制于外者所以養其中也言與謀俱就在人說

可愛節舜既反覆教戒之至此又深徵之說道君之與民分雖相懸而道實相須彼人君尊人但知其可畏也自我觀之天下之可愛者豈非君乎下人皆以爲可忽也自我觀之天下之可畏者豈非民乎如何見得君之可愛天下百姓羣聽大若在上爲之統御統安其生若無君則衆皆渙散而無主統治困苦若誰與蘇救相養相生若誰與管理將何所仰藏乎如何見得民之可畏益人君以一身而統御萬邦全賴衆百姓歸依擁護保安其位若無民則一人孤立于上要賴用誰來供給費役使誰與出力將何以守邦乎所則人君居此可愛之位治此可畏之民其可不敬之說必竟兢兢業業慎守居之位可也供位何如益申道之任我心固至善之理而可隨欲肯也必惟一勿聽勿庸敬修其所可願欲之理此存于心發于政者務使有善而無惡有可欲而無可惡然後人心未載而天位常安也苟不能敬修可願所行都陷于百姓之心使四海人民困苦勞極則向時載后者將轉爲怨嗟叫邦者將轉爲離叛人心既失天命難保人君所愛于天之禄亦永絕而不享豈不深可懼哉舜之告禹至此無以復加之矣猶恐禹之固辭也又說道言發于己利害所關或生出好事也固這言語或興起戎兵也固這言語言不可苟如此今

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于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稽者不考于古弗詢者不咨于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有心出治之本此又言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

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禹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

我命汝之言蓋已審矣豈容更有他說汝當受命以攝位勿復辭遜也

上告以內外相資倫序治道此告以君民相須當謹治道本二句又申其揖位之命不容辭也可愛可畏之言眾非元后二句正詳所以可愛可畏之實欽哉句承上起下之詞慎乃有位即欽哉之實而敬修可愛可畏之德也可願指中道之在吾心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所以謂之可願敬修乃所以為可愛可畏也惟猶維一勿聽勿庸在內四海困窮上要補不能敬修可願而不善生于心害于政則民德永終困窮民命見其可畏而君皆見其可愛矣此二句又申其揖位之重勝言不可以欲故而無事于南許也

再稱其言之不易欲其無事于南許也

枚卜節禹承帝命揖位之命懇辭不獲乃不得已而求決于神說道相位人事不可專主人謀今在我之臣有功者甚多請一一卜之于龜觀帝卜之意命之可也帝意誠謂有大疑固用卜以決之一卜占卜之法必先斷定意向或可或否自家心裏先有個主張了然後命龜之于龜初卜之時心中不疑卜兆不違然後可以決之于人人謀鬼謀皆同然後可以決之于神今我志既先定于心無所疑矣而謂諸于眾人有同以為然乎況占卜之法本以決人心之同背何如今人心既無不同于我見于龜兆又不違于龜兆見于龍兆又不違于龜兆人心同矣夫鬼神之禍福亦視人心之同背何如今人心既無不同于我見于龜兆又不違于龜兆鬼神依順而驗之龜兆已同協從安可復卜況卜之法本以決人心之疑今人心既同于我又何用卜為哉此卜字包德字在內一得吉兆不必再卜今見神既依順龜兆又從人心何用卜為哉禹之揖位至此可謂極其辭遜矣然帝命之不可違而禹之揖位不可已故又以卜決之于神說道相位人事不可專主人謀今在我之臣有功者甚多請一一卜之于龜觀帝卜之意命之可也帝意誠謂有大疑固用卜以決之一卜占卜之法必先斷定意向或可或否自家心裏先有個主張了然後命龜之于龜初卜之時心中不疑卜兆不違然後可以決之于人人謀鬼謀皆同然後可以決之于神今我志既先定于心無所疑矣而謂諸于眾人有同以為然乎況占卜之法本以決

舜常德而不修凡所行的都是大德之事懷材抱德的君子本所當用也却乃壅蔽而使之在野讒佞凶惡的小人本所當遠也却又親信任用而使之在位用舍顛倒政事乖謬由是下失民心棄之而不保上失天心厭之以災眚有苗之罪爲天人所共棄如此帝乃命我征之故我以率衆士奉帝之命以討伐有苗之罪衆將士務一汝之心同以奉辭伐罪爲念不可少有退縮貳後戰無不勝攻無不取而能成除暴安民之功也汝衆將士可不勉哉

此記禹揖位所行之大事也惟時惟字重看言四方無窮極化惟有苗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違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傲慢于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自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違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傲慢于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也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始攝也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爲天子益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益在大居攝之後而稟命于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命無疑

三句節禹征有苗之師其國已三十日而苗民猶恃頑負險違逆命令未肯服從當時伯益隨禹出征見師旅久勞于外欲勸禹罷兵乃贊助一言于禹說道苗民之頑其加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益惟德可以感動天心雖是帝德廣運無所不至爲苗頑而此德之所昭丸夏無遠而不到比之用威尚力自不同也大凡盈滿者必招損傷謙虛者必受利益這個乃天道之自然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就是滿招損的道理謙則長益就是謙受益的道理乃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矧天道之自然今日之事惟當謙以修德而不可自滿以戕人矣昔帝舜初生微賤之時曾猾于厥田而往于田此時他的父親瞽瞍惑于後妻小子之言嘗欲害帝帝自以不得父母的歡心悲怨思慕日日呼旻天而號泣又呼父母而號泣雖是他父母不慈厥帝之心只認父母豈有不是處這是我爲子的孝道未盡若自認以爲己罪自引以爲己責不敢有一毫歸咎父母之心只是敬修德行爲子之事在瞽瞍面前變變齊齊嚴嚴恪恪終被他孝心感動了瞽瞍也歡喜信服化而爲慈矣太瞽瞍頑父也尚可以孝感今有苗雖頑民也獨不可以德化之乎欽不但人心可以誠感鬼神是幽渺無形與蠢蠢者能感其誠豈事之顯顯昭昭將感通洋洋乎交格來享矣不但苗民雖頑亦人類也又豈有不可以誠感者乎誠能格之以文德而懷之以誠德者寫不感而自服矣又何必勤兵于遠哉矣伯益勸禹罷兵修德之言可謂盛德之言矣故禹即其言爲是就敷他的言語班師振旅以還京師帝舜亦有感于伯益之言于是祖其威武大布其文命德教而苗民之頑逆爲念這時節朝廷清寧悟服無事惟有執干羽的與執羽旄的雜舞于東西兩階之間而已但見德化所被無遠弗屆從禹班師之後經七十日而有苗已回心向化群臣來格僭益修德之言至是驗矣大抵苗民

感聽厥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蠢尺丑反○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違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傲慢于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也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始攝也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爲天子益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益在大居攝之後而稟命于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命無疑三有苗民逆命舜誓于師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曷旦爾惟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羽玉遇反○三句三十日也以師臨之謂

一也以兵臨之則不服以德感之而即來可見服遠之道惟在內治之修而廣
遠邇家太和之景象于言之下儘可想見矣

自惟德動天章首節是盛處者遠人有可格之理而欲禹還兵修德班師振旅
下則是自記還兵修德之事蓋天遠人歸化之期也德既發于政治者已參
徭武誓威自遠于指天言惟大為大德溥乎其廣遠而德之流行即無遠而
不至若苗頑之有所不及指天德可以動天則亦可以動人而德之
當修見矣下天道人事兩節自明此意見不可不還兵而修德也益盛滿
天道之可畏不若人事之易見感乎鬱之言多不若感乎鬱之充滿而得天
言之簡一步深一步看滿指謙益兩字以陰陽之理言益進而得天既生
敷者謂之滿肅陽之盛者必微而陰之微者必變故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生之數者謂之時肅陽之盛者必長而陰之消者必盛故曰謙受益時乃天
道者蓋虛相禪消息相乘同命二流行而不容已亦理之一定而不可易
也帝夫道之自然則當謙以修德而不可自滿以徵人爭帝初于慮山至明
慮言聖人慕親之切祇載一句言聖人事親之誠篤若何直看大舜頑
父也可以誠孝格之則苗雖頑民也獨不可以德化格之乎至誠感
德出于至誠感格不必指祭祀舜孩何只當此何言之蓋神明至幽也
誠感之則苗亦人也獨不可以誠感乎二段意只是要還兵修德之意
振旅是禹感于益之言而復武誕敷文德是帝感于益之言而修文
仁漸義摩禮陶樂淑之類誕敷者非有加于前日也但前日已敷今
故曰誕敷耳舞于羽是廣延常儀偶因有苗來格之時而指其一事言
亦文德中事而文德之實不盡于此也七旬從班師自言起上言三旬者其
久也此言七旬者其遠也史臣記之只形容有虞之德而亦以見益還兵修
德之言為可驗耳

月苗頑猶不聽服迪贊佐禹至也是時益益
贊禹出征以苗頁固特勉未可威服故贊佐
于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
不至益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
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山
在何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旻非一
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于
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怨
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
罪引愆自引其愆不敢以為父母之愆也祗
敬載事也瞽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
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
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于事親者
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
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
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禹明亦且
感格而況于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
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振旅以歸也或謂

班師振旅謂考古時皐陶曾陳謨于帝舜說道人君不思臣言之不盡惟患己德
之未修誠能躬行寔踐以修其德是以明哲自期而無一毫虛假則隱慝
知君必繫于開善而所以為之謀者有知必言有言必盡剖心相告無所隱
而不明者矣又知君必繫于罪惡而所以弼其失者一命一呵一可一否
其淪無有爭忤而不諧者矣若不能修德或修德而未宣則臣下不免
有欲進一言恐君未必能聽欲諫一事恐君未必能容尚何謨明弼諧之有哉
入君欲臣下之盡言不可不自勉以為納忠之地也當時大禹同在帝前有味
皐陶之言深歎以為成文謂建德之可如何皐陶對以美哉汝之謂也
身為萬化之原必能競業業謹慎以修其身是一言一動皆深思遠慮
當為天下之計不徒無易苟且取悅于目前是能建德于自身而推
之家則九族之親睦化于其德矣不以愚相欺以體相安而家可齊
推之國則群臣之明哲者感于其德莫不勉勵以輔佐之而國可治矣不特
此又自家國之近而達天下之遠使天下無不平者亦在此修身思永上推之
其義以皐陶所陳為盛德之言遂屬己而拜之說道汝言甚是真為吾身之所
當知也

班師振旅

帝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于有苗之國而
振旅于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敷德也干
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
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
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
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
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
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
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
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皐陶謨　傳文古

皐陶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
俞如何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
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稽古
之下

知德內含下文修身思永仁智意思兼明爾時帝庭君臣講論治道就事說事皆陳其實理無者匡勵其失蓋人君知德則有安百姓之治民之所以安者無不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衆謀者無不詢以求海到以可濟否也此與下底明勵翼意相應不明所謀者無不諮以求其實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皐陶美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皐陶美其問也愼者言必求其實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皐陶美其問也愼者言必求其實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皐陶美其問也愼者言必求其實

亦行節皐陶將推衍知人之[讀先嚮美說道]人才固未易知而觀人亦自有法
彼人之性中和而不偏者有謂之德總言此德之見諸行事者凡有九件人
必有此九德總叫做賢人然人固以有德爲賢而德又以有據爲實總言其人
之有德者不可徒徇其虛名亦不可徒觀其外貌必須指他所行的某事某事
以爲證驗則事皆有據而名實不爽自不忠于人之難知矣每兩間九德之目
何如皐陶遂悉數之就尼人之寬洪有容或流于縱弛惟栗而又能莊嚴整肅則
寬制其中而不過于寡謀厚者或過于鄙朴惟愿而又能恭而中禮則愿得其中而不
失之野有治才者或少疵畏惟亂而又能嚴而無失則亂得其中而不失之悍
剛順者或失之傻柔惟詘而又能果毅有爲則詘得其中而不至于無斷簡易者或
苛或過于喫虧惟直而又且溫和可親則直得其中而不傷于太激簡易
過于坦率惟簡而又有廉隅分辨則簡得其中而不流于大簡剛明者或中于
矯激惟剛而又有恂恂信厚則剛得其中而不至于過剛強勇者多有乎血氣
惟強而又皆合乎義理則強得其中而非血氣之勇九德之目如此人能于此
九者或偏僻乎一長或兼備乎衆美都彰著于行事之間又且始終如一有常
不變斯爲成德之吉士故以此觀人則下無遁情而知人之道得矣

此下言知人之事此節言取人之要也德師下不偏之德行謂克于持
物之謂亦言何輕乃守事有柔亦一字連說曰字承考人于一事或可
假之事事皆然則不容偽也師下有常之德德乘以下是言九德之目是
德乘是明其德之不偏下六句皆此意蓋主貌徵主心剛以性言強以
彰厥有常亦九者德雖有大小成皆宜有諸身而又始終無間乃可以爲
吉士也有常師下日宣日嚴寅亮惇下凌明亮采言常是相應大槩彰字應采
字常字應采字吉士也是言其人有德也末要補能官人意

人安民此皐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
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
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
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
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
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亦總也
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于行者其凡有九也亦
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
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爲
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
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
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洛也亂治也亂而敬
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
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

日宣能是商說人之德不必其盡備而但貴于有常如九德之中有兩三件又
能加日新之功以擴充此德而使之益著此三德之有常者也若使他爲大夫
固有家必能屏後匪懈而有家之事無不明治矣如九德之中有了六件又能
加日謹之功以敬修此德而使之益固此六德之有常者也若使他爲諸侯而
有邦必能克謹無怠而有邦之事無不明治矣夫德之多寡不同而皆宜
如此人君若能合而受之凡有德之士都搜羅收取分布于百官有司之任或
爲大臣或爲小臣量材授職無有不當四方之人聞知制廷用人得宜有德
者都願出而效其才能以任國家之事大而千人之湊小而百人之文莫不
使在官無有遺佚在野者將見百官志同道合彼此相師我有善他亦取
我他有善我便取法于他百同寅協恭之美而無媢嫉勝己之私凡百官
職務未有不舉庶績咸熙都順天時以修人事如春屬木則有德施惠以順木
之生氣夏屬火則勞民勸農以順火之炎秋屬金則禁姦誅慢以順金之辰冬屬
水則藏穀致用以順水之辰士寄旺于四時調修四時之令以順上之辰由是各依
時序而成功如禮樂刑政工虞穀策莫不一一修明振興而無廢弛之患
總之惠知人之功用其所係豈小小哉

此節言官人之效也首四句言常德之宜于治三德六德所謂彰明
日嚴所謂有常也凌明亮采則爲吉士而可用也三德六德皆于用則自
此而上下者可知故人君當發受敷施也翕受敷施承說謂兼收並蓄于未
用之先隨材器使于既受之後九德二句不干九德以德言俊又以人言事
言其職如凌明亮采宣言其備如諸侯大夫一句一意不可以才德分看自
翕百工節九德俊乂之人已在位者二句亦不相師以趨事也惟時撫于

者簡易而廉潔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
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
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
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者也成德著
之于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

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
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
庶績其凝　凌音峻○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
德之中有其二有其六也凌治也亮
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凌明亮
采皆言邦家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小大
之不同三德而爲大夫六德而爲諸侯以德
之多寡職之大小槩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
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
六九必日嚴而祇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

五辰師所以師師者庶績其凝句總承森九德底事云之則分職有人君得臣而萬化行自然師師云云則庶官乃和賢才輔而天下治衆功于此乎皆成而不特有家之淺明有邦之治朱矣參贊襄贊則知人之哲在其中矣至于庶績其凝則能官人之效在其中矣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教逸欲有邦的諸侯也都邦效急慢奢侈之事似教導他逸欲一般為人君者皆可如此必須兢兢業業戒謹恐懼務以勤儉率先天下所以教者何也蓋人君統理天下一日二日之間萬幾若至近而事凡之來傳有萬端若不能時時審察于几微一有差錯則禍之無及矣此所以不可不兢業也然天子能以一身察天下之凡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故分其職于庶官若庶官用非其才便曠廢了職業為人君者豈可如此必須選擇賢能以充其職使不至于虛曠所以教者何也蓋庶官所治的事本是上天的事天不能自為而付之人君君不能獨為而付之庶官是庶官乃替天行道的苟一官曠則一事廢矣此庶官之所以不可曠也天教勤儉以率諸侯則知人之本以端擇賢能以任衆職則知人之道克盡矣

此欲其端用人之本而盡用人之道也無教逸欲二句連讀一戒一勉意總言有邦所以儆其餘也凡者勤之微而治惡之所由分者禍患之几在其中庶官即上諸侯大夫與百僚百工天工即上有家有邦之政與大應綱人倫庶官也一日二日言是推無教逸欲之由知萬凡之可畏則必兢業以畜之而不至于逸欲用人之本端矣天工人代是推無曠庶官之由知天工之所係則必擇人以居之而不至于曠官用人之道盡矣歸重在用人上以終知人之事

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俞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成事其事大而于人之俊小而百人之又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于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于四時而土則寄旺于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于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察工皆成也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無與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知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益禹之幾戒于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能善其後故聖人于幾則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益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哉事慈哉懋哉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序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勑正惇厚庸常也有庸焉本作五庸哀降衷之衷即

于天之歆秩也衷字即典禮和字即惇庸全乎典禮者爲有德天所命也君則脉
天禹湯之命而有五刑以用之五服五刑此所爲政事也總武懋哉亦要君
臣說君棐其威福之權而勸相于上臣奉其賞罰之柄而憂勤于下使賞必
當功罰必當罪而無媿于天之命討也夫敬以敷其政則民安于倫彝之內
懋以修其政則民安于法制之中矣

天聰節皐陶既以典禮命討陳安民之謨因發明天人合一之理以見不可不
安民說道天道至神以其聰焉于人之善惡無不聞以其明焉于人之善惡無
不見然天無耳目而以百姓之視聽爲視聽但百姓所聞的便是天聞了百姓
所見的便是天見了所以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道至公凡爲善的人必降
之福以顯明之爲惡的人必降之禍以畏懼之然天無好惡而以民心之好惡
爲好惡但百姓所公好便是天之所福百姓所公惡便是天之所禍所以說于
明畏自我民明威夫天在于上民在于下高卑雖甚懸絕而一理寔通上下人
心所在卽天理所在也人君有人民社稷之責知所以奉天者莫可忽民而不
敬哉必須兢兢業業常存敬畏凡修典庸禮命德討罪皆本不滿乎民心則上
天秩敘命討之意無不欽承而人君奉天安民之道亦庶乎免矣此有土者所
以不可不敬也

此承上言天人一理以見不可不安民之道也蓋典禮命討性于天而
之者則典禮之和不和政事之敘不敘皆其聰明之所及而明威之所加也
然天無心以民爲用故因民之共見其聰明以爲聰明因民之共子其畏
明畏聰明畏不必以典禮命討分配只渾說爲是達于上下申上二句意
歸重民心歆秩者寓恭于畏典庸禮秩不遺民心棐受之中懋勉于命德
討罰務不失民心好惡之正敬乎民者所以敬乎天也

所謂典禮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謂在我而已
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
皐陶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
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益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
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勑我自我若夫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
人于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惡也因民之視聽以爲聰明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爲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爲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

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卽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皐陶曰吁咸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

思曰贊贊哀思曰之曰當作曰襄成也皐陶謂我所言順于理可致之于行禹然其言以爲致之于行信可有功皐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曰贊助于帝以成其治而已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皐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篇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疊而二之非有意于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益稷 一臣名這一篇書大禹與皐陶讚論治道的說話因皆稱首禹稱益稷

其成功故以益稷名篇

來禹這當時禹與皐陶同在帝舜之前帝舜因皐陶陳謨有契于心遂呼禹來
前命他說道皐陶所陳知人安民之謨緊切于治道有益于民生眞是盛德的
好言語汝與皐陶同心輔治者若有善言亦當告我不可隱也禹拜而歎美稱
帝說道皐陶所陳知人安民之謨人君治天下的道理已說盡了我更何所言
乎我惟思今日天下雖已治安然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自今以往當
終日兢兢勤力不怠務盡其所當爲的事功不敢以已治而忘爲已安而忘
危也皐陶因禹之言遂嘆而問說所謂兢兢者如何禹乃述堯先年治水本末

之洚以見今日當救救保治的意思說道往時洪水泛濫襄者滔天浩浩懷山襄陵
大無涯把高山的四面都包了駕出于岡陵之上下民都昏墊孔溺不能聊生
我于時即承帝命任治水之事乃乘四載以跋跣山川踐行險阻遍歷水陸
遇陸則乘車遇泥濘去處則乘轎遇上山則乘橇這時節平地皆水功無所施
乃循山而行相要地勢遇有樹木蔽塞即斫去之以通道路就徵治水之功可
以漸如又因此時水土未平民無所食我乃與伯益教民網罟漁獵進取魚鱉之肉于民糧使他食之以充飢于是先開通九州之水使各至于川而小者有所瀹大疏通以注之水使各至于海而大者有所導又疏通以注之水使各至于河

嘗其後施行者則帝止而不爲及事務將成之際又再三省察看他安與不安處事要盡其處事之要的工夫然後使臣子無遺憾後成就否則不妨于更改這是審于凡庶以盡處事之要終始之大旨使朝無廢事野無遺賢而庶事康也夫曰安止曰几庶既察其功于已曰紹治之義欽後君無過舉而庶事康也夫曰安止曰几庶既察其功于已曰爾惟文緊其輔于人人已交修以盡慎位之道如此則念念事事皆合天理順人心將見以此而措之于政事則惟是無勤一遇有所動作天下之民莫不敬信爲此而應固有預先等待我于未來意之先者其下而得民爲何如以此而顯揚受命于上帝則皇天重重眷命與以休美之福殆有愈久而愈隆者矣其上而得天爲何如大天人交孚則君位益固前日之治功真可保之無勞矣此禹陳謹位之說正欲我保治之事也慎位內要見治雖已成而不可不謹之意位即臨民事天之位人已交修正所以謹位者安汝止句由心上說事來下句則防之于事也蓋心雖存乎中而宰管揔乎事事雖散于萬而寔統會于心故必安其所止使順適于天理而不陷于人欲則有以爲事之揔而紐矣欽事不合理猶未免爲心累也故事之勿動而未成者謂之几几有善惡也則從而審之使所發者得其正事之已爲而成者謂之庶庶亦有善惡也從而省之使所安者得其止惟几則不輕動惟庶則不苟成而安止之道得矣惟几惟庶俱言未爲之先審之省之防微其如此也惟字重看動字內亦用上意講謂君心有所未安若事有所未當則自以勉之也惟動以承上三句說以得其得天可看動字是就人君所爲者言如一人有事于四方之意後志帶不應說其言之也不可以已動未動分看以聖愛以是人已之交修者而受之聖者明白正大而非私意蓋慎之謂也欽則位其可不謹哉已爲天子今則重命之使之有常而用以是休美之也欽則位其可不謹哉

臣哉鄰哉鄰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臣哉鄰哉鄰哉者重言以深嘆之也同寅協恭和衷哉者教之以君臣相與之道也同寅者同一心也協恭者協力恭事也和衷者和其心之中也君臣之間一心協力和其中心以恭事于上則天下之事無不成矣

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臣作朕股肱耳目者君臣一體之義也予欲左右有民汝翼者君之所以治民者臣實輔之也

予欲宣力四方汝翼

宣力四方者君之所以治民者臣實輔之也

予欲有位汝翼

有位者君之所以治民者臣實輔之也

予欲宣布于四方汝翼

宣布于四方者君之所以治民者臣實輔之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觀古人之象者觀古人之衣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者古人之衣裳有此形象繡于衣裳之上也觀古人之象者觀其形象之義而取之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者古人之言有感于心遂嘆說汝謂人君安于所止審于凡庶而尤必賴輔弼之臣直言規正可見臣職之所係甚重矣欽則今之列職于朝廷者雖是我的臣子其實乃我之隣哉左右夾持誠不可以一日缺者也我今欲觀四隣以自輔助不必他求亦惟在尔諸臣哉上下相資誠不可以一人有事于四方者也舜之友覆咏嘆如此其責望于禹之意深矣禹因帝言有契于心遂應而承之曰俞蓋深信夫君臣之道相須以成而臣以隣之義自任也

七有感于弼直之語而友復言臣職之重也要見得咏歎之意蓋言布列庶位者謂之臣而臣非具官也所以格吾之心者在是所以正吾之事者在是臣哉其我之隣哉言之不足而又言之左右輔弼者謂之隣而隣非無所屬也所以格心者惟臣所以正事者惟臣隣哉其在于臣哉友覆咏以見弼直之道固有所屬而亦不可以不盡也禹應之曰俞者蓋弼直之言自禹發之而帝之言有以契其心故然之也

臣作朕股肱之義以命大禹說道君臣之分雖有尊卑而上下相須寔同一躰君必資臣以爲助如人有元首必資手足以爲運行耳目以爲視聽是臣乃君之股肱耳目也何以見之蓋人君之治以政教禮樂爲先我當爲民性之未復要振擧教導斯民使無一人不歸于善而不能以自遂也必賴汝爲臣的輔助發揮啓迪之職後能遂我敷民之心我當爲民生之未厚要宣布政令于四方使無一人不得其所而不能以自爲也必賴汝爲臣的設施措置以安之肤後能遂我養民之心衣裳之制創自古人我今要觀看那古人衣裳的形象稍加損益取日月星辰山龍華虫六件繪画于上衣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件刺綉于下裳其画與綉都把五采之物雜施于繒帛之間以爲

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于無交易變化其所居以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粢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粗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敘治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謹而警戒之意實存于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于無窮而已師法也皐陶以其言爲可師法也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

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歎美又猶恐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愼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

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于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于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于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臣哉禹曰俞鄰哉鄰哉

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覆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之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

五采做成朝祭的衣服這是禮制所係不可不慎而我不能以自明也必賴汝爲臣的爲我明其大小尊卑之等使禮達而分定焉殷音之道與政相通我今要聽聞六律五殷八音之所奏以察治亂或其殷和以樂欤則知政事之修治或其殷怨以怒欤則知政事之荒忽其聽典察只把朝廷所出的歌咏民間所納的歌謠凡協于五殷的都播之于律呂之間以爲樂章驗他和與不和這是政治所關不可不審而我不能以自聽也必賴汝爲臣的爲我聽其垂和得失之分使樂和而政成焉這等看來臣豈不是我之股肱耳目乎夫帝舜之命禹既曰臣哉鄰哉可見其君臣相親而至于忘勢又曰股肱耳目可見其君臣一脉而至于忘形其引喻愈切而責望愈至矣

此因上文所咏臣隣而詳其義也作股肱耳目是一脉之意股肱所以運用而臣則君之運用賴焉耳目所以視聽而臣則君之視聽賴焉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也下文汝昌汝爲即作朕之股肱汝明汝聽即作朕之耳目左右有民以教言左右者勞來匡直之事也宣力四方以政言不專指養養刑在內宣力者勵精而治之事也汝翼即助此左右之事汝爲即爲此宣力之事也古人之象即下十二章物上衣而曰繪者取輔滿之意下裳而曰繡者取重濶之意繪繡處俱要見象其德之意彰施兼繪繡言未施于繒帛者爲采既施于繒帛者爲色其實一也作服內已有辨等威意汝明者使服與德稱而無僭踰之失也六律所以和五殷而被之八音者一直說不可分開察治忽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故治亂可察也出納五言句典上以五采彰施句文法相對上言取象繪繡以五色爲之此言聽樂觀政以五言爲之蓋八音之成殷即五言之成文者也出之五言即朝廷所以布之民者納之五言即太史采風以達上者于此出納之言可以審音而知政也汝聽者審樂而考政治之得失治焉有以保其成忽焉有以更其始也四汝字與四予欲字相應見得君以臣爲心固相資以有成者也政教禮樂從慎乃在位者推出來冀爲明聽從臣隣辨

中推出來固是責望于禹之意但不可太露

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曰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輔音甫微音弗出入類反○此言臣所以爲輔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也下文翼爲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爲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爲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于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謂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爲黹黹紩也紩以爲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于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于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于繒帛也繪于衣繡于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禮以日月星辰畫于旂冕服九章登龍于曲冕火于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于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于裳裳晁九章以龍爲首鷩晁七章以華蟲爲首毳晁五章以虎蜼爲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爲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

予違汝弼帝舜既以股肱耳目繄明臣隣之意至此又責望于禹說道我爲天子一日二日便有萬几豈能一一皆當但有違背道理處汝便當盡言匡正明白開陳使我得聞而改之這方是弼直之道若當我面前唯唯諾諾順從以爲是及退至背後却乃私下謀論以爲不是豈大臣事君之道哉汝其不可如此須知汝乃我之四隣股肱耳目共成一治安危治亂無不相關使君違道而不能弼之則將安用臣隣爲哉汝宜竭蹶業業常若得罪乃心務思弼我之違以敬尔四隣之職可也帝舜之所以責望于禹者如此其求助之急可謂切矣

此申結上弼直隣哉之義而深責之禹也此弼字有工夫以政敎禮樂貫面從後言所謂不直也四隣指股肱耳目言我之政敎禮樂或有戾于道盡言以匡救之盡力以維持之毎所倚于前面聽以爲是而稱謀于後背則毀以爲非此不直者之所爲非所望于汝也汝必敬其所以爲弼無負于股肱耳目之寄斯可矣繇臧其不可如此而能其當如此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庶頑讒說承上文弼直隣哉而言庶頑讒說之人多由不正其射侯而然故欲以明之撻以記之以遽絶之也必先用射侯以明驗之蓋射以觀德若是心素不正其射多中以此驗之則邪正可判矣若知其果是頑讒的人必須用刑責罰使他懲懼不忘又立個簿籍把他過惡都記在簿籍上使他羞愧無已若此者果爲哉只是要他懲創悔悟變頑讒而爲忠直庶得與忠直者並生于天地之間而不爲盛世之棄人耳夫敎之如此可謂至矣但未知其果能變敎與否

命掌樂之官將所進納的言語播之于樂時宣揚之衆其言已和平不過可知其言猶未反則過之不改可知若果變頑讒而爲忠直就當存之用之雖進諸股肱耳目之任亦不爲過不必追究其既往矣若至此而尚不改則終爲頑讒說惠不悛終爲頑讒而已然後用刑罰以威治之或近諸四夷或寘之重典使不得終肆其惡以傷害良善蓋彼既自外于生成雖欲其並生不可得矣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識音志颺音揚否俯九反○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堲者時是也在是指忠直爲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于禮其節奏必不能比于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爲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并也即并作敎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爲此三者之敎啓其憤發其悔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于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颺也聖人于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憤悱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

聲八音言之敘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于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繫政治之得失者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于道盡言以匡救之而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則毀以爲非此不直者之所爲非所望于汝也汝必敬其所以爲弼無負于股肱耳目之寄斯可矣繇臧其不可如此而能其當如此也欽四鄰當鄰卫其失爾無面諛而欽四鄰之職申結上文弼直隣哉以爲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欽四鄰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此承上節意來上欲其盡忠直于已此欲其敎忠直于人庶頑讒說之人亦面從而有後言者也時字指忠直言若不在時者若人不在忠直庶幾君子雜處無以別白之則不知自愧故設侯以明之以起其改過之心頑朴之刑使之記而不忘有懲戒而速遷于善撻之特記于一時而已又錄其過惡以識于冊蓋使之畏懼以爲知改則過惡之名可除不知改則過惡之名不泯也侯明是示以觀德之敎撻記是懲以科刑之敎書識是徵以記過之敎所以欵者正欲其同歸于忠直以復其生理之常而並生于天地之間也納言是攺于心而納于上者工以納言蓋樂官本以育人才爲職故屬之也時字即常常之謂使言之所揚果温厚而和平則爲能改可知若猶乖戾而不和則爲不能改可知也蓋考之以言則藏伏于中心者可以驗其實而懲之則勉強于一時者難以售其欺矣不可以樂敎說之者能改則非生之心遂矣敎命之以位使與忠直者並列也威之則並生之心終不獲遂故加之以刑使不得與忠直者雜處也威之內尚有望其感化之意見聖人不忍棄人之心也

[illegible]敬節禹因帝舜欲用刑以威頑讓其心未盡以爲然故先陳前說帝之[illegible]言固是但我之意以爲感頑讓說與其德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誠德帝德光輝昭著廣被天下以至于海隅之遠含生之衆無不仰其德化之中而此命伯禹總之也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其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善哉意同曰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含生者蒼蒼然而生靚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其同與是而敷納者于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于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于棄人也如此此即龍之所與而此命伯禹總之也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其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者亦歸于化矣帝不時指明德用賢而言謂不如此而徒欲尚威也敷同日奏罔功則讓善之美敬應之風不復可見矣豈特頑讒之可慮哉此可見尚威之不若尚德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之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

無若禹既勉舜以明德又進戒說爲人君者當勤于修德不可如堯子丹朱之驕傲丹朱之不肖雖是多端而敖之一字尤爲衆惡之本恭敖心一逞肆欲無忌所以惟怠慢逸遊是好惟傲很暴虐是作無晝無夜只是荒淫縱欲頹額頹肰不知休息所幹的事通不順道理譬如在無水地上行船的一般又朋比小人與他淫亂于家不理國事因此不得繼堯的天下祀祖宗世代相傳的基業一旦殄絕了此所謂前人之覆轍也我因此深以爲戒說罷業勤修其職不敢有一毫怠傲的心初娶塗山氏之女爲妻成婚之後只在家住了辛壬癸甲四日就出去治水及後生子啓呱呱而泣我亦不暇顧念惟以水土未平舜走四方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及水土既平則疆域可定乃因其地之遠近輔帝以成五服之制把王畿千里之地每邊五百里畫爲甸服其外爲侯服又外爲綏服又外爲要服荒服每服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至各成五千里疆域既定則宮城可建乃于九州之內每州選立十二人以爲之師使他佐州牧以斜諸侯九州之外迫近四海的去處各建立五人以爲之長使他率蕃夷以衛中國夫始而揉撫教民不敢有一日之求安既而疆理經制不敢有一事之苟且凡若此者亦惟思此心少懈將馴致于丹朱之傲遊耳如今內而十二師侯牧外而五長蕃夷各遵行朝廷的德教治功雖已成就然有苗之國負險特頑不肯就工猶爲蠻世之累帝其念之哉未可以天下既平而遂生意荒之念也帝舜因禹之戒復答其意云如今四海之內都遵行我的德教者寔由汝禹治水而弼服由衷而建宮功有次序故教化廣被而四方氏帝雖有苗民之梟獍方且敬承法之功緩而施五等之象刑以殛蔪德且其刑刑輕重得宜明白當罪可以畏服乎人夫苗既明于中國威日及于外夷苗民或庶幾其可

而用之耶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惟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于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爲誕慢日進于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爲可慮哉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之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

化耳益可專恃德敎而益警刑威哉

上節示以德之當明此欲其戒丹朱之惡亦明德之事也惟慢遊五句是傲之實而用殄厥世是傲之害欲帝戒之以修其德也予創若時是又言已亦嘗戒丹朱之惡以申戒之下文敘許多勤勞由治水而弼服而建官正是戒丹朱之惡而狀其細玩來只是一個思日孜孜之意荒度土功是烝民乃粒已前事弼服建官是方邦作乂中事自前嘗歷戒之意此敘勤勞之實微有不同耳度土功平水土也弼成二句濬理天下也州十有三句濬理天下也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于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是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爲急也孟子言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字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觀頌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略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候外外而審處皆蹈行有功誰三韙頑慢不率不能就聊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賦之德敘者是汝功惟敘之敘其頑嚚弼奉者則舉脩厥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克允而蔽自無不服也禹之意專欲用德而帝之心兼欲用刑以德而責望于君者固聖臣愛君無已之心而不敢恃已之德爲心可以致治者又

象刑惟明頒鄂格反呱音孤○漢志堯處子朱于丹淵爲諸侯丹朱之國名也頒頒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慕蠻舟之類刑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殄絕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于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是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爲急也孟子言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字內乃人君之

感擊節當時帝舜作大韶之樂后夔為樂官因述其聲樂感通之妙以告于舜
說道樂作于宗廟之中在堂上石音則有鳴球絲音則有琴瑟我皆見擊鳴球
搏拊琴瑟合着堂上歌咏之聲使樂聲與人聲相應但見樂音和暢無感不通
尚而為神則祖考之灵來格來享如在于其上則而為人則帝虞之後作賓于
虞者來在助祭之位與衆諸侯都雍雍肅肅以德相讓焉樂之作于堂上者如
此在堂下作音有管革音有絲金音有鏞把這几件樂器或吹或擊或堂上的鳴球
止其奏之始音有條理之如但見太和所感無微不入雖實賓無知鳥
之樂更迭而作各盡其條理之如但見太和所感無微不入雖實賓無知鳥
獸者聞此樂聲亦踏踏然相率而舞動焉樂之作于堂下者如此合堂上堂下
之樂自一奏以至于九奏謂之九成訓樂之始終倫次但見至和之感感通之
神雖世所希有如鳳凰者亦來舞于庶庭之間而有容儀焉夫以樂感之妙
如至于如此雖由于樂聲之和而說非本于帝德之昭致哉

此后夔復命之辭與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言實相資樂是以聲感通之妙
而形容帝德之盛也夔嘗考論樂制之詳博物者尚下而有如揚之
謂鳴球琴瑟皆輕清之音可以合于人聲之輕清者故以咏也曰以咏則
堂上之樂和矣神者來格有如但見其在右之意虞賓在位者在助祭之位德讓是一時和敬視諸侯之德皆能勝己而行揖讓
之意神考至難感而來格虞賓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下堂下之
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
起看視其合八音成以七八音一者皆節樂之器以在堂下故列于堂下之
下以間通衆聲鼓鼗鎛而言謂間咏歌而迭奏如堂上之樂暢歌而下數者
征後事益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
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
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
三誓之末而實則尚未攝位之前也夔曰憂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
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憂託點反鼗音
逃蹌七羊反敔音
御訖反○憂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
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于堂上則堂上之樂
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
益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
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為賓于
虞猶微子作賓于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
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
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

始作也曰以間則堂下之樂和矣鳥獸蹌蹌有和樂鼓舞之意鳥獸羣舞
而率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簫韶即堂上堂下之樂而總名之者非別有所謂
一篇部也以咏以間之一周謂之一成如是者九則謂之九成蓋舜時九功惟
叙九歌惟歌故作樂以耆德象功亦極于九奏而始終條理咸倫也雖鳳凰
至灵亦來舞而有容儀則不待神人之格鳥獸之和而已感樂感通之妙如
此非帝德之盛有參于叡哲之表者而何以致此乎

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爲鳳其雌爲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鳳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居九共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遍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于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于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其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爲獸形長于室端以聞言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益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者貞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矣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百物見于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于上夔之樂名和于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

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詩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于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爲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皐陶夔益相與咨詢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皐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率合不通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今皆不取

馬融云擊謂擊柷敔擊柷敔者有小大故擊

勅天篇帝舜之時天下既已治安猶恐君臣之間怠荒易作乃用作歌以相
戒先述其作歌之意說道天命無常至為可畏今雖治安成功體貌泰和歌
乱安色之私每相為儆伏必須競競業業常存敬畏雖一時之間一事之微
不敢怠忽惹乎天命可以常保也乃敷說為臣的名節庶幾君臣踴躍喜于來歌
而凡則人君的治功有不興起者哉百官的事務有不修舉者哉歌既完畢
歌而以保治之事責之于臣者如此皐陶將歌賡歌而先述其意乃對于舜帝
大段說道帝欲勅天保治其思念之哉夫人君一身乃衆臣之表若不自儆
率之則臣下何觀以感必須以勵精圖治之心總率群臣使他都勤修職業以
興起朝廷的事功但舜于興事者其職或設于紛更又當簡省成法事作考成之
不可靜信書生之人有所更改此帝所當敬念者也大凡事之以興事而又戒
之以寧法則百工之事莫無起矣狀不有以考驗之則舜于始考成之言之善者或行不速又必日省月試數數稽考其成功看他果能興事與否以

後隨者誘勅者勸而無誕慢欺罔之弊此又帝所當敬念者也皐陶既述其賡
歌之言乃遂續成其歌說道人君在上若能明于任官無事考成之有要則
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而國家之事豈不委賢停當哉又歌說為人上者若不
勵精率作而安于怠荒放佚將朝廷的政務堆集而不能整理紀綱脏下而
能振舉則為股肱之臣者亦皆苟且偷惰因循曠職而國家之事豈不解弛而
廢壞哉這是皐陶以保治之道責之于君者如此帝舜開皐陶之言既
其徹又命而狀其言說道自今以往我君臣當上下一心徹誠以保天
抵致治固難而保治尤難益亦每生于極治而患常發于不虞故戒之延
治定功成之後文相儆戒君以吾起照哉望之于臣臣以事作謀事責
蔽蔽焉惟恐怠荒之或作而政事之廢弛也夫以虞舜為君禹皐為佐而猶
忘戒惧如此況其他乎此萬世為君為臣者所當深念也

此紀有虞君臣之交相責難以見其保治勤勞之心也天命以理乱安危人
講惟時惟几正勅天之工夫內要見責難于臣之意益舜將作歌以
故先以此起之也股肱三句正所以責難者以勅天時几賢股肱喜哉
作以亮天工奈庸以照帝載起時語几真能喜于有為也下二句承此句言
元首起哉者相道得則君道立也百工熙哉者有治人斯有治法也如是則
勅天之事盡而治可保于無勞矣念哉二字總承本上勅天之說來言
天于時几不可不知所念也下二段正所當念者皐陶之意以為帝
之道望其臣說若以勅天之事倡諸已無股肱之事不能以自善專事之來
作當有以率之以開其勅天之始事之既作當有以省之以要其勅
慎乃憲只帶率作句講屢省是三載三考之制兩言欽哉者慕勵事而不敢
則必輕于有為而有物更之失考成而不敢則必玩于已為而有廢弛之患
故重言以儆之也此皐陶將作歌而先以此起之也元首明二句本此二意
講而勅天意亦不可舉明者經作考成明哲作則時几于上者真有以為勅

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
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為主而石聲獨
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
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
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
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
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
五脂者膏者臛者羽者鱗者物總可謂之
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其正也庶
尹者衆百官府之長帝允諾者信皆和諧也
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
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
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歌曰元首明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明音
皆腾
耿果反○庸用也歌詩歌也勅戒勅也幾事
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
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乱安危相為
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須刻謹畏
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
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
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元首君臣也元首
君也人臣樂于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
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手至
首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皐陶
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
守之法要益樂于興事者易至于紛更故深
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
數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

天之倡也良哲能作之期說肯欽之望其輔勅天之治者真能喜于有爲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皐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皐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墮隳圮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卜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成之也舜作歌而責難于臣皐陶賡歌而責難于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經所以爲不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言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皐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

書經卷一　終

男　用懋
用嘉　孫紹芳　訂

虞書

虞是大舜有天下之號是書紀載堯舜一代的事蹟故叫做虞書共四篇

禹貢

這一篇記大禹平水土定貢賦及經理天下的事獨以貢名爲者水土平而後貢賦定聚其成功而言也

後世賦定聚其成功而言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則水橫流泛濫于天下九州的區域都不辨了禹受命治水乃先分別土地以爲疆界隨其險易之勢而施功矣凡水都發源于山只爲山勢阻塞道路不通所以有橫流之害禹乃隨山而行相其便宜除去了障礙的利木以通其道路後知某水爲某山所奪必須開鑿某山爲某水所出必須疏導而治可以因勢而利導矣九州既分又復立各州的表識以爲之紀綱禹乃定其山之高者用之大者做一州之疆界知某處有某山便可尋衆山之脈絡其水在某處便可尋衆水之脈絡而導山導水之功皆可舉矣禹之治水大要不出此三件故總揭而言之如此

此史臣記大禹治水之要也敷土則疆域辨而九州地勢之高下可知隨山則木功便宜而九州木勢之繚急可知定高山大川則州境別而九州水勢之出入可知三事平看用功非有先後

蔡沈集註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于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掌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存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則分天下之地爲九州則地勢之高下可知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則水勢之緩急可知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則水勢之出入可知此三者禹治水之要也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壺口山者河水北來南下之衝也于是經始治之以疏殺其勢焉禹治水施功之序皆自下流始兗最下故所先弼最高故獨後禹自言即其用工之不來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瀦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始也

治梁及岐

呂梁孤岐二山河水之所經也繼治之以開河道則河水無不治矣

既修太原至于嶽陽

其次莫大于汾太原則汾水之所出岳陽則汾水之所經于是因鯀之功而修之修太原以濬其源修岳陽以導其流則汾水無不治矣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平地地之近河者也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橫溢而平地致功爲難今則已可有功而無窠涇沮洳之患至于橫漳之水其間凡以地名者亦無不底績焉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縱而漳橫矣此地之平也

厥土惟白壤

柔而無塊曰壤敎民樹藝與因地制貢不可不先于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

既修太原至于嶽陽

水出于太原而經于太岳之南者也鯀嘗治之功未成就禹則因其功而修之先治太原以濬汾水之源從此至于太岳之南中間諸山無不修治以導汾水之流由是順流入河而冀州無汾水之患矣

因嘗治之曰修高平曰原岳太岳也山南曰陽修太原濬汾水之源也岳陽導汾水之流也曰至者太原在北岳陽在南中間非止一山非止一地也上治三山以導河此修二地以導汾也言修以見鯀前之中畎濬井疆無不治也言至以見山川之環帶左右無不治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即自岳陽而東有覃懷之地河水之所衝也清漳濁漳合流之地謂之衡漳河水之所浸也在時河水汎濫平地皆水致功爲難及河汾既治禹功可施覃懷一帶蓋至是而冀州之土無不平矣

此記覃懷衡漳之成功也河北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地始平廣曰皆陂美謂之覃懷底績者水患去而治功可成也衡漳雖水而蒙底績之文則指漳旁之地非指水也衡漳敷淸濁二漳言河自大伾北流二漳東流橫注于河故總名衡漳覃懷之地底績此皋地以見水近衡漳之地底績此皋地以見地

厥土惟白壤

敎民稼穡因地制貢皆不可不先于辨土白其色也壤其性也

厥土惟白壤因土宜既辨地利可興遂將九州的田九州的賦總較其多寡肥瘠分爲九等是定冀州之賦則居上上爲第一等而或地力年分不同難照常額則間出第二等定冀州之田則居中中而爲第五等先言賦而后言田者京師最大千所自治場園園田之類各有錢糧非盡出于田也賦高于田四等者亦難盡入稠生之者衆也

厥土惟白壤既辨田賦可定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及場園園苑漆林之所出者賦亦隨之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冀州之土黃黑相雜之義多者爲上少者爲雖地力有上下年分有豐歉不欲以一概之法取之上上錯者言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冀州之賦與他州不同蓋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奠土賦而言賦非盡出于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他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后賦冀獨不言貢蓋者天子封內無事于貢徵他處水陸平而后土得辨其宜土辨其宜而後田賦之等定冀州假此錯有上自下而升一等豫之錯上中是也錯者下自上而降一等冀之上上雖是也歲入多寡相較以爲之等非定取民也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恆衛二水導之使入滹沱有相從之勢矣橫跨于大河而高平于東南者大陸之地也其地平而近河卒難治也今水土皆治而後其地可耕而耕冀州之土無有不平矣

從是順其正道作是耕治也大陸當西山斷處地勢平廣舊土諸水鎮會于此爲衆河水北瀦其間這二項成功最遲故紀于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島夷篤叢內之地出賦已多故不制其貢獨有海島爲夷一年進貢止用皮服一以示龜縻之義一以明不貴異物也

叢內無貢以其爲島夷故特紀之熊羆狐狸等獸其皮可以爲服海島所產故進之大府島夷只是冀州之遠人非外夷也青之萊夷徐之淮夷皆此類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色性既辨田賦可與賦既定其爲第一等矣然地力不同年分不齊或雜出而爲第二等也田則第五等也賦高于田者地廣而人稠也賦先于田者賦非盡出于田併與場園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也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恆水出恆山北谷東入滹水衛水出恆山靈壽東入滹沱河從者從其道也高平曰陸作者言可耕治也恆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功成于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冀州之土黃

皆白壤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色性既辨田賦可與賦既定其爲第一等矣然地力不同年分不齊或雜出而爲第二等也田則第五等也賦高于田者地廣而人稠也賦先于田者賦非盡出于田併與場園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也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恆水出恆山北谷東入滹水衛水出恆山靈壽東入滹沱河從者從其道也高平曰陸作者言可耕治也恆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功成于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夾右碣石入于河

此記其自海入河之處帝都之地東西南三面距河其北州是取輸運之利朝會之便餘州貢賦言達河者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州亦言入河者爲北境絕遠者言之夾按也言其如夾右按也○按九州之次以水性下流常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之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荊從荊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

濟河惟兗州

濟河節此以下每州都標個總目衆所滙與高山大川也禹定兗州的境界東南跨過濟水西北盡到大河這地方都屬兗州

兗州濟水流其東南東南蓋不止濟水而外此無可書者河水繞其西北西北蓋未至河狀而北內無可紀者言言平者至正其處據者遍其處即者不及其處蓋禹奠高山大川以紀綱一州政事蓋皆境而境內有大山川或已出其境而境外有大山川亦表之以爲州境所滙東南者只是東南一隅非見東過南盡西北盡此是一至非四至也註云七州皆言二字是也

濟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凡言惟言據言跨而過之也言距者未至其地但望之一條表識也

九河節河水自大陸以北則兗州地方爲下流之衝其勢愈大爲害甚禹則
當其將入海未入海之處疏其正派分其支流以爲九河使都入于海各派既
安行于外正流亦順道于中不復爲流爲害矣

此治河也既道謂順禹新開之道也凡導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此雖
水自得其故道曰其道何源只一派惟自大伾以南行于平地河勢
平地土疏非隄防所能捍禦故開八條以殺其怒并河之本道爲九其到此
而不得不分者亦勢之必然也

雷夏節兗州之水莫大于河次莫大于濟河水未怡濟水固向循流入
澤澤不能受即泛濫并潰不知何爲雷夏而澤次其爲澤今九州既治
亦治故雷夏亦能蓄水成澤不至溢出爲患蓋凡水之止者無不治矣
此治濟也澤有滿水之南不可以豬高講蓋雷夏兩澤一處與大野不同
向未爲澤今始爲澤故曰既澤而已爲澤今復舊故曰既豬

灉沮節自河出者爲灉自濟出者爲沮方河水泛濫之時灉沮小水也都散漫
今九河既治故灉沮二水合流爲一如諸侯會同以朝天子一般蓋凡水之
者無不治矣

土治河濟之正流此治河濟之支流也二水勢均故曰會同言同之入海也

九河既道

兗州莫大于河九河其下流也自禹分其
流而九之則經流行于中支流行于外既
順其道而水之流者治矣不惜數百里地
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
地也

雷夏既澤

其次莫大于雷夏濟水所鍾也水之奔
潰者退則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納既成
其澤而水之止者治矣隄澤向來爲澤而
今始爲澤既豬向已爲澤而今復舊也

灉沮會同

水自河出爲灉灉出爲沮灉入于沮沮承
大灉而會同以趨于海則水之合者治矣

桑土節兗州水患最甚凡是宜桑之土都湮沒了今水落土乾桑樹漸盛可以
養蠶而取絲矣往時兗州之民都往高處避水今桑土既蠶由是都從丘陵下
來居于平地不若于澤矣兗州之土無不平于此可驗

水患既治地土斯平兗地宜桑蠶性惡濕水退之後得桑而宜蠶故志之
丘居平土獨于此州言之者此州山少而夾于兩大流之間其民尤爲洪水
所困今喜其治故記之也此句與既蠶桑連文者蠶桑之利既興則土皆平
矣不必以降丘宅土爲蠶桑也上句言民利興下句言民居奠

厥土節兗州水患既平土宜可辨故辨其色則純黑性則墳起土性既復地利
可興故其草則繇而蕃茂其木則條而長茂蓋兗州居河下流水未平則
溼于草木不宜水既平則爲沃衍于草木最宜故特標以爲證也

墳是土脉高起的樣子兗土黑墳繇條皆本水治來九州土田連惟兗
徐揚揚又入草木一條蓋三州居河濟之間得其治故志之耳

厥田節禹定兗州之田則居中下爲第六等其賦則是最薄的正額爲第九等
不曰下下而曰貞者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這地土且使不起科必待耕治
十有三年生理蓋復然后使同他州納稅糧蓋兗州當河下流被害尤劇今
水患雖既平治而生理尚是艱難故特加寬恤聖人愛民之仁如此

土宜既辨故定其田賦不惟等之下抑且入之最作是耕耘樹藝以人事言
牛驟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緩之至十三年見聖人雖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
以桑蠶則民之利興矣地高曰丘兗地多
在卑下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
平地則民之居奠矣此可以驗土之平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脉高起也繇茂條長也兗徐揚三州
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如草木非
宜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句故
于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而草木亦得
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言君天下以
薄賦爲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兗當河

足國之計亦不忘足民之心也○賦之薄者見聖人經國取民義不容已仁寓于法之中入之緩者見聖人因地愛民義不容隱仁溢于法之外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于上也兗地宜漆桑厥木惟條而漆有所生矣桑土既蠶而絲有所出矣故貢漆以飾器貢絲以爲服若絲之美織而文者錦綺之屬也則盛以篚篚而貢焉是兗之貢者因其所宜而貴其所重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因水入水曰達兗之東南據濟而濟者經于河者也兗之西北距河而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于上也兗地宜漆桑厥木惟條而漆有所生矣桑土既蠶而絲有所出矣故貢漆以飾器貢絲以爲服若絲之美織而文者錦綺之屬也則盛以篚篚而貢焉是兗之貢者因其所宜而貴其所重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因水入水曰達兗之東南據濟而濟者經于河者也兗之西北距河而

厥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也三品者上中下也

瑤琨篠簜

瑤琨皆玉名篠簜竹名

齒革羽毛惟木

齒象也革犀兕也羽翡翠也毛氈罽也木楩楠豫章也

島夷卉服

島夷海島之夷卉服草服也

厥篚織貝

織貝錦名

厥包橘柚錫貢

包裹也橘柚二果也錫貢非常貢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即岱岱泰山也北言至者盡其地而後止也

島夷皮服

略者可以溝塗封植而盡規畫之宜也則即遠可以觀近而瑯琊之左右皆樂土矣

厥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也三品者上中下也

瑤琨篠簜

瑤琨皆玉名篠簜竹名

齒革羽毛惟木

齒象也革犀兕也羽翡翠也毛氈罽也木楩楠豫章也

島夷卉服

島夷海島之夷卉服草服也

厥篚織貝

織貝錦名

厥包橘柚錫貢

包裹也橘柚二果也錫貢非常貢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即岱岱泰山也北言至者盡其地而後止也

島夷皮服

略者可以溝塗封植而盡規畫之宜也則即遠可以觀近而瑯琊之左右皆樂土矣

漯者河之支流也二水不同均之與河通者故貢賦之來便濟者浮濟以達河便漯者浮漯以達河其流皆逆也達河則達帝都矣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即岱岱泰山也北言至者盡其地而後止也

嵎夷既略

略者可以溝塗封植而盡規畫之宜也則即遠可以觀近而瑯琊之左右皆樂土矣

濰淄其道

濰水出瑯琊北至都昌入海淄水出原山東至博昌入濟既道者禹之導道也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則由小可以見大而濟汶之上下皆安流矣河濟下流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即岱岱泰山也北言至者盡其地而後止也

嵎夷既略

略者可以溝塗封植而盡規畫之宜也則即遠可以觀近而瑯琊之左右皆樂土矣

濰淄其道

濰水出瑯琊北至都昌入海淄水出原山東至博昌入濟既道者禹之導道也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則由小可以見大而濟汶之上下皆安流矣河濟下流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即岱岱泰山也北言至者盡其地而後止也

嵎夷既略

略者可以溝塗封植而盡規畫之宜也則即遠可以觀近而瑯琊之左右皆樂土矣

濰淄其道

濰水出瑯琊北至都昌入海淄水出原山東至博昌入濟既道者禹之導道也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則由小可以見大而濟汶之上下皆安流矣河濟下流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即岱岱泰山也北言至者盡其地而後止也

嵎夷既略

略者可以溝塗封植而盡規畫之宜也則即遠可以觀近而瑯琊之左右皆樂土矣

濰淄其道

濰水出瑯琊北至都昌入海淄水出原山東至博昌入濟既道者禹之導道也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則由小可以見大而濟汶之上下皆安流矣河濟下流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即岱岱泰山也北言至者盡其地而後止也

嵎夷既略

略者可以溝塗封植而盡規畫之宜也則即遠可以觀近而瑯琊之左右皆樂土矣

濰淄其道

濰水出瑯琊北至都昌入海淄水出原山東至博昌入濟既道者禹之導道也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則由小可以見大而濟汶之上下皆安流矣河濟下流

厥土節禹辨青州之土有二樣在平地則其色潔白其性墳起在海濱則一望
青潤又斥鹵而鹹先辨其土宜而后可定貢賦也
廣是廣闊斥是斥鹵其土味鹹可以煑鹽上句辨一州之土下句辨一方之
土以白墳爲平地之土故可則棗以定田賦以廣斥爲海濱之土故可因土
而貢鹽與海物也

厥田節青州田居上下較之九州爲第三等賦居中上較之九州爲四等

厥貢節禹定青州之貢有一州通出的有各處所産的如鹽與絺爲幷維出的
海物皆服食燕享所需此通一州之貢也岱山之谷所出有絲與枲可以爲衣
服又有鉛與松木怪石可以爲器械屋宇萊山夷人牧放去處出那山桑之繭
最是堅韌可爲琴瑟之絃織帛之用則盛于筐篚以入貢此隨地所出之貢也
嵎夷海物通州所出也嵎畎以下各地所出也桑長必言作牧因桑長得以
作牧而后有蠶絲也青州貢物皆服食器用之不可缺者聖人制爲常貢無
異物也又貢物不以精相爲敘而以多寡爲敘青州鹽居多故居于先他州
倣此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州之土其在平地則色白而性墳其在
海濱則廣漠而斥鹵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等賦
第四等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

夷作牧厥篚厥絲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言非一種
也鹽絺可以爲服食海物可以供燕享此

究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
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
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此
之他州用方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州之土其在平地則色白而性墳其在
海濱則廣漠而斥鹵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等賦
第四等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

夷作牧厥篚厥絲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言非一種
也鹽絺可以爲服食海物可以供燕享此

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之貢將假道于濰淄則阻于入海之
遠將直入于河流則隔于濟水之濱惟汶
水出原山之陽而西南入濟濟水出汶水
之派而東北入河者也故浮舟于汶則以
漸而西而濟可達矣惟達于
濟則自南而北而河可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

浮于節禹定青州之貢道以汶水去濟最近而濟水與河相通則使浮舟于汶
由西南達于濟達濟則達河而帝都可至矣不言達河者因前兗州已言浮于
濟漯達于河故也以上都是經理青州的事
維淄二水不通河惟汶水出于原山之陽西南入濟縣濟所以達河故一州
之貢道皆取汶也青州貢賦之道因小水而入于大水如此

海岱節這是定徐州的境界禹既分了徐州遂定其境界東有大海則至于海
北有岱則至于岱南有淮則至于淮這地方都屬徐州
七州皆二至此獨載三邊者蓋止就海岱便與前青州相同止就淮海便與
前揚州相同故云海岱及淮

淮沂二節徐州之水淮沂爲大往時多泛濫迤流自禹功既施則淮入于海沂入于泗而二水皆得其治矣至于蒙羽二山向爲淮沂所包今水患既去地利可興皆得以種藝矣淮沂治則凡水之流者可知蒙羽藝則凡地之高者可知淮水發源于胎簪山至桐柏而始大寔緣之境而于此書又者淮至徐而大爲害寔得其治故記之淮又而入海凡爲川者可知沂又而入泗凡爲浸者可知蒙山山之高者羽山山之卑者凡山言藝亦因山以表地也上句是記水之流者下句是記水之止者先淮後沂先大而後小也先蒙后羽先高而后下也蓋沂非不大羽非不高比于淮蒙則卑小耳雖曰相因皆有工夫非施功者雖小必記無施功者雖大亦畧

淮沂其乂

淮水出桐簪山沂水出艾山乂治也淮東入于海沂西南入于泗而水之流者治矣川莫大于淮淮乂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也浸莫大于沂沂乂則自沐而下凡爲浸者可知也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乃淮沂之下流也淮沂乂而後二山已可種藝事之相因者也則土之高者治矣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界始別矣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爲濟水之所絕其所聚者大矣水蓄而復流曰豬則水之止者治矣

東原厥平

東原在濟水之東濟平而沮洳盡去則地之平者治矣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者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埴黏膩也色赤而性埴墳則土宜辨矣漸進長也包叢生也則物性遂矣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人野二節徐州之澤有大野是濟水積絕的去處往昔不免溢災自禹功既施于是大野始能容受衆流有蓄有瀦而既豬矣至于東原之地是大野壞抱的去處爲濟水所經今則水患盡去而已底于平矣大野豬則凡水之止者可知東原平則凡地之平者可知于此見徐州水土無不平治也

水蓄而復流爲豬濟水至乘氏分流入大野澤是爲濟之所絕其所聚者大矣東原東平國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底平者水退而底于平上句是水之止者下句是地之平者二者所以志濟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赤埴墳也色赤而性埴墳則土宜辨矣漸進長也包叢生也則物性遂矣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中中爲第五等人工尚稀故也

厥田惟徐州之田較九州則居上中爲第二等其土厚故也其賦較九州則居中中爲第五等人工尚稀故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
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貢以爲建社土封之用也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可以爲禮器嶧山之陽有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與泗水之濱石磬可以成聲皆可以爲樂器淮夷之蠙珠及魚可以爲服飾祭祀之用者也赤黑之繒謂玄齊祭首服之所用黑經白緯之纖白素之縞皆縮也去凶即吉之所服亦淮夷入篚而貢焉惟土五色貢之出于一州者也自夏翟而下各因其地利之良材物之美則貢之出于各方者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與泗相連故自淮達泗惟一道泗與河不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或由濉以達河是東路益濉出于河而入于泗由泗而入濉由濉而達河此一道也或由濟以達河是西路益濟入河而南出泗則至大野而受濟之合自泗之上源以濟濟由濟而達河又一道也

通貢自泗達河有兩途或由濉以達河是東路益濉出于河而入于泗由泗而入濉由濉而達河此一道也或由濟以達河是西路益濟入河而南出泗則至大野而受濟之合自泗之上源以濟濟由濟而達河又一道也

淮海惟揚州

淮海節這是定揚州的境界禹既分了揚州遂定其境界北面至淮東南二面直到大海這地方都屬揚州

彭蠡既瀦陽鳥攸居

彭蠡二節彭蠡會衆水之流跨三州之地往時汎濫平治最難今禹功既施乃能停蓄而且流通不復有橫決之患其水遷洲者亦皆底平于是隨陽之雁都得其所棲止而各遂其性矣

日行南陸雁向南飛日行北陸雁向北飛隨日而遷故曰陽鳥獨于彭蠡言之者陽鳥之所宜也

三江二節震澤納三吳之水而三江在其下流往時三江未曾疏通所以震澤泛濫不能安定自禹功既成則三江之水都順流入海而得其所歸于是震澤之水亦有所蓄洩至于安定而不復震蕩矣為揚州之水西莫大于彭蠡東莫大于震澤今二水既治則衆水可知故特舉此以見揚州之成功也

松江下七十里分流趨于東北者為婁江趨于東南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也既入謂入于海也震澤其水震蕩而難定故名彭蠡之水不猶則合流而已書朝宗獨見揚州之成功○西江東過州之水為揚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猶則合流而已書朝宗獨見揚州之成功○南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荊已書又雖東江不可考震之為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故皆舉二澤以見揚之為東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故皆舉二澤以見揚

三江在今蘇州松江府地方婁江與吳松江即三江之一雖東江不可考然東江即今之黃浦也吳淞江上有所承下有所洩且于內地疏濬支河又使得以容受而厚築圩岸不使易崩則患可去利可興矣

隨陽之鳥生息于彭蠡者也洲渚既平故翕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彭蠡之稽于此益驗也

三江既入

三江松江婁江東江其勢多濶而不寧惟彭蠡豬則制宗之勢安而望濬以為趨水之流者既非因彭蠡之治而治乎

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也在三江之上其澤多震而難定惟彭蠡豬則震蕩之患息者有所翕受而底于定矣水之止者既非因彭蠡之治而治乎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簜竹箭大竹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日夭喬高也此言水患去而植物遂其性也塗泥水泉溼也

厥田惟下厥賦下上錯

田第九等土性惡也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人工修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可以為國用瑤琨玉石名可以為禮器篠之材中于矢之笴簜之材中于樂之管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卉葛越之屬織貝錦名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于篚焉此歲貢之常也

厥貢節禹制揚州之貢有常年進納的有暫時取用的如金銀銅這三樣可以備國用瑤琨似玉之石可以為禮器篠簜可以為箭竿竹可以為樂器齒革即象之牙可以為車甲鳥羽獸毛可以飾旌旄大木可以備棟宇器械都是一州所有的故制以為一州之貢若海島之夷所貢是織成的草服盛于篚筐是織成貝文的美錦這惟島夷所有故制以為一方之貢是此此皆常歲之貢也至于貢物中用包裹的則有橘有柚狀非歲貢之常必待朝廷有祭祀賓享之事錫與詔命方取方納貢來初不以口腹之故煩勞百姓此暫時之貢也

惟金至織貝常貢也厥包句不常貢也惟木以上通一州之貢也島夷二句一方之貢也此節見聖人重服用而不以異物奉己養食物而不以口腹累人仁之至義之盡也

治于節禹定揚州之貢道起初沿江而下入于大海又自海而達于淮由淮而達于洛由是或由灘以達河或由溝以達河而帝都可至矣以上都是經理揚州的事

順流曰沿逆流曰泝江自靜海入海淮自淮浦入海皆通于海故貢道由江淮而泝入海由海入于淮泗則逆流也達河見徐州窺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故揚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故言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皆互文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由江以入海狄后達于淮泗始築堤壅水以行舟與晉會黃池欵后江淮始通今亦義淮泗通江北淮南地高于水雖則通道實未合流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指所通之水以爲禹迹耳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及衡陽是定荊州的疆界禹既分了荊州遂定其境界北抵荊山南盡衡山之陽這地方都屬荊州不言衡山而必言衡陽者見荊州之南境不但至于衡山而且包乎山之南也

衡陽南嶽其山最大在南無復節之者故舉此以表南境所至也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節出于岷山皆江也至大別而會于漢出于嶓冢者漢也至大別而會于江其勢愈大禹既因其勢而導之由是二水順流東下望海而趨無復倚滯就似諸侯往京師朝見的一般荊州去海尚遠而連言朝宗于海者以禹功既施知其勢所必至也

宗尊也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

小曰檎大曰柚可以供祭祀蔬實客之用必包裹以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之南有大海而江處于海之上北有長淮而泗接于淮之源故貢賦之來自江以入于海順流而下也自海而上遡于淮自淮又遡于泗泗則或由灘或由泝以達河是逆流而上也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

諸侯朝見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江漢發源于梁合流于荊雖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氾濫橫決之患江至東匯而會于漢漢至大別而入于江其勢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江漢之所經也故江漢治而水道甚得其正也

沱潛既道

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此荊州江漢之別流也故江漢治而亦既得其道也

雲土夢作乂

雲之澤跨江南其地勢最卑水落後而人工晚故近澤之地雖未可耕治而已見其土矣夢之澤跨江北其地勢最高水落先而人工早故近澤之地不但見土而已可

以諸侯朝于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江漢獨書于荊州者二水發源于梁而荊常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荊據其上游之會故于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無所洩離未必海而實有奔趨之意重合流上江漢一州之大水下文貢所以志江漢也

九江孔殷乃江水之所經也江漢既治于是九江之水各順其流而合于洞庭水道甚得其正而無橫決之患矣

此治江漢所經之水九江沱漸丸辰敘西灃資湘也其源分爲九故名九江其后會聚日廣方八百里名曰洞庭湖孔是甚殷是正也九江孔殷由于江漢朝宗

沱潛既道江之別流曰沱漢之別流曰潛江漢既治于是沱潛二水亦皆各循其道而無溢流之患矣

此治江漢之支流也自江出者爲沱自漢出者爲潛既道亦本江漢朝宗來已安而無氾濫橫決之患江至東匯而會于漢漢至大別而入于江其勢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江漢之所經也故江漢治而水道甚得其正也

沱潛既道

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此荊州江漢之別流也故江漢治而亦既得其道也

雲土夢作乂

雲之澤跨江南其地勢最卑水落後而人工晚故近澤之地雖未可耕治而已見其土矣夢之澤跨江北其地勢最高水落先而人工早故近澤之地不但見土而已可

雲土夢節荊州有雲夢二澤往時江漢諸水未平雲夢之間都被淹沒今水患既去雲澤相近之地雖未可耕治已都見了乾土夢澤相近之地都可耕治不但土見而已蓋雲澤地卑水落稍遲故人工晚夢澤地高水落在先故人工早也此記江漢所近之地雲地卑而夢高故有土作乂之分曰見土則其雲漸去曰作乂則其利已興亦本江漢治說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耕治矣此江漢
治而土盡平也

荊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第三等者地濶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羽毛齒革以物貢也而車甲旌旄有所資矣金之三品以貨貢也而國計軍儲有所資矣杶榦栝柏之三木以材貢也而弓幹楅宇器械有所資矣砥砮細而礪粗可資利器者也砮石中矢鏃之用者也丹丹砂可備畫繪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爲矢箭事

貢精必致貢于三邦之有名者亦以取其良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璣組不圓者玄纁絳色幣也組綬類可以供祭祀服飾之用者故亦盛之于篚焉若國之守龜又有二寸所以斷國家之大疑者雖九江所有然不可常得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而不爲常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流或自江沱或自潛漢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冀之南河也

荊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
條荊山北距大河

浮于記荊州之貢道先浮舟于江沱以入潛漢漢水與洛水不通又從陸路過于洛然後由洛而至于南河故南河諸河則逾者都是經理荊州的事逾是過足水路不通從陸過運曰逾禹貢之記貢道皆如記二水曰浮于淮泗是通舟楫之地必由淮入泗也此荊州近于漢者則徑浮于漢不必自江而又漢也沱自華容縣由于江入于荊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自荊至豫中間遶豫州

荊河惟豫州

荊河即這是定豫州的境界爲既分了豫州遂定其境界西南至荊山北至大河西南是荊山荊豫皆以荊山爲界其南爲荊州其北爲豫州

伊洛瀍澗豫州之川有四曰伊洛瀍澗四水相會向宮橫流今則伊瀍澗三水各入于洛與洛水合流而入于河蓋豫州之水無不治矣

此記流水有所歸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不同渾濃漆沮雖皆入渭而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各別志之伊洛瀍澗四水相會故疑志其入河與江漢同文

滎波二鉅豫之水有滎焉溥所溢也溥水既治則滎水亦有所蓄而溥有波焉洛所經也洛水既治則波水亦有所受而輸故曰既豬荊澤溥水所經孟豬乃蓄而復流之水往時洪水泛濫不得爲澤禹于是又導荊澤之滎波以入于孟豬亦能容受豫州之澤無不治矣

此記豫州之川無不治滎所以志溥波所以志洛荊澤溥水所經孟豬蓄而復流之水被是餘波所及澤與豬不同澤是水之聚豬是蓄而復流導者自是導荊澤導孟豬非重溥也皆氏謂被亦非

道荊澤被孟豬

荊澤在定陶溥水所經孟豬在睢陽澤也荊澤衍溢導其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則四水之止者治矣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熊耳山洛水出冢嶺山瀍水出穀水出穀亭北澗水出澠池者也伊出洛陽入洛瀍至偃師入洛澗至新安入洛而洛則會二水以入河此四水之合者治矣

滎波既豬

水自溥溢爲滎洛出爲波既豬者溥入海而滎能受溥之溢洛入河而波能安洛之流亦無奔潰之患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此土言土之性而不言色因其土之不同辨其性之不同也他州雜土惟言惟青之海濱豫之下土一則廣斥與木州之白墳殊一則墳壚與中土之惟壤異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居中上爲第四等其賦居上中爲第二等而平分不可割出第一等賦高于田者亦以入功修也

觀冀州及此可見皆在本等之中若出本等則變文如揚州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土而疏者謂之壚高地則壤下地則墳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貢者謂豫州之貢有漆器用也有枲及絺紵等布服用也其入篚者有中經白纊之纖爲稚服之用與精細之纊其待錫命而后貢者有治磬之錯蓋磬錯非常用之物故不制爲常貢也

周官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知矣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于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后錯與厥篚之文嫌于相屬故言錫貢在先立言之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冀州最近以河爲界其入貢之道東境舍自入河西境則舍洛而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豫州的事

此以下言西境東境徑可達河不須浮洛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華陽即這是定梁州的境界禹既分了梁州遂定其境界東至華山之南西至黑水這地方都屬梁州

華梁二州俱以華山爲界其陽爲梁州其陰爲雍州曰距于華陽此內無可書者矣曰滕乎黑水此外無可紀者矣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

岷嶓既藝

岷山江水所出嶓冢漾水所出川源既滌水去不滯而其山已可種藝也則江漢之上源治矣

此志江漢之源重在江漢非重在岷嶓也禹導沱潛自漢始此二山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西入大江潛水西南入江順其道而無所壅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沭水經其間水脈漂疾被害尤甚禹爲用功多也蔡山曰旅旅平者治

沱潛乃江之別流潛乃漢之別流禹都加潛治于是二水各有所歸而江漢之下流治矣

于江或入于漢而無不順其道禹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此志江漢之流重在江漢非重沱潛也導沱潛意亦不可缺○沱潛二水皆在梁州而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通荆州不同梁州之沱有二其一舊志在蘄郡枝江縣東流入江潛水舊志在巴郡宕渠縣西西流入江其一舊志在蘄郡枝江縣東流入江潛水舊志在巴郡宕渠縣西南流入江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之間沭水經流其勢漂疾向嘗爲患今水土既平于是遂行旅祭之禮焉二山平則凡土之高者無不治矣

此志沭水也蔡蒙二山沭水寔經其間禹之施功爲多祭山曰旅循于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略于梁雍以見諸州之山皆有祭也又獨于蔡蒙荆岐旅言之者蔡之功終于蔡蒙荆岐之功始于荆岐也蔡蒙不旅則岷嶓可知荆岐旅則終南汧下可知

和夷厎績

和夷厎績而夷平地而險遠向以水患難于成功今則可以疆理可以耕治而亦致有功績焉和夷厎績則凡地之平者撫不治矣

厥土青驪

厥土言梁州之土其色青黑不言性者其性雜也驪字解做黑字

功畢而旅祭之高者治矣

和夷厎績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地之卑者治矣

厥土青驪

黎黑也土不言貢貢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玉磬鐵柔鐵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梁州多山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其毳縿之可以爲罽其皮製之可以爲裘供服用也皆制以爲貢焉

厥貢璆以其貢言之有玉磬焉供樂用也有柔鐵焉供器用也有白金焉供用也有剛鐵焉供器用也有石砮焉供矢用也有石磬焉供樂用也梁州山林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供服用也皆制以爲貢焉

西傾至梁州貢道其可以達河者固不必言乃若西南境之遠者則何如西傾
山之南桓水出焉循桓水而來由桓而浮于潛潛與沔不通遂舍舟陸行而逾
于沔由沔跋涉而后入于渭渭之水入于河也由渭而橫截渡河以達帝都也以上都是經理梁州的事
故必過河以達帝都也以上都是經理梁州的事
此專爲梁州西境經遠者言之其餘可以達河者在所不書橫截渡河曰亂
自西傾而至荔萌浮于潛水潛即沱潛既道之潛自潛遡流而屈于晉壽界
有漾枝津之阻由陸而南歷罡穴而迤逶以接沔沔即漢河也所謂逾于沔
也沔渭不通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褒斜之間又絕水百餘里故歷漢川而
至于褒水乃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乃灌于斜川屈于武功而北入渭至渭則可以
渭渭徑達河故絕流而渡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黑水西河這是定雍州的境界禹既分了雍州遂定其境界西面跨過黑水東面
抵西河這地方都屬雍州

禹治梁州乃次梁州自康而丑故梁州之境先華陽而后黑水從梁逾南自
南向北故見黑水而后西河記雍州之境被羌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逾黑
水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也四面稱高曰
雍雍州得名以此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西傾之南桓水出焉桓與潛通
自西傾而至荔萌浮于西漢即潛水也潛
與沔不通又自西漢遡流而屈于晉壽界
有漾枝津南歷罡穴北逾嶓而褒漢沔沔與
渭又不通又歷漢川而至于褒水逾褒而
暨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屈于武功而
北入渭至渭則可以
絕河而渡矣故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

弱水既西

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
名曰弱既西者順其勢而導之西流也此
水之變者
異其流也

涇屬渭汭

涇水出崆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南
谷山東至司空入河汭水出弦蒲藪東入
涇涇水上承汭下達渭是涇水連屬渭汭
二水也涇在中故曰屬其實納涇汭者渭也

漆沮既從

漆水出同官沮水出直路二水合流于華
原至朝邑而咸趨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
既從者從于渭也以漆沮小
而渭大故如小之從大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山在懷德岐山在美陽終南惇物皆在武功鳥鼠在首陽皆三山而不言治者蒙既旅之文也地之高者平矣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溼曰隰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豬野澤名地之卑者平矣

灃水攸同

灃水出終南山東至咸陽入渭同者同于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經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灃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此言水之常者同其流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山名即竄三苗之地三苗之亂在洪水未平之先及是三危既已可居三苗于是大有功敘首弱水終三危極其遠而言之也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物得其常性者最貴故其田非他州可及

厥田惟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工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可爲珪璋之用琅玕石之似珠者可爲冠冕之飾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山名即竄三苗之地三苗之亂在洪水未平之先及是三危既已可居三苗于是大有功敘首弱水終三危極其遠而言之也

厥土惟黃壤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物得其常性者最貴故其田非他州可及

厥田惟上厥賦中下

厥田惟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工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可爲珪璋之用琅玕石之似珠者可爲冠冕之飾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山在懷德岐山在美陽終南惇物皆在武功鳥鼠在首陽皆三山而不言治者蒙既旅之文也地之高者平矣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溼曰隰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豬野澤名地之卑者平矣

灃水攸同

灃水出終南山東至咸陽入渭同者同于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經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灃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此言水之常者同其流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在羌中龍門山在夏陽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龍門以達西河其西南境則或浮澧水或浮漾沔而同會于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閿渠搜近朔方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也故附于末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

耳

浮積石至龍門西河此言其東北境也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乃河所經也會于渭汭會于渭水之北也與上渭汭不同言或由涇渭或由渭貢會于渭水之北而入河○河從積石北流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有古爲通舟轉輸之道唐虞殺敎暨于朔南故冀之北隆遠出河外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秦始皇斥奪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帝踰河開朔方漢人謂之北河唐卽其地築三受降城宋時爲西夏所據河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席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虛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爲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爲唐虞之故疆也蔡氏引邢恕之奏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難以通舟以后世之迹質之于經多所不合胡渭禹導河積石至龍門西河后曰導其導跡所經明若指掌觀此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后曰導于積石至于龍門曰導曰至豈非舟通行至于龍門之驗耶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織皮貢物治雍州成功不但本州有球琳琅玕之貢而已蓋有皮幣之貢以爲風寒之備猶毛織之爲衣可以爲溫煖之需貢此者其國同其子敘矣支曰渠搜造三國未是西方戎落今已服屬我中國之化與三國同其子敘矣禹功所及其遠如此以上都是經理雍州的事

此見不惟成功者于中國而且終功及于外表這三處都在西番地面所以總謂之西戎此條錯簡當在厥貢條下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上言九州之成功下總言導山導水以見九州山川之脈絡而施功有次第也此隨北條太河北境之山所以爲潞河濟之經始也岍岐荊皆雍州山壺口雷首以至碣石皆冀州山也始自雍州導岍岐以至荊山然荊與壺口所隔者河也自荊山而過于河則自雍而之冀矣故峙于冀之西河者有壺口雷首以至太岳而凡上下于龍門者無不導之山也峙于冀之南河者有底柱析城以至王屋而凡左右于孟津者無不導之山也峙于冀之東河者有太行恒山以至碣石而凡大陸九河之間無不導之山也導二州之諸山則知河濟之間無不入于海而濬河濟之功可施矣凡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水之勢未有不因于山必隨山以殺其勢則川流故迹可求是導山也又南而至雷首以至于太岳爲汾水所經又自南而來底柱析城以至于王屋爲濟水所出者亦因而治之又自東而北治大行恒山以至于碣石水勢至此都入于海則其間不但河濟順流而汾涇漳沁恒衛等水皆有歸向矣禹導大河北境諸水其施功之次第矣

西傾節這一節記禹導北條大河南境諸山乃渭伊洛淮諸水所出入的去處故禹從雍州西傾山導起東歷朱圉鳥鼠又轉而之南以至于太華則凡桓嶲等水出入于諸山者可治矣雍州之功既畢由是到豫州地方自熊耳導起東歷外方桐柏又轉而之南以至于陪尾則凡伊洛淮等水出入于諸山者可治矣禹導大河南境之山其施功之序如此

此導大河南境之山也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至嶓冢乃更言導者南條北條之別也西傾至太華皆雍州山熊耳至陪尾皆豫州山山川之脈絡皆起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導大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豫之東南西傾山乃桓水所出鳥鼠山乃渭水所經太華山即四岳以西有少華山故此以太為名熊耳山洛水所經與導洛節不同外方山即中岳嵩高山乃伊水所經桐柏山乃淮水所出凡舉山名皆為治水故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也

導嶓冢節這一節是記禹導南條北境之山漢水發源于梁州之嶓冢山經流于荊州之荊山內方諸山至大別而入江禹則導嶓冢以濬其源至于荊山內方引其流則漢水于是乎入江矣其施功于南條北境者如此

嶓冢梁州山漾水所出內方漢水所經大別漢水入江之處皆荊州山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此隨北條大河南境之山所以為濬伊洛淮渭之經始也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以至太華渭水之所經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此隨南條江漢北境之山所以為濬漢水之經始也嶓冢即梁州之嶓山也漢水之所由導之而漢水之源流順矣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隨南條江漢南境之山所以為濬江水之經始也岷山在梁州江水之所出衡山敷淺原在荊州江水之所經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柱嶺經袁筠之地至德安而為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故必過九江也導之而江水之源流順矣以上日至日過皆指禹言衡山即南山敷淺原即廬山其山雖高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雜居故有此名也

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濬川之功自導山始故導水次于導山也合黎山名流沙其沙隨風上下故曰流沙

所出荊山南條荊山內方大別皆荊州山也漢水之所經導之而漢水之源流順矣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隨南條江漢南境之山所以為濬江水之經始也岷山在梁州江水之所出衡山敷淺原在荊州江水之所經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柱嶺經袁筠之地至德安而為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故必過九江也導之而江水之源流順矣以上日至日過皆指禹言衡山即南山敷淺原即廬山其山雖高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雜居故有此名也

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濬川之功自導山始故導水次于導山也合黎山名流沙其沙隨風上下故曰流沙

導弱水節這一節是記禹導弱水的事凡水皆能載而東流惟弱水獨弱而西流禹觀其性而導之至于合黎餘波西入于流沙而弱水治矣

此下九條皆是記禹導水的事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從雍梁西界向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西漸曰江淮河濟皆獨里以其獨達于海也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其次則江黃皆發源自西經中國以入海故次黃次江漢先于江者黃在江

北也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達于海源短于江漢故次漳次徂徠東洛入河
故后言之○按導山導水只是一事導山以記禹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者
禹所至也導水以記水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入于某者水所至也
導黑水節這一節是記禹導黑水的事凡水皆滔惟黑水獨黑而且南流禹亦
順其性而導之至于三危流入于南海而黑水治矣
黑水出雍州之西分開山而南入于南海爲雍梁二州之西界黑水解見梁
州三危解見雍州

導河節這一節是記禹導河的事黃河之源出于外夷西域昆侖至中國積石
之山乃見其處禹導河自積石起以河在山峽中行且流迅疾而時有壅滯方
疏鑿其壅阻以至于龍門自龍門而下山開峽闊豁然無復壅阻以疏之而
陰自南折而東流復有險處至于底柱山又東至于孟津之地又東過洛水交
流的去處至于大伾山此時河始出險而就平地又自東折而北流過于淳水
至于冀州之大陸自大陸而北列爲九河地皆土疏河必易東禹乃播之爲
九河以分其方而殺其勢狀若今爲運河以入于海而河水治矣
河源出外夷入中國千積石二千餘里此記其施功始于積石非記其源
河在積石之間轉而東北流凡三百餘里而渭水入之東北千二百餘里過
賀蘭山又北流過東過三受降城始南流二千五百餘里至龍門大抵盤東
山峽之間千數百里禹獨導河已見冀州故此不書龍門
之河自高而下奔放橫溢南河三百里至華山之北渭水入焉折而東流
華南河凡三百里至于底柱壅河中流壁二門以通之又東二百餘里至于
孟州孟津河流始緩南北通津故謂之孟津東百里過拏駱洛水入焉
洛河又東北三百餘里至大伾山此舉之東河也又北五百餘里至于淳水
淳水入焉又北二三百里爲大陸其間平地上溢疏水益善潰故不得不分

其正派至于合黎其
餘波入于流沙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出分關山而三危臨峙其上者也至
三危所以導其源入南海所以導其流則
瀦繞于雍梁之
界者無不治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
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
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
于海

此治北條大河也水之在北者莫大于河
然河源多伏流而積石其見處故導之自

之而爲九其合之則爲逆河以潮至而水逆流故以爲名一析而爲九所以
分其勢九合而爲一所以約其歸也此見導河始于雍經于冀豫而爲一析而爲
于兗也○按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史記張騫使
于闐知河源所在其山多產玉石武帝按圖書名之曰崑崙唐貞觀
黃金虎符往乃得之于土窟碧衆甘思南曰星宿海以往四山之間有泉近
百灑而爲海望之若星宿故名其地在中國西南四川馬湖之西三千餘里
此正獄也目禹之後河不爲患者千餘年至周定王時河始決漢酈
漸徙前南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河淮始通來齊申河大決瀦
流遂絕胡是時淮儘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決入渦河明
洪武初決原武正統中又決滎陽入渦口今自清河合淮以河之鉅且悍惟
一淮以爲之委欲使無衝激潰敗其勢自難肰古之治河惟欲去其害而明
朝用以通漕欲兼資其利時異勢殊此治河之議所以紛紛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
滙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
北江入于海

嶓冢節這一節是記禹導漢水的事漾水出嶓冢山禹自此山道之瀆
自嶓冢東流方叫做漢水又東流叫做滄浪之水又過三澨之水至于大
山而南流合于江入江之後又東流停蓄周迴而爲彭蠡之澤又東流而爲北
江順流入海而漢水治矣
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泰州之嶓冢始出爲漾一水南流爲沔至漢中東流爲
漢水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自滄浪水水之經歷隨地
得名曰爲漢爲滄浪者言即漾水之爲非有他水也三澨自漢者三派小而
漾水大也曰入江者漾水小而江大也東滙爲彭蠡者漾既入江復東衆而

為彭蠡也東為北江者蓋既聚為彭蠡復出而為北行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澧音禮）

此節是記禹導江水的事江水出岷山禹自此導之滙其源也自岷山東流叫做沱水又東流至澧水遂過九江至于東陵又東向迤邐而行北會于漢水而同滙為彭蠡之澤又東流而為中江順流入海而江水治矣

江至成都者源既導遂分為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渡馬湖諸水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諸三峽而復東注于澧澧水名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功故略之也九江荊州之水東陵荊州之地崤案導漾岷山導江即梁州所謂江漢朝宗于海也滙澤為彭蠡即揚州所謂彭蠡既瀦也江漢皆發源于梁合流于荊而入海于揚故禹導之自梁而荊而揚也要見得合流之意

此治南條江水也岷山江之發源故自岷山導之沱江之別流于梁者澧山澤名江水之所至也自澧以下荊之九江水之大而江過之岳州之巴陵地之大而江至之焉又東迤邐而來北與滙澤相會于是東為中江以入于海夕

此治南條漾水也漾水發源于嶓冢東流至武都則為漢水又東至武當則為滄浪之水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別水也于是過郢州三澨之水至大別之南而入江滙迴也漢既入江而其東有水迴合而成澤者乃為彭蠡又東為北江至靜海而入海而

漢水于是乎終矣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此導濟水也濟之初出于王屋其泉源為沇東流至濟源縣湧出二源合流為一方謂之濟到溫縣號公臺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濟水既入河與河相亂而相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也自陶丘之出不復伏而東至于菏東北會汶以入海此皆古濟之道也沇水經歷之境而入海于青其流至為勁疾禹之導之亦因其伏見之勢而順其脉絡之次焉耳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此北條之水也沇水濟水也自其出于王屋山頂崖下流水始見及其潛入于地東入于濟源縣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是既伏而始見也一見之後歷號公臺西南入于河又伏流于地下矣復溢于河南而為滎水是既伏而再見也入于河辨其為濟者濟清而河濁也溢為滎而辨其為濟者濟流而滎豬也然隨地以出者潛地以入又東出于陶丘地之北是既伏而又見也于是不復伏矣濟瀆之荷澤而東流至其地焉壽張之汶水而東北與之相會焉又轉而之北東至青州之壽與而

導淮節這一節是記禹導淮水的事淮水出于胎簪山至桐栢山而始大故禹導淮自桐栢始由是東流會于泗沂二水又東流而入于海而淮水治矣桐栢乃淮水所經爲患始大故從此施功也會于泗沂者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甚近故連言之入海在今淮浦

導渭節這一節記禹導渭清水的事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之西北其發源甚微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東流會于澧水又東流會于涇水又東流過于漆沮一水自此順流而入于河而渭水治矣

此導渭水鳥鼠同穴或以爲其南鳥鼠同穴而處故以爲名會于澧即所謂澧水攸同也會于涇即雍州所謂涇屬渭汭也過漆沮所謂漆沮既從也漆沮既從也于是至華山之地則統衆水以入河矣渭一治而雍之上下皆安流也

導洛節這一節是記禹導洛水的事洛水出冢嶺上與熊耳山相近其發源尚微故禹只自熊耳山導之東北流會于澗水澗水又東流會于伊水又東北順流而入于河而洛水治矣

此導洛水也洛水出陝西商州之冢嶺熊耳即在其南故禹于此導之與西傾導不同源雖在雍州而流在豫州之境入河所謂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會于漆沮入于河

此四瀆西之大川也渭水出南谷山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由是而東則歷陽會于澧澧水攸同也又東則朝邑會于漆沮即漆沮既從也于是至華山之地則統衆水以入河矣渭一治而雍之上下皆安流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四瀆東之大川也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由是而東北則新安會于澗澗假師會于瀍又東則洛陽會于伊也于是東北至洛口之地而統衆水以入河矣洛一治而豫之左右皆順流也按經言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又南爲三澨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矣是流水發源于冀經于豫兗入海于青州者也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沇水不既治乎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胎簪山尚微而流于桐栢山始大故禹只自桐栢導之耳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又東自淮浦而入海矣是淮出于豫經于徐而入海于揚者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會于漆沮入于河

此四瀆西之大川也渭水出南谷山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由是而東則歷陽會

九州節史臣說大禹導山則密其脈絡導水則順其源流勤劳八年所以九州之疆域雖異而水土之平治則同平而爲四隩之地皆宜蠶桑今則險阻蕭遠已可定居高而爲九州之山皆皆草木暢茂今則輸木通道已可祭告流而爲九州之川滔滔已通無有壅滯止而爲九州之澤陂障已固不復潰決由是四海之水若大若小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矣

此總結水土無不平治也首句包下四句四隩既宅言土治宜桑民得降丘宅土等事九山刊旅言山治木之始旅者功成祭告結喂時既栝蒼等事九澤既陂言水治既從導達等事結既導岍既導等事又言四海會同者百川以四海爲歸是無不會同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州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言禹功既施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隩隈也陂障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土之卑者治矣九州之山槁木通道已可祭告土之高者治矣九州之川滌滌泉源而無壅遏水之流者治矣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潰決水之止者治矣

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六府史臣說水是五行之首百貨之源往時洪水橫流六府豈能修治今水患既去地利可興水火金木土穀六件皆大修治而財用有資貢賦可定矣禹乃因地之宜以制國之用九州物產土有高下肥瘠之不同則交相爲輸辨其何物出于何州而致謹于財賦之入有一州通貢的有隨地而使貢的又有待命而後貢的惟恐傷民之財盡地之力益極其謹慎而不敢忽焉九州的穀土亦有高下肥瘠之不同則皆爲之品節辨其孰爲上等孰爲中等孰爲下等是隨其所宜定之則而成賦于中國之內有最厚的有最薄的又有間雜不等的上無過取下無重斂皆有常額而不可變焉聖人經國之制丈尺如此此亦總結上文見九州土田貢賦所由定也蓋天下之大害既息則天下之大利以興地平天成故六府無不修治六府既修則可以因地之利而經國之用矣交正者合土之肥瘠高下而正之也底慎者因地而取其有因物而取其良常得者爲歲貢偶得者爲錫貢也成則者合九州之穀土而定其等也成賦者謂一成而不可易隨高下以納而正歲若爲常間歲者爲鄰也定貢賦者經國之義而曰底慎曰成賦則爲民之仁寓于其中矣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天下之大害既去天下之大利斯興水火金木土穀財用之所自出六者大以修治取之可無制乎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所生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因其所出者而致謹其財賦之入有常有錫不取盈于少不責有于無也此貢之有道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因其出者而成賦于中邦有正有錯一成而不變也曰中邦者土賦或及于四夷而田賦則止于中邦而已此賦之有道也不能不取于下者經國之義而取之有道者愛民之

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九州攸同不在茲乎

錫土姓水土平疆域定禹又佐天子封建諸侯錫之土地使他立國以守其祖
稷或分爲男邦或分爲侯邪或授之采地或授之封地也錫之姓氏使他立宗
以係其子孫或因德而受姓或因功而受姓或因地而受姓或因生而受姓也
此修封建之法也水土既平後事錫土者當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
其勳德輯其分族也錫土不可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論蓋處制初不如此
封建非創自禹因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明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時
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堯出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台節禹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服其心不於不伐猶自敬
說當此治定功成之時別無所事惟敬我之德以率天下則天下之人自服便
心從化不能違越我的所行矣這可見禹不以成功自處而惟欲以敬德化民
如此

此二句或禹所嘗言記之于此者以其爲之經理有本而能踐其言也德當
泛講曰台曰朕皆禹自稱禹言十二師五長各述有功則不距朕行言知不
距內蒸民說

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節這是定甸服之制大于畿內地方千里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禹則
制爲甸服以其皆田賦之事故叫做甸服甸服之制何如近甸服四面百里定做卿大夫采邑外四
面第二百里定做男爵小國男邦外四面那三百里定做諸侯大國次國小國
居焉新附安內附大國畺外所以禦外侮其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者如此
侯服在甸服之外者封建諸侯以扞衛王畿也百里二百里以次第言三百
里而謂自二至五爲百里者三也采者卿大夫食邑古時食祿者各有分地取
其地之所入以爲常祿男邦諸侯以列爵言言男則子在其中言諸侯則公
與伯在其中要見安內禦外之意

兼力役之征蓋自是以外第四百里去王畿漸遠惟去其穗而納穀第五百甲
去王畿又遠則去其穀而納米蓋地方愈遠納賦愈輕便而亦不使之服輸
將之事矣其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

此下五節乃疆理天下之事蓋敬德以先天下固可以必敬化之行而非
武五服亦無以行其敬化也甸服者畿冈之地天子自治惟取田賦以充國
家之用也納總銍秸而又曰服者以其地近而又兼力役之征也四百里
不言服者以其地遠故但有粟米之征也聖人制國用節民力曲盡如此

天下至廣欲敬德以先天下不有經理之
制則德化何自而行此分甸服五百里而
爲五等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
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
全曰總刈禾半稾曰銍半稾去皮曰秸謂
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爲近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四百里爲
漸遠去其穗而納禾蓋量其地之遠
穀而納米之遠
近而爲納賦之精粗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甸服外四
面又各五百里也侯服侯國之服始百里
近近王都故制爲采邑卿大夫之邑處焉
列于此是內臣之祿也男邦男爵小國也

綏服節這是定綏服之制禹于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爲綏服以其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故叫做綏服綏服之制何如這地方內去王城千里外去荒服千里介乎內外之間不可不嚴華夏之辨故于內而三百里則酌量緩度施之以仁義禮樂之教蓋太平右道之日教化可興故以修內治爲務也于外面二百里則鼓舞當揚訓之以率伍軍師之法蓋甚帝無事之時人心易弛故以防外患爲急也其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者如此

曰綏服者內以安中國外以安邊境也三百里內密邇侯治之當用文德文教外二百里漸近要荒治之當用武衛故當武衛內非全無武衛但以文教爲主外非全無文教但以武衛爲主耳有文教以善民生而內無不安有武衛以護民生而外無不安此聖人有取于綏服之義也末綏字當

要服節這是定要服之制禹于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爲要服以其去王畿已遠法制簡略稍示約束而已故叫做要服要服之制何如把內面三百里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內三百里勢近中國治之利用文則爲之立學校明倫以度文教焉外二百里勢近外夷治之利用武則爲之時什伍備簡較以奮武衛焉文以善民生而內無不安武以護民生而外無不安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內治非無武而以文爲重外治非無文而以武爲重聖人文武並用亦各隨其地而已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是外臣之爵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羈外每小得以安內附也

處那夷人各隨其俗而羈縻之外面二百里則安置那罪人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也其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者如此

要服者綏服之外雖無中國之約束者也三百里夷是鄰近以見遠夷蠻外二百里皆夷狄也放罪人于此者所以別之于夷狄也放流也

荒服節這是定荒服之制禹于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爲荒服以其去王畿益遠法制愈略而荒服之制何如內面三百里夷是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蔡放也放罪人于此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謂之荒者去王畿益遠荒遠在所略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浸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

此記禹教化之所及也蓋地平天成府事已治任土建邦經理已周有法制以維持之有祇德以率先之故聲教四訖如此地東西近故漸被言南北遠故以暨言聲教訖于四海則總言之也錫以圭所以表奉之誠圭以玄所以象治水之事告厥成功以平水土定田賦建諸侯濟 厥事講一以

治乎之所由一似見受命之無負也

甘誓

此篇記夏王啓親征有扈誓戒將士的說話故叫做甘誓○甘誓一篇備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罰之典無不明備故聖人著之經為萬世法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啓滅之唐孔氏曰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意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二扈商有姚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流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六卿六鄉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大戰甘史臣記夏王啓繼禹即位是時有個諸侯有扈氏所統之國王乃親率六軍往止其罪有扈恃其強暴敢與天子抗衡遂大戰于其國甘地將戰之時王乃召六軍之師而誓戒之

甘是有扈之南郊地名書曰大戰于甘所以著有扈不臣之罪書曰乃召六卿所以表啓得命將之權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王曰嗟二師夏王啓將發誓辭先歎息說尒六卿及有事于六軍的人我今誓戒告汝以有扈氏之罪惡彼水火金木土之五行原于天道切于民生有國家者則當敬順的有扈氏乃蔑用五材不順月令而暴殄輕忽之一歲之首三正乃頒自朝廷邦國所當遵守的有扈氏乃蔑視王朝不奉正朔之三正乃頒自朝廷邦國所當遵守的有扈氏乃蔑視王朝不奉正朔之慶賞之其怙亂不臣如此罔此殺罪于天天用降以大罰勦絕其命今我躬率六師以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豈敢輕用其武哉

上言六卿此言六事之人者六卿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總呼之下左右與御皆在內五行關係至重威侮有怠慢不幸之意見其不順天時夏以建寅為正朔由前代子丑寅迭建而來故正朔謂之三正怠棄有傲慢廢棄之意見其不奉正朔總是以此二事正其罪也威侮五行則必過取其民故曰虐下怠棄三正則有無君之心故曰背上此是言討叛伐罪之意也

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戒告汝以有扈氏之罪惡彼水火金木土之五行原于天道切于民生有國家者則當敬順的有扈氏乃蔑用五材不順月令而暴殄輕忽之一歲之首三正乃頒自朝廷邦國所當遵守的有扈氏乃蔑視王朝不奉正朔之慶賞之其怙亂不臣如此罔此殺罪于天天用降以大罰勦絕其命今我躬率六師以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豈敢輕用其武哉

上言六卿此言六事之人者六卿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總呼之下左右與御皆在內五行關係至重威侮有怠慢不幸之意見其不順天時夏以建寅為正朔由前代子丑寅迭建而來故正朔謂之三正怠棄有傲慢廢棄之意見其不奉正朔總是以此二事正其罪也威侮五行則必過取其民故曰虐下怠棄三正則有無君之心故曰背上此是言討叛伐罪之意也

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于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誓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重其事故嗟嘆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于六軍者皆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蘇氏曰五行而滅死況于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

左不攻節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一人居左主射一人居右主擊刺一人居中御馬必三人各治其事方能取勝故夏王誓之伐有扈民皆戒懼軍士人居中御馬必三人各治其事方能取勝故夏王誓之伐有扈民皆戒懼軍士說道爾在車左主射的人宜專治左邊的事若不治于左而于射敬之法有所未精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于左矣在車右主擊刺的人宜專治右邊的事若不治于右而于擊刺之法有所未精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于右矣在車中主馭的人宜專心御馬求合法度若御之不以其正而于馳驅之法有所不合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于中矣

三正舊曰朔曰剌曰御則車戰之法盡之矣曰左曰右曰中則車戰之人盡之矣呼其人而告其事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古用車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左主射右主擊剌中主御馬步卒從之每二十五人爲一兩益甲士則每兩之長而步卒則各供其長而爲之助者也故古者臨軍誓戰所戒者三人而已呼左則凡軍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呼御亦然凡車之命係此三人自一乘至于萬乘皆是三人御者與射刺者相應如一人左死于射右死于剌甲者死車步者死剋節制如此此所以能爲不敗之師先王之兵法也

用命節夏王啓戒其將士既終又明示賞罰以激厲之說道行軍的號令我既丁寧而告戒矣汝衆將士若能遵依我的命令克敬而有功我則即時論功大小賞之于軍中祖廟之前或命之以官爵或賞之以金帛皆所不惜若違犯我欽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用命賞祖不用命戮于社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珍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二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左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剌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射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剌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用命賞祖不用命戮于社

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左傳軍行祓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爲罪隸之孥古人以辱爲戮謂戮辱之以爲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按此說固爲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孥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劓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爲過哉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

這是記夏王太康之第五人因太康逸遊失國乃作爲詩歌以發其憂愁怨之意故叫做五子之歌

太康二旬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

太康二旬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

古文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渭居其位而不爲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爲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二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于遊畋之無度言其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不返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說文羿帝嚳射官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乃舉兵距阻太康于大河之南不使之歸國

尸位虛下句即尸位之意逸豫則意勝德故滅其德黎民咸貳者厥心違怨厥口詛咒盤遊對逸豫看重上二字豫而曰逸則過其節矣遊而曰盤則安而不知止矣夫民心咸貳其詛咒其怨而彼反以遊畋爲安徵無亡得乎有洛之外則甚遠十旬弗返則甚久二句是盤遊無度之實也因民弗忍距于河是重責太康之詞蓋羿雖亂雄不有所因則不能廢太康滅德失民故羿得而乘之曰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

厥弟五人太康昆弟也御其母以從太康打獵去遠追之不及乃在洛水北待之既而太康十旬弗返羿即立其母使不得返遂廢之

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戒以作歌

徯待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親之義大而不怨是愈親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保憂愁感憤思慕其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感憤思慕其國家之由昔原于荒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始終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于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如魚水之不可下也

民可近二句言當以情親之而使之合不當以勢疎之而使之離也民惟邦本二句是惟所以可近不可下之故當一概說此皆皇祖之訓乃對羣臣非君可畏非民之心法也

予視第五子既述皇祖大禹之訓又言人君處崇高之位執生殺予奪之權都說小民至愚豈能勝我殊不知民雖至愚而亦至神能載其上而亦能覆其上民視天下之民莫說億兆之衆便是愚夫愚婦也不可輕忽若矣其心一個個都能勝我所以為人君的行事一件也不可有差一有差失皆足以致怨于民況以一人之身積德累行至于再三則民心自然悅予不必待其明白彰著而後知也夫事皆自微而至著故為君的看于事幾未會形見的時節須先圖更改乃可以固結人心消消禍亂耳故我居位而臨兆民深以危懼為戒如以易斷之朽索而馭易驚之六馬常恐其不免于傾危也矣以民之可畏如此則居上而臨民者奈何怠荒而不敬乎

此言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以申結神訓之意也一能勝予一字作皆字看一人三失即明所以能勝予之意怨豈在明所謂不敢而敢怒也予臨二句言多失之君臨勝予之民如朽索之馭六馬必至于斷絕而驚駭也奈何不敬是嘆咎之詞作已然看惟不敬以至于此雖欲本固邦寧其可得哉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索昔各反馭音御○予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通指夫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于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嗜芋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棲宇也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又按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帥彼天常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

其四節五子之歌第四章說我祖大禹以明明之德照臨萬邦萬邦之民莫不仰其盛德載以爲君他要後世子孫保守其基業統緒不敢覆墜立下許多典章法則遺之子孫以爲世守不但國家的大政務其一一具備便是通行的石和平的鈞不過矜物之器耳自朝廷視之若無甚緊要而今內府中亦有傳留收藏的可見祖宗之法藏器備具其爲子孫慮者許且遠矣使能守之何至就亡也哉奈之何爲后人者遂漸戚德盤遊無度把祖宗傳家的統緒一旦荒墜廢墜以致成禍下移奸雄僭窃顛覆我有夏之宗勦絕喪亂大之起莫不可根也哉

明明我祖言其德之盛萬邦之君言其業之廣二句畢竟與則卻成兩截

祿位貴賤之爲以其經常不易謂之典以其中正有準謂之則品式其儀標幟謂之法制度之小者治天下之本也期則通行而輕重不至于失當和則兩平而強弱不得以相爭是鈞石之設乃制度之小者治天下之末也兼而有之可以知其慮后之詳且遠矣羞隆厥緒襲德業法度說與上節乳其紀綱同覆宗絕祀者天下失則宗祀絕矣與上乃底滅亡同

其五節五子之歌第五章歎息說道天子以四海爲家國者予之所以遊豫失國遠窮德方書都又被強臣占據了進退無路彷徨四顧將何所歸予此予嘆之所以悲傷也如今黎民咸言皇祖都以我爲怨讐言衆叛親離難復

明明我祖高皇帝也

訓有一人冺於我者我將倚靠誰人以圖有乎故我哀思之情鬱結于中而不可解向人厚着面皮其羞慚之狀發于心徹于色而不容揜事勢窮蹙以至于此推原其故只因祖于治平不能敬慎其德法祖保民而乃盤于遊畋縱于逸豫遂致有今日之禍到這時節天命已去而不可復留人心已離而不可復合雖欲恐懼修省悔改前非其可追及乎亦惟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五子之歌至此其哀愈急其情愈哀其言痛切而有餘悲誠萬世之鑒戒也

天于尺地莫非其有今無地可居則國非我之國矣天子一民莫非其有今無人可依則民非我之民矣此予之所以哀思而寔有視也弗慎厥德盤遊無度也此二句又總歸咎之詞

胤征

這書記胤侯承夏王仲康之命率師征討羲和黨戒將士的說話故名曰胤征

有一人冺於我者我將倚靠誰人以圖有乎故我哀思之情鬱結于中而不可解向人厚着面皮其羞慚之狀發于心徹于色而不容揜事勢窮蹙以至于此推原其故只因祖于治平不能敬慎其德法祖保民而乃盤于遊畋縱于逸豫遂致有今日之禍到這時節天命已去而不可復留人心已離而不可復合雖欲恐懼修省悔改前非其可追及乎亦惟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五子之歌至此其哀愈急其情愈哀其言痛切而有餘悲誠萬世之鑒戒也

天于尺地莫非其有今無地可居則國非我之國矣天子一民莫非其有今無人可依則民非我之民矣此予之所以哀思而寔有視也弗慎厥德盤遊無度也此二句又總歸咎之詞

胤征

這書記胤侯承夏王仲康之命率師征討羲和黨戒將士的說話故名曰胤征

之悲萬姓仇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忸女六反怩女夷反○曷何也

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鬱陶無人之可依也爲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悲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于色也忸怩愧之發于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胤征 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仲書述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荐覆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率師伐罪猶爲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

仲康節史臣敘說后羿既距太康于河而立其弟仲康仲康始正位四海之初以胤侯爲賓命他掌管六師以收羿之兵權蓋當時諸侯有義和者以世掌天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爲專征也若果爲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爲

孔子亦取之爲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爲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義和之命必本於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義和之征猶能自天子以錄其書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爲羲和貳于羿忠于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爲專征也若果爲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爲

孔子亦取之爲後世法乎

告衆節胤侯奉王命以征羲和誓戒于衆說道尒衆將士欲知羲和之有罪當親大禹之訓詞昔古先王著爲謨訓垂示子孫他的言語句句明白都有徵驗用之可以安定國家保守基業不是無益的空談誠後世君臣所當遵守者也謨訓之詞說古先帝王臧德格天固無不至一有天戒便能恐懼修省務期一念誠敬上通于天以消變異那時做大臣的也都小心謹慎凡事皆依常法而行至于百官但有一命之寄的又都勤修職業以匡輔朝廷夫克謹天戒其君固已明矣而大小之臣又同加修省如此所以爲君的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心志精明治道光顯真如日月照臨一般豈不爲明明之后哉禹之謨訓如此今羲和忽于日食之變自棄常憲且使君不知有天戒其罪大矣

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爲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羲和之罪雖曰沉亂于酒然當總于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羲氏和氏夏合爲一官曰胤侯者諸侯入爲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后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君惟明明徵音證○徵驗保安也聖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也

聖指禹謨以本諸心者言訓以發諸詞者言明徵定保一直說定保正是明徵言謨訓明有徵驗以之修德則德可久以之修政則業可大真足以保安邦國也先王以下即謨訓以德政貫講天戒以災祥變異說克謹者恐懼修省以修德行政恩所以消變異也臣人指輔弼大臣說克有常憲者奉法修職輔君修德行政以消變異也百官近指在朝之臣修輔者亦輔君修德行政也蓋自天心之仁愛人君而出災異以譴告者曰天戒自人臣之變理陰陽佐人君以回天者曰常憲克謹于上者若以天之心爲心也先王之所以德政益修而爲明之后者以此臣以君之心爲心也先王之所以德政益修而爲明之后者以此每歲節胤侯戒諭將士說先王既昭示謨訓垂戒后人又恐人心或久而易玩故于每歲孟春之月遣官令的遒人搖着木鐸傳示于道路說道凡我百官有司雖職任不同都有輔君承天之責者自今以往若遇君上有過差便當直言以相規正不可唯唯諾諾緘嘿取容至于百工技藝的人亦要因事納忠如淫巧之技足以蕩上心虧國用者各執其所司之事竭誠止這統是人臣恭敬君上的道理設或爲官師者不能盡忠以相規爲百工者不知竭事以進諫似這等諂佞不恭的人我國家自有一定的刑法在所不赦尔大小臣工可不戒哉夫不恭循有常刑而況違命曠官如義和者其罪益不容誅矣

上言聖人之訓此言聖人之令兩平說孟春以歲事一新之始故人君亦欲聽善改過以趨維新之治也遒人宣令之官木鐸宣令之具官師以下即所官之詞也官師只作一人有職必有道規諫俱以德政講人君或有一德之虧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敎誨也

虧一政之失則爲之官師皆必交互以規正之則官師能供其職事以課就荒上說言人君或作奇巧縱逸欲而有害于德政爲百司之事以諫正之則百工能恭其事矣不恭循不能規諫而言聖人之命致厥于不恭者如此則義和之罪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

下文即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于上臣能有常憲于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爲明明后也又按日蝕者君弱臣强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義和掌日月之官黨羿而不言是可赦乎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遒斂秋反鐸達各反○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敎時振以警衆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敎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徵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于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

恭之罪猶有常刑而況于惟干義和顛覆厥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相奏以救日之災曰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俶始擾亂也天紀即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益曰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之後爲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棄其所司之事者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故意党惡意蓋日食之變其占爲臣犯君蔽而不言其罪巨測此其所以可誅也

今予以爵胤侯既歷數羲和之罪乃戒衆詔羲和攸擾天紀昏逆天象稽詔政典乃天討之所必加者今我以尒六軍衆士奉將天威明攻其罰此乃王家今事天子威命所在不可忽也尒衆士皆當審其志勇戮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使王靈震赫國典明彰而罪人不得以逃其罰可也

此勉其武勇也胤侯之命出自仲康而曰天罰者見羲和之罰固天所當罰也同力即一乃心力之謂尚厥以將士之輔已言欲承以自已之奉君言

予旁宥也按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蓂莢宮以其無目而審于音也奏進也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于社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歲則不合冬季故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而夫小臣也蓂有上林掌夫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屬禮庭氏救日之弓矢鬯夫庶人掌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曰走者以見日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鬯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羲和為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與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知此而羲和罔聞知是固于先王後時之誅矣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用兵之際又當分別重輕不可纖于殺戮蓋敵人中也有善惡不等就如山上有玉有石一般若猶火焚燒崑岡則不分玉石皆為煨燼矣今師旅之興雖以奉天討罪若不分好歹一概誅戮而有過逸之德則其為酷烈實有甚于猛火者我今行師只將首惡的人殄戮不宥其餘脅從之党迫于不得已而為之者一切開釋不問至于舊染汙俗陷于罪戾而不自知者感被除之使他皆得以改過自新如此則元惡既伏其辜而無辜不致濫及無幾倘出兩盡仁義並行無忝王者之師矣尒衆士可不慎哉

上既勉其武勇此又戒其濫殺首一句是設喻之詞逸德乃過逸之德指誅戮太甚而言渠魁指羲和脅從是迫于不得已迷雖惡而心則善是一等人舊汙乃陷于不知者今雖惡而初則善是一等人殲渠魁者誅惡之義也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殲將

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而胤侯之征羲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覇擅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亏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殲將

渠大也○崑山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殲之其害有甚于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今被胤征始稱羲和之罪止以其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知羲和之罪當不止于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羿為惡者也

威克節制侯甸衆將畢乃歎息說道將乃國之司命生死存亡係焉若使行師之際爲將者能一臨以法而不輕于犯即誅違命即戮使威常勝乎其愛則三軍之士皆畏將而不畏敵奮勇先戰必勝而攻必取信能濟國家之大事矣若徒事姑息而徇情廢法當誅不誅當斷不斷使愛常勝乎其威則人皆畏敵而不畏將意玩退縮戰必敗而攻必走安能不可以成功哉是可見殿明乃成功之本姑息實致敗之根我今行師不得不以威勝爱矣尔衆士當知我之威不可犯愛不可恃勉力戒懼以共有濟可也否則戮及尔身矣不敢輕不畏哉

此以軍法勵衆七也自二句泛言用兵之道以見不用命者不得不誅下二句正是勉其用命也命即上二節之命違戒者謂心一力能猶承天子之威命誅惡宥善不顧于天吏之逸德有滅賂之功而無盡殺之矣抑

亂后很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君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書經集註卷之二終